鄉土

綜合性
半月刊



香港新地出版社出版

第四卷·第十五期·總第八十七號·一九六〇年八月一日



鄉土

87

本期目錄

編者的話

「再通俗平易些，再輕鬆活潑些，再短小精練些。」

這是一位讀者給我們提意見時，幾句最爲具體扼要的話語，話雖然只有簡單的兩三句，却是針對要害，道出了我們雜誌的缺點與弱點。過去，有某些文章，是不够通俗平易的，總體來說，也是不够輕鬆活潑的，有三分之一的文章所佔字數較長，也有必要減縮其篇幅，力求短小精練，爭取達到「以少許勝多許」這個目標的。我們編輯部同人主觀上也常常有着這麼一些認識和希望，可是客觀的努力不够，今後我們當益加勉力，改善求進，也熱烈竚盼所有支持我們的作家朋友的大力協助，更切望讀友們不斷加以督促和鞭策。

有一個小小的專輯，採取了類似雜文的形式，談論一些問題，發抒一點道理，我們按照不同內容分別給它安排到「燃犀新錄」、「生活之窗」各欄裏去，像本期的「金錢與人的尊嚴」、「自由」談、「拿來主義」、和「道高一丈，魔高一尺」等就是。它們有的是讀書隨筆，有的則是近乎一種新處世之道，這類作品不知是否讀者最所歡迎的，我們等待讀者快速反映一點意見。

歸僑生活和華僑居留地一般情況的介紹，也是我們徵稿一個新的努力方向，本期中，「海南島印尼歸僑林天月的一家」、「武鳴華僑農場」、「椰城一瞥」，和長篇連載「椰風蕉雨錄」等可以說是具體而微，這方面，也希望讀者和作者們的幫忙協助。

本期生活趣味專欄，談到了「嘆茶之樂」，下期我們要談的是「步行與人生」。

華南歌舞甚美妙

弓玉



七月份亞熱帶的太陽如火傘，但「華南歌舞團」在深圳兩天三場的演出期中，買到票（或「加位票」）的港九觀衆冒熱前往者逾兩千之衆！天氣熱、觀衆的熱情更熱，而演出後全體職演員從台上一直送到大門口的熱情特別熱，……

應該肯定，「華南歌舞團」的創造和表演的熱情是如此充沛，因此在這次演出中人們可以看到了他們又提高了一步的飽滿而豐富的演出。

從節目看，舞蹈部門有使人難忘的「向秀麗」、美妙抒情的「珍珠城的小故事」、「三月三」、歡樂的「娶新娘」、風趣的「走馬燈」、豪邁的「獅子舞」、絢麗的「紅花舞」、傑出的「人民公社鮮花開」、熱鬧的「看花燈」與「慶豐收」等等。音樂部門有廣東音樂「旱天雷」、「賽龍奪錦」、「得勝令」；潮州音樂「拋網捕魚」、「粉蝶採花」、「畫眉跳架」；民歌表演有「誇豐收」；女聲小組唱的節目更多；李南華的獨唱更比以前寬廣；其他如男聲獨唱、男女聲對唱等等；特別爲了紀念聶耳逝世廿五週年，加插了這位偉大作曲家的作品如「金蛇狂舞」、「碼頭工人歌」等，節目是豐富極了，幾乎每一個節目都必需重複演出，絨幕來不及闔上又拉開，表演者三番四次，五次六次出台來……

「華南歌舞團」如此受到海內外觀衆的歡迎是有原因的：

活報小舞劇「向秀麗」是個創作舞劇，這一類舞蹈藝術的創作，爲海外觀衆所罕見。舞劇而不穿「古裝」，舞蹈而不談愛情，這在不少觀衆想像中是難以猜測的。但效果極好！人們看到這位優秀的年輕人，在危急關頭怎樣捨身爲羣，不計個人的安危搶救公物，保障他人安全，直到彌留時還在關心這些，使人感泣！演員熱情奔放，用舞蹈去表演向秀麗的犧牲經過，是死亡但無死亡的恐懼，是死亡却是永生的開始！向秀麗的犧牲是一首瑰麗的詩，有關她的活報小舞劇在說明成功之外，也證實了這一個創作方向的正確與其遠大的前程。



美妙節目之一：慶豐收

「珍珠城的小故事」是多幕神話舞劇「合浦珠還」中的一段，描述青年珠民與海蚌姑娘在海底相會相愛情景，反映了勞動者征服自然的願望與對幸福生活的嚮往，柔情似水，過程細緻。特別在舞姿方面强調人在水中的「浮姿」，演員所花氣力也較一般舞蹈多些，演出相當成功。照明爲了忠實於海底情景採取暗綠色，但與歡樂的氣氛是否完全取得統一値得商榷，這是一位觀衆的意見。

男女老幼人見人愛的「走馬燈」也是一項成功的創作，它運用了

半月鄉情

舒蘊儀執筆

△中央接待和安置歸僑委會辦公室於七月初舉行會議，總結上半年工作。到五月底止，共接待歸僑四萬一千六百七十七人，全部妥善安置。政府爲了安置歸僑，新建和擴建了二十多個國營華僑農場；與辦了南寧、昆明等地僑生補習學校以及武漢、厦門等地工農技術學校。

會議對印尼有勢力集團最近變本加厲地反華、排華表示嚴重關切。尤其對七月三日西爪哇芝馬墟武裝軍警慘殺我僑胞葉金娘、楊木妹，造成兩屍三命的罪行，表示無比憤慨，支持黃鎮大使向印尼政府所提出的嚴重抗議。

△全國歸僑憤怒抗議印尼有勢力集團勾結美日帝國主義指使西爪哇芝馬墟軍警製造慘殺我僑胞的事件。廣東、廣西、雲南、福建各省農場的印尼歸僑紛紛提出控訴，堅決要求印尼當局嚴懲兇手。北京、廣州、福州、南寧、上海、杭州、天津、昆明、濟南、哈爾濱各大城市僑聯及僑生均舉行集會，許多印尼歸僑在會上控訴他們曾經身受印尼及有勢力集團的迫害經過，堅決要求採取有效措施，停止迫遷和一切排華活動，嚴懲兇手、撫恤死難者家屬，釋放被捕華僑。

△我國接僑輪「大寶康」號第六次自印尼載回歸僑，一批中爪哇歸僑四百餘人及一部份雅加達歸僑於六月廿八日抵湛江，他們於七月三日啓程，安置到雲南。

乘「海皇」號返國的一百五十多名泗水華僑，和一部份雅加達歸僑於六月廿九起程往廣西。

△今年一至五月有七千七百九十七位僑生回國入學。其中六千多名是印尼僑生，其餘則來自柬埔寨、緬甸、馬來亞、新加坡等地。他們都受到國家體貼照顧。

△福建集美僑生中等補習學校一九六〇年第一次統一分配考試完畢，有八百十八位被取錄，其中四百〇六人分配到北京、南京、上海、武漢、廣州各地學校；四

走馬燈的形式，演員們一律是「大頭娃娃」，逗人喜愛。它使每一個畫面的人物與家畜都「活」了起來，構成幾段組舞，歌頌大豐收，使人印象深刻。

空軍業餘代表隊創作的「人民公社鮮花開」構圖新穎，含意深遠，是「華南歌舞團」這次演出最受歡迎的節目之一。廿五位女舞蹈家每人手持兩盞花燈，本身就使人意味到美麗香郁與光明！它用橋、用浪、用遍地鮮花、用歡愉輕快的節奏與舞蹈，歌頌和象徵了人民公社的意義和豐功偉績。並且迅速地排出「公社萬歲」四個「立體字」，觀衆掌聲如雷鳴一般。

創作舞蹈「紅花舞」瑰麗雅逸，不可多得。南方的姑娘們想像自己是綠野中的鮮花，而春臨人間，紅花吐艷時，鮮花便幻作姑娘翩翻起舞，有如南方美麗的春天，歡愉而抒情地歌頌生活的美好與幸福；用錯綜複雜、多采多姿的舞蹈，表達美好的人間。

在電影「南方之舞」中我們已看到了著名的「娶新娘」，這是該團四年前在汕尾漁區採風時發掘出來的，我們實在感謝我們的藝術家們，「娶新娘」有多美、多好，地方性與生活氣息是如此濃郁呵！

「海藍藍啊，阿妹打扮等接親呀！……」全場觀衆爲之陶醉！那嗩吶吹奏了喜氣洋洋的前奏，接着歡快熱鬧的旋律中出現了梳粧、接親、對唱、迎親、和送行，全場洋溢着歡天喜地的氣氛，却又掩藏不住閨女出閣，母女難分難捨的感傷——但這不是頹廢的感傷，因此也凸出了生活的眞實與藝術的卓越。

「一朶紅花咧紅燦燦呀，紅花新娘呀她頭上戴……」。「有心結親不怕風呀，有志尋妹不怕浪呀，阿妹嘜……」

觀衆們在異常歡樂的「享受」中，不但感謝華南歌舞團成功的演出，特別是感謝他們下鄉採風，在民間歌手的記憶中，把幾乎絕了種的這一節目救了回來，如今「娶新娘」是如此熠熠生輝地告訴海外觀衆：民間的歌舞是這樣可愛，而使「枯樹逢春」的辛勤勞動者，又是怎樣使人難以忘懷呵！

「三月三」、「慶豐收」等歡樂明朗，不贅述。音樂部門的收穫也大，特別是一枝小嗩吶，把「社會主義好」和「我們工人有力量」非常生動流暢地吹奏起來，十分難得。李南華的音色比前更美，女聲小組的湖南民歌、山西民歌、東北民歌、廣東民歌……咬字準確，也是「華南歌舞團」成功演出的最受歡迎的節目之一。

海外觀衆盼他們能到香港來。



「蓮花燈」讚歌

李　怡

每一朵蓮花
——每一顆星
每一朵蓮花
蘊藏一個發光的花心

多少朵蓮花
在黯黑中放光
多少朵蓮花
形成星星的海洋

有時候它是一簇花團
有時候它是鮮花的波浪
它在舞台上翻騰
就像在全國土地上翻騰一樣

每一朵蓮花
都是一朵生活的鮮花
舞台上的蓮花數得盡
生活中的鮮花數不完

呵，光亮的蓮花
璀燦的蓮花
你在舞台上放光
你的光芒照到我的心上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六日
觀華南歌舞團演出後

半月鄉情

百十二人分配在本省福州、廈門等學校。

△永春茶果場最近興建不少新居，準備迎接更多歸僑。已建成的五座；七月中旬完工的有十五座；三十三座平房亦在加緊奠基。

△廣州市最近三個月內成立了二十個城市人民公社。七月一日，廣州文化公園舉行城市人民公社展覽會，以大量圖片和實物展示城市人民公社的優越性。

△擁有二十多萬人口的茂名市亦於七月一日成立以廠礦企業爲中心的城市人民公社。

△全國人民公社的食堂越辦越好，參加食堂的人都異常滿意，上海市的里弄食堂由一千六百多個增爲三千六百多個，搭伙人數達一百四十萬人。

△目前我國各地的大中型工廠紛紛興建，平均每一天就有兩座大型和中型的工廠投入生產。安徽馬鞍山鋼鐵公司新建的第一號焦爐已於六月六日煉出第一爐優質冶金焦。這是一座高度自動化、機械化的煉焦爐。

△貴州和河北省各建成一座中型水利發電站。前者是紅楓水電站，後者是崗南水電站。

廣州市最近新建成兩座水廠，一座是黃埔吉山水廠、一座是增埗第三水廠。

△福建全省正在建設的鹽場有六十多處，新建的綜合利用海水土法生產的小型化工廠有一千二百多處。這些鹽場和工廠，除了製鹽外還生產氯化鉀、氯化鈣、鹽酸等。

△青海省最近普遍辦水泥廠，目前全省正在興建或已建好的「小土群」、「小洋群」水泥廠共六十多個。

△今年全國小麥的收割工作已基本結束，新疆地區因種植較遲，麥收正在展開。已收割的地區則在展開復收復打運動，力爭顆粒歸倉，各地都獲得豐收。

廣東省早稻收割已展開，全省五百多萬勞動大軍齊上陣，現已收割早稻九百多萬畝。海南島且已開始晚稻插秧工作。

燃犀新錄

金錢與人的尊嚴

林翔東

只有人民大衆，才是我們的民主、自由底永恆的支柱，富有者是沒有這種資格的。

——美國第三任總統：傑斐遜

歐洲各國的人常常譏笑美國人那種暴發戶式的淺薄。他們說，自從美國建國以來，既沒有阿里士多德、柏拉圖那樣的哲學家，歐幾里德、加里畧那樣的科學家，也沒有貝多芬、柴可夫斯基、蕭邦那樣的音樂家，達芬奇、米勒那樣的畫家和囂俄、托爾斯泰那樣的小說家。甚至飲料只懂「可樂」，小吃唯有熱狗。以言文化傳統，簡直對牛彈琴。於是乎有人說笑話，據說在一次國際性的宴會中，各國的與會者紛紛談到自己國家歷史上的文化名人，而其中的一個美國富豪却沒得好說，心中又羨又妬。他忽地起立道：「希望各位把這些人介紹到美國來，我願以十倍於目前的薪金僱用他們！」

這並不全是笑話。在現代控制了整個美國的寡頭壟斷集團的心目中，確實以爲金錢可以買到一切東西，從靈魂以至於火星都在其內。他們不論奉天主教、基督教或是最近選出來那個「美國小姐」所信奉的摩門教，其上帝都只有一個，就是金錢。在本國，財閥就是政治家，因此洛克菲勒可以做州長，而艾森豪威爾、肯尼地、尼克遜之流，實際上只能仰大富豪們的臉色。在國外，他們以爲用美國金元可以獲取一切，包括了政府、軍人、財權、基地、和製造謠言的喇叭筒。這就是他們最有力的法寶。

過去的一些事實，似乎加強了美國壟斷集團的「信心」。比如說，所謂「美援」，不論是明的、暗的，都起過了一些作用。人們都知道，美元曾經直接影響過英國和法國的大選；曾經把日本推向新的軍國主義；曾經在印度尼西亞製造過所謂「叛軍」，而今天則顯然與印尼廹害華僑有關；在台灣，製造了蔣介石、胡適、廖文毅爭奪骨頭的三角醜劇；在拉丁美洲，美元控制着若干政權，並且正在向一些要求自主獨立的國家如古巴、剛果進行侵害。可是美國壟斷資本家不懂得，人心和正義是買不到的。他們只管去點鈔票，查賬目，却連美國開國元勳之一的傑斐遜的言論也不去翻一下。不然，至少他們是可以聰明一些的。

由卡斯特羅所代表的古巴人民，就棄美金如敝屣。本來自古以來，民族自決的權利是受到尊重，不容侵犯的。可是華爾街和五角大樓却對古巴人民不願長爲奴隸老大不高興。破壞、暗殺、爆炸之不止，還企圖用經濟上的也就是美元的壓力廹古巴就範。却停止供給古巴煉油廠原油，取消向古巴購糖的合約（這是商業道德的生意人也不會做的），以爲就可以制古巴的死命。然而古巴有全世界人民的支持，絕不在美元面前低頭，最大快人心的是把美國「租借」古巴基地的「租金」退了回去，表示古巴的土地是不能蒙受這種「租借」的。我們中國人過去對這種所謂「租借地」是什麼一回事知之稔矣，所以對古巴人民的氣概深爲感奮，也深爲欽佩。

古巴是被稱爲「美國後院」的地區之一，最近其他的「後院」地區如墨西哥、委內瑞拉等都公開支持古巴，可見他們也在美元的暗影下掙扎出來了。

日本在戰前以橫暴的武力爲主要手段，戰後接受了美國的「教導」，却更多地想用金錢來打前鋒。所以作爲大財閥的藤山愛一郎不但做了岸內閣的外相，而且曾經還打算角逐首相的職位。此「郎」在服官職時一共辭了二百多個商業職務（照日本的表面制度，担任公職是不能營商的），可見其財雄勢大之處。在這種「政策」的指導下，肩荷起「南進」任務的日本「商人」在此地和東南亞大洒銀彈就是無足爲奇的事了。所謂優厚的條件，巨大的利潤，以及其他種種明的、暗的利益，正是安排來釣金鰲的香餌。香港也有不少人以前和正當的日本商人做過生意，幾曾見過有如這些日本壟斷資本（還有日政府在出面支持的）策劃下的「商人」那麼「勢凶夾狼」？

據說，美日由於香港許多商人和商業機構不肯拜服在金錢壓力之下，沒有好好地「聽話」，又用對付卡斯特羅的辦法來對付了。於是開口就「停止」供應，閉口就「禁止」給貨，似乎人們沒有美金和日元就會立即餓死似的。這種狂妄的心理着實達到了可驚的程度。人們想必知道，香港的製衣行業並不曾有什麼對美國不起，然而一則退貨，二則取消訂單，三則「自動」限制輸美，使製衣業立即面臨全行停業的危機，又是什麼原因呢？此無他，只是這些拜金錢爲上帝的傢伙又一次運用其「權威」來表示我可以支配你們，如此而已。由此可見，美日壟斷資本家的不可信與不可恃。他們不這樣做，還有些人看不清楚，他們這樣胡來，反而更暴露了可笑復可厭的面目，使更多人清醒過來了。

人，到底有人的尊嚴。不管士、農、工、商，都是堂堂正正的人，而不是金錢可以收買的貨品。自然，目前還有少許的「人」會上當，會被抓住，甚至甘心爲人的敗類。可是，又佔得人們總數的百分之幾呢？做個眞正的人，雖則可能會遭遇不少困難，但人的前途是必然美好的。被金錢所引誘，即使被美國老板或日本小老板嘉爲「功狗」，也只是狗而已。他日被烹，就悔之晚矣，豈可不愼？

鄉土花絮

殷如執筆

「送子大娘」人人敬

▲蒙古有一個被人稱作「送子大娘」的老大娘，她的名字叫拉布格爾索，是一個六十歲的婦人，在好蘇烏斯草原上替牧民們接生嬰兒已有七年多了，爲了使牧民婦女安全生產，她日以繼夜的爲新的生命奔跑。有些婦女過去生的孩子因接生不得法，喪失了小生命，一到拉布格爾索手中來，孩子却平安無恙地走出了娘胎。她對於產婦的產前檢查，產後護理又非常細心，故牧民們都叫她做「送子大娘」。拉布格爾索大娘在舊社會過了半生，她曾生下四個孩子，其中兩個就因接生不得法而死去，因此她決心要使以後的嬰兒不再無辜喪生，和要繁榮草原的人口，經過數個月的學習，她終於掌握了接生技術和新法嬰兒知識，改變了分娩時墊沙土、鋪爐灰等不衛生做法，更不再用羊皮、毛毡包裹嬰兒和用牛角餵乳等損害嬰兒健康的舊習慣。在草原上只要說出拉布格爾索的名字，沒有一個人不認識她的。

平和縣的新劇場

▲「智星華僑劇場」是平和縣的旅外僑胞投資的；這座劇場前面是二層的五樓，高達十三米，設有辦公室、會客廳、售票房和一個寬大的休息室。劇場本身高達九米，舞台是旋轉的，全院有一千多個舒適的座位。還有演員宿舍、道具室……等。「智星華僑劇場」建設基地爲八畝。將來建成上演戲劇的時候，將會帶給平和縣的人民許多快樂，豐富人民的文娛生活。

師生都是發明家

▲山西稷山寧翟中心小學的師生們在六月裏掀起了一個革新高潮，這是一個科學研究和技術革新的新高潮，師生們勁頭十足大搞發明；教師加雲龍試製成功了好些精細小機器有：照像機、土收音機、電鈴

「自由」談

李無言

莎士比亞在他的名劇「威尼斯商人」中，會借角色的嘴說過下面的話：「那一件卑鄙邪惡的陳訴，不可以用娓娓動聽的言詞掩飾它的罪狀？那一樁罪大惡極的過失，不可以引經據典，文過飾非，證明它的確是上合天心？」

這是說强盜自有强盜的邏輯。日帝侵畧中國時，說是爲了什麽「大東亞共榮圈」，希特勒發動世界大戰時，也喊着爲了「改善人類的生活」。可是，嘴裏儘管說，聽的人是很講實際的，中國人民在還沒有與日帝「共榮」之前，先就被屠殺千千萬萬，「魂歸奈何天」去了。

世界上的任何漂亮話，只要拿到事實的天秤上稱一下，就可以判定眞假。你說給人們和平，可是你手裏拿着屠刀；你說給人們自由，可是你手裏拿着枷鎖；你說要幫助所謂「落後地區」，可是你却不斷掠奪落後地區的資源；你說派軍隊去幫助人家保障國防，可是你的軍隊先就在那兒搗亂，破壞了人家的國防。如此這般，你的言語又怎能使人相信？

在第二次大戰後，到一九四九年，這一段期間，在上海、北京（當時叫北平）等大城市住過的人，都很知道「盟軍」是些什麽東西。所謂「盟軍」，自然應該指與我們平等友好的軍隊，彼此作盟，就像兄弟一樣。可是，當時的「盟軍」，却隨便在街上打中國人，到處開吉普車撞死人，而且還殺人，還强姦婦女。什麽「沈崇事件」，「臧大發子事件」，「程永芳事件」，更下流無恥的是武漢的集體强姦事件。這些那裏是「盟軍」，簡直是佔領軍，是獸軍，是欺負別人的强盜軍。

這樣的「盟軍」自然是要被趕走的。一九四九年，他們都被趕出中國大陸了。

然而這種「盟軍」還佔住中國的台灣，而且，在世界的很多地區，都設立了軍事基地。在台灣和其他軍事基地，「盟軍」是有很大「自由」的，比如說可以「自由」殺人。早幾年，駐在台灣的一個「盟軍」叫雷諾的，就無原無故殺死了中國公務員劉自然，兇手結果被判無罪。在南朝鮮，在希臘，這些所謂「盟軍」，也是殺了人，强姦了婦女，而被判無罪。兩個人衝突，打死人的沒有罪，有罪的自然是死者了。不錯，是有罪，罪在沒有讓「盟軍」殺個痛快。也即是說，多少妨碍了「盟軍」的殺人、姦淫的「自由」。這是「盟軍」的邏輯，佔領軍的邏輯，殺人者的邏輯，强姦罪犯的邏輯，强盜的邏輯！

這是從軍隊方面說的。在第二次戰後，除了一些國家的殖民地外，到處在別國駐軍的，其實只有一個霸道的國家。這個國家還不僅在別國駐軍而已，還有許多「恩惠」給別的國家呢。比如給錢人家，即所謂「經濟援助」。不過說來也奇怪，這些得到援助的國家，起先還高高興興的，後來竟都敬辭唯恐不及了。此外還有「軍援」，還有在別的國家開資源，設工廠，還有給別的國家很多「娛樂成份極高」的影片。這些影片我們都會看到的，即所謂性感、肉感、犯罪等類。使這些國家的無知青年的思想，也向色情、犯罪方面「自由發展」起來。所有這些「恩惠」，起先都頗受些「歡迎」，後來就頻遭當地人民的反對，連那些國家的統治者，也很想「歡送」了。

施了「恩惠」，還受到反對，的確是「寃枉」的，所以對別國的內政，就「自由」干涉起來。有時也碰到强硬的對手，不許干涉，或者該國的强硬的軍隊和人民，把「容干涉」的政權推翻。這時就要威廹利誘，用軟功也用硬功，像最近對待古巴那樣，總要使自己的「恩惠」被人家接受，如果還是不行，那就只好「自由」地動刀槍了。那是爲了「自由世界的秩序」。這也是不錯的，爲了建立這種秩序，保障「盟軍」在各國的「自由」自然也是十分必要的。

好了，就此打住，總之，這就是這個國家在對外政策方面的「自由」的邏輯。當然，這種對外政策實行起來，會使很多人失去眞正自由的，但却可以得到另一種「自由」——「自由受罪」！

法國大革命時，著名的政治家羅蘭夫人，在斷頭台上，曾大聲疾呼：「自由乎！幾多罪惡，假汝之名以行！」就以這句話作爲本文的結束吧。

任何漂亮的說話，拿到事實的天秤上一稱，就判定出了真假。

、送話機、耳機、電動機。寧盛泉試製了電動起重機，而且領導學生製成了土電影放映機和七種化學肥料：硝酸銨、氯化鉀、氯化鎂、鹵水、硝土全素肥、硝酸鉀、硝酸鈣。五種農藥：石灰硫磺合劑、桃液殺虫劑、桑礬劑、六六六、滴滴涕。他們還製好了百葉箱、雨量筒、蒸發嘴、風向標、風壓計、高杆、氣象哨等。除此師生們還研究成功電氣化教具、機械化灶具、農具。發展下去，他們的發明還會更多些呢！

服裝裁剪法三千多種

▲上海市服裝業的職工們過去常本着——「男十五、女十四，六歲兒童用七尺」的用料陳規來裁剪服裝的，最近，他們打破成規創造了三千多種先進裁剪方法，着重推廣的就有二百六十六種，這些裁剪法都是計算精密，巧排套裁，能做到分寸不丟。上海服裝行業廣大的職工們除了推廣先進裁剪法外，還進行和棉布店緊密協作，把好些方法教給營業員。務求使服裝式樣、規格都達到實用、舒適、美觀要求，這個做法，受到消費者的極大歡迎。

夜盜虫非滅不可

▲在農作物成長過程中，虫害是一種致命的打擊，爲着要保豐收，遼寧省農村普遍組成突擊隊滅虫保苗，聲言要把夜盜虫消滅在暴食之前。遼寧省各地今年因雨水勤，濕度高，所以相繼發生了各種虫害，特別以夜盜虫最多。治虫要「治早、治小、治了」，到六月底的統計，僅盖平、營口、遼中、黑山、康平等八個縣，每天就有二十多萬人突擊滅虫，人們還大批製造噴粉土炮等高效率的滅虫器具。有了這麼多人齊心來滅虫，即使夜盜虫如何厲害也不能對農作會有任何損害，豐收仍是有充份保障的。

油茶林種植用機器

▲浙江省衢縣芳村有着廣大的油茶林，最近農民正在大搞工具改革，革新和創造了十九種工具，將整個油茶林撫育和套種過程中的鏟山、整地、播種、中耕等工

拿來主義

馬丁

拿來主義不同「移植論」，也和「全盤西化」毫無共同之點。正如吃用牛羊，棄蹄毛，留精粹，用它來滋養和發達新的生體。

一九四三年魯迅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做「拿來主義」。他指出：一切對我們有用的知識，我們都應該佔有，把它拿來。「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

魯迅所講的拿來主義，首先具有：鮮明的目的性。中國自鴉片戰爭之後，逐漸淪為一個半封建半殖民的社會。要解脫民族所受的壓迫，魯迅認為首先需要拿來的是那些具有民族意識、民主思想、反抗性的作家的作品。

魯迅說：「我也並沒有要將小說抬進『文苑』裏的意思，不過想利用它的力量來改良社會。但也不是自己想創作，注重的倒是在介紹，在翻譯，而尤其注重於短篇，特別是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

「因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於傾向了東歐。因此所看到的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幹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別多。」

由此他把果戈里、顯克微支、拜倫、雪萊等人介紹給中國的讀者，目的在「借他人的酒杯」，有助於自己的戰鬥。

魯迅說：「我們讀者大眾，在朦朧中，早知道這偉大肥沃的『黑土』裏，要生長出什麼東西來，而這『黑土』卻也確實生長了東西，給我看見了：忍受、呻吟、反抗、戰鬥、變革、建設、成功」。

魯迅主張對各個國家，各個民族，乃至我們的敵人，只要他們確實有高明的地方，同樣是應該吸取、應該拿來的。

「即使並非中國所固有的罷，只要是優點，我們應該學習，即使那老師是我們的仇敵罷，我們也應該向他學習。」

對一切有用的東西，把它拿來的時候，魯迅提倡要有自信，不要害怕。提倡究竟如何拿來，要研求方法。也就是說：要敢於和善於拿來。

魯迅說：「先有英國鴉片，德國的廢鎗砲，後有法國的香粉，美國的電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國貨』的各種小東西。於是連清醒的青年們，也對於洋貨發生了恐怖」。魯迅認為不必害怕拿來，要相信自己的眼睛，能夠識別好壞，要相信自己的胃是健全的，能夠消化一切身體有益的東西。

中國人民是勇敢勤勞的，對新鮮的事物，只要證明它對自己有益，也是勇於去吸取的。魯迅以中國的漢唐兩代為例：漢朝的海榴、海紅花、海棠、海馬、海即洋，都是外來的東西，我國人民一一拿來，通過自己的消化，作為自己機體的一部分。唐代長安的昭陵上，刻着帶箭的駿馬，還有一匹駝鳥。……這些，也同樣是外來的東西。只有身體衰弱，有嚴重胃病的人，才對一切新鮮的食物，深閉固拒。

中華民族已經不是鴉片戰爭之後的半殖民地了，今日中國的富強已遠非漢唐以及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可以相比。因此，對世界文化寶藏中的一切精華，我們都應該拿來，也能夠拿來，並在短期內趕上並超過世界科學文化的先進水平。

把世界文化寶藏中一切有用的東西，統統拿來，魯迅所主張的拿來主義，正是為了擺脫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使中國人民從奴隸升到主人的地位。

究竟如何拿來？魯迅是研求方法的。魯迅所說的拿來同移植論，同「全盤西化」是毫無共同之點的。魯迅主張「恰如吃用牛羊，棄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養及發達新的生體」。採用外國的良規，加以發揮，使我們的作品更加豐滿是一條路；擇取中國的遺產，融合新機，使將來的作品別開生面也是一條路。魯迅的主張，正和今天我們批判地吸收外國文化與中國古代文化的態度是完全一致的。

具體來說，魯迅主張，拿來的東西必須和中國的民族特點相結合，以新的形，新的色來寫出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國向來的靈魂」。

魯迅主張，拿來的東西，必須經過檢驗和選擇，「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

魯迅主張：必須加強批評工作，以增強讀者的識別能力，對有害的文學用鐵柵圍起來。這種鐵柵就是批評家的批評。

有計劃地出版世界文化寶藏中一切有用的讀物，組織評論隊伍，加強對這些讀物的評論介紹工作，從而開拓讀者的眼界，供應讀者各式各樣有益的食糧，把祖國的文化事業從現有的基礎上大大提高一步，這也就是拿來主義的具體實施。

（註：以上引文見魯迅全集「拿來主義」「木刻紀程小引」「從孩子的照相說起」「我怎麼做起小說來」「看鏡有感」「論舊形式的採用」等文。）



具配套成龍，使撫育、套種進度大大加快。芳村現在已經撫育油茶林兩萬四千多畝，油茶林主要的工作是挖山和鏟山，經過治山治水運動後，人民採用牛力鬆土、拉土的經驗，從解決花工最多的鏟山和挖山的工具入手，試驗用牛耕山，而且吸取外地經驗改革成功畜力播種機——這種機器構造簡單，操作輕便，能同時進行開溝、下種、復土三項工作，一天能播二十畝，中耕器一天能鬆土十五畝。有了這許多機器，對油茶林耕植起很大的推廣作用。

礦工貼心人葛慶祥

▲葛慶祥是一個老工人，他現在已是開灤煤礦唐家莊的礦長。他過去長期在煤礦井下工作，對礦工生活有深刻的體會，自他當礦長開始，一直堅持參加生產、領導生產，而且對工人們的生活都非常關切，他始終保持着一個礦工的生活，吃、穿、住都和工人們一樣。葛慶祥是一個熱愛工作的老工人。一年裏他總有一半以上的時間是深入到井下去探視和工作的。有一次水採區的沉淀池貯存的煤泥越來越多，嚴重影響水力採煤的循環供水，葛慶祥組織人力突擊三天，更換了脫水篩底，檢修好了排除煤泥的旋流器，沉淀池內淤積煤泥過多的問題迅速得到解決。所以煤礦裏的人都一致說他是「礦工的貼心人」。

十萬畝葵花山要豐收

▲山西省沁源縣提出大搞「十萬畝葵花山」的羣衆運動，要種蓖麻、向日葵十萬零一百二十畝，這個運動如今已經在行進中了。蓖麻和向日葵都是小油料的材料，沁源縣共組織了四萬四千多人的專業隊，實行劃片包幹，一包到底的管理辦法，而且製定了一整套管理措施，根據季節時令和苗子生長情況來實施，對鋤草、定苗、中耕、追肥、防旱保苗、防止倒伏，及時摘收等程序都非常重視。看來十萬畝葵花山的豐收很快便可實現了。

涉水理髮的徐福生

▲徐福生是一個理髮師的名字，他經常流動在克拉瑪依的井隊、職工宿舍、車間，為職工們理髮，徐福生是屬於礦區服

道高一丈 魔高一尺

夏尚早



「紅蘿蔔鬚」是一部童話，主人公是一個可憐的小孩子，他的花名就叫做「紅蘿蔔鬚」。他常受他母親的鞭打，是生母還是後母記不清了，總之，在他面前，他母親手裏總是拿着鞭子的，可怕得很。一面是鞭打，一面是服從，一向是如此，成了一條不變的定律。

可是有一天，母親照例搖幌着鞭子，叫着，喝着，向紅蘿蔔鬚走來，紅蘿蔔鬚可再不服從了，反而大聲地叫着：「你打吧！打死了我我也不幹！」

這對母親，倒是個大大的意外，反而不知所措，舉起的鞭子，反而沒有打下來。

小時候讀到這裏，童心大快。小小的心靈裏，很欣賞反抗的價值。

到大了一點，看「阿Q正傳」，阿Q自認是趙太爺的本家，趙太爺知道了，把他叫了去，問道：「我怎麽會有你這樣的本家？你姓趙麽？」阿Q不開口，想往後退了，趙太爺跳過去，給了他一個嘴巴。

這時，心裏就很替阿Q不值，覺得如果他沒有想往後退，却反問道：「為什麽只許你姓趙，不許我姓趙，我偏要姓趙，關你屁事。」那麽，趙太爺即使給他的一個嘴吧會更結實沉重，也可以值回一點代價。

不久以前，看到意大利一個短片。說有一個小丑，家裏來了一個朋友的朋友，樣子好像很濶，就歡迎他在家裏暫住。誰知他竟長住下去，喧賓奪主，作威作福，把小丑全家都當作奴僕。小丑自己聽他差遣，每天買了鮮花，代他上墳，小丑的妻子替他做飯、洗衣、熨衫，小孩子們替他除鞋、除襪，而他呢大模大樣頤指氣使，像個皇帝。後來，他們忍無可忍了，全家緊緊地靠在一起，手執餐刀，眼睛冒出仇恨與憤怒的火來，這樣，才把那個人趕了出去。

這一系列的圖畫，都顯示出弱者的弱，由於實力的因素少，由於恐懼的因素多。只要不怕、不屈、不服、不從，弱者便可以成為不可侮的強者，或逐漸變成不可侮的強者。然而，一怕起來，就瓦解了一切可以用於抵抗的力量，就低首下心，甘為奴僕，甚至於忍辱偷生，萬刼不復。

前天在書店翻書，看到一個印度的故事，說有一個學者，看到一個惡魔，赤足而過，問它所去何方，所幹何事，它說要到某地去屠殺一百個人。過了些時，那惡魔回來了，那學者問它：「你說去殺一百個人，為什麽却殺了一千？」

那惡魔答道：「我的的確確只殺了一百，其他都是被恐懼殺死的。」

「恐懼殺人！」這話眞是一針見血。恐懼殺人，眞是多過惡魔所殺的十倍。因此，歷代的惡魔，也很懂得利用恐懼，製造恐懼，並且宣揚恐懼的哲學，以收不戰而勝、不勞而獲的效果。

在一切幫兇的犀利的「恐懼哲學」裏，最可怕的，莫過於「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句話。

這句話，不但肯定了「魔」的力量十倍於「道」，而且還暗示了「魔」的永遠不可克服，不可戰勝，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道高一丈，魔就會高十丈或百丈。

這句話動搖了多少人心，消滅了多少鬥志，為魔撐腰，為魔壯胆，使道孤立，使道絕援。

但證之於古往今來的許多歷史事實，却看出「道」與「魔」，實在是互相對立，互相消長的一矛一盾。孰強孰弱，並不是死守着固定不變的正比例，此弱則彼強，此强則彼弱。道高一尺時，魔固然高一丈，若道長高了一丈，那魔就會縮減成一尺。若道繼續增高，那魔就繼續縮減，終於變成完全消滅，無影無踪。

明白了這個道理，那麽，一些有道之人，就會雄心萬丈，道行有限的人，也會力求上進，培養和鍛鍊自己的力量，然後萬道合流，使那羣魔授首。

舊處世之道，叫人「寧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正是叫人向魔低頭，為魔作倀。其實，得罪君子，自己也就成了小人，向魔低頭，為魔作倀，這道也就着了魔，變成非道了。這就難怪道也益弱，魔也益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了。

事實上，一切惡魔，其實都是「紙老虎」，一方面它是紙的，並不可怕，但一方面，它又形似老虎，令人害怕，抱有連眞老虎也不怕的精神的人，起而戳之，一戳之下，拆穿眞象原來它不過是紙的。那麽，道高一丈，魔高一尺，夫復何疑！

新處世之道

鄉土花絮

務部門的理髮師。徐師傅為了工人們不因為理髮而耽誤生產，便常常跑幾十里路趕到各個井場去，幾年來為工人們理髮從不間斷。一次，克拉瑪依下了一場暴雨，白碱界「二〇一」井地區周圍一片汪洋，工人們堅持鑽進，一個多月沒有人離過井，徐福生知道這件事後，便背了理髮工具，涉水到井隊去理髮，給二十幾個人理了髮，獲得礦區工人一致稱許。

「多鍋回風灶」的設備

▲「多鍋回風灶」是安徽省太和縣創造成功的食堂工具，這種灶烟道長，經過回轉延長，吸風量大，火頭旺，能充份地利用燃料燃燒的熱能，而且節省柴草。用「多鍋回風灶」配合管引式蒸籠使用，平均每人一天三餐飯菜只需燒半斤柴草，比舊式鍋灶要省燃料一斤半。這種灶的大小可根據鍋的多少而定，一般以四口鍋最適宜。四口鍋的火道相通，在第一口鍋的底下燒火，火苗可燒到後面三口鍋的底部，廢烟經過砌在鍋台兩邊的烟道折回到灶門會合，再經烟囱排出。它的構造大致分為烟囱、灶門、出灰門、灶膛、分水台、回風道、蒸氣鍋、輸氣管、蒸氣籠等九部份，使用法却和一般鍋灶相同。

汽車滑板卸車機具好處多

▲汽車滑板卸車機具可以使煤、砂、石等散裝貨物的卸車操作實現了機械化，比人工卸車提高效率十倍，這種新的搬運工具是大連起重機器廠搬運工人宗成謨所創造的，有了這種工具，工人可省下不少氣力。汽車滑板卸車機具結構簡單，用六根槽鐵，每兩根合在一起，中間放上圓鐵球，組成三個滑道放在車廂底板上，然後在滑道上邊裝上滑板。裝車時，將貨物放在滑板上，卸車時，打開車廂後壁，汽車向前稍一開動，滑道內的鐵球轉動起來，整車貨物很快就會滑下來了。

海南島印尼歸僑林天月的一家

蘇谷鑾

在海南島一個農場訪問時，辦公室裏有一幅大照片說明了歸僑的一個特點：孩子多。假定這是兩千名歸僑的紀念照片，那末半數以上都是小朋友。



不但歸僑中來了大量的孩子，而且在途中還有「增加人口」的喜事。例如有一條接僑船離開印度尼西亞之後十小時，今年二月廿四清晨三點多鐘，二十五歲的歸僑顏桂蓮突地腹痛，她要分娩了，她的丈夫黃美珍是個青年司機，急得不得了，因爲經驗告訴他們，生孩子不簡單，他們在印尼所生的第三個孩子就是料理不好夭折的，可是船上的醫生和護士早已爲孕婦作了準備，孩子安全地生了下來，當嬰兒「呱呱」一哭喊時，整條船爲之大樂，奔走相告，黃美珍目睹醫生無微不至照料他的妻子，以及船上那種親如家人的氣氛，想起三代在印尼的艱苦生活特別最後還給迫走，他幾乎哭起來了。

船到廣州後中山醫學院附屬醫院還派人接顏桂蓮和她的「海生」入院，船上岸上更加熱鬧起來，歸僑們的溫暖、興奮與感激無以言喻。

這個故事爲「林氏家庭足球隊」作一個楔子，原來歸僑們家家「旺丁」，三個四個算平常，十個八個也不算多，林天月和甘賢德這一對夫婦則有十二個，而夫婦倆今年都不過四十歲。

有十二個孩子的父親大概很蒼老了罷，但在興隆農場打鐵車間見到這位車間主任時，林天月正在同助手們幹的歡，結結實實，眼睛凝視着爐火。「聽說你有一打孩子啊！好福氣！」林天月笑道：「如果不回來，那就有氣無福啦！」笑聲中他要我們休息一下，自已一忽兒就來。嚮導我們的葉飄兒便先和我們聊起來，形容他家的孩子是「樓梯式」，一級挨一級，一個挨一個地排列。

十二個孩子的母親甘賢德是邦加僑生，這數字還不算小產。一九四九年她養了個雙胞胎，一九五〇年頭尾各一，十個在印尼誕生，兩個是在海南島分娩的。最大的林紹龍今年二十歲，最小的只有兩歲。一九五五年十月間回國時，林紹龍不過是個十五歲的大孩子，現在已參加打鐵組了。

回憶起剛到的那年，林天月說當時的工廠只有一個小茅棚，一個鐵帖，一只爐子，兩只火爐，兩把鉗子三個人，連轉個身都困難，「就這樣能做大事嗎？」他感到條件太差，不痛快，沒有想到正因爲這樣，才需要想辦法，但他還是幹他的一份，之後情形大變，發展也快，特別是一九五八年那股勁兒，使打鐵廠面貌大變，「正規化」了，可是林天月還感到少了一個東西似的，雙手有本事，腦子還是不開朗：「要幹就得像東北、上海、漢口等地那樣大幹！」他沒想到這些地方，初時大都也是「幾個人轉不了身子」的小工廠。

「讓他去看看罷，」葉飄笑着說：「農場負責人派他到廣州參加研究，回來之後，嘿，整個人都變啦！人也開朗啦！」

原來林天月總是埋怨自已服務的工廠簡陋，可是看見人家「土法上馬」，取得極大成就後，他心頭的顧慮便一掃而空，反而恨不得馬上回海南來大幹特幹。等到一回來，立刻同劉明光等人製成了動力轉動機，三十到四十秒可轉五六十公分寬深的洞，這還不算，其他還有發現，並且還在繼續鑽研。

這樣一來，不獨在林天月的工作上有了大轉變，生活也豐富起來了。人們才知道原來他還是一名足球健將，提起當年威風，在印尼僑居地大有名氣，只是生下孩子以後，生活的重壓，家務的繁忙，他早在印尼「掛上波鞋、息影球國」了。五八年之後他在家務和工作上都沒有顧慮，胸懷大暢，便「東山復出」，在農場體育活動中大露頭角，並且被選爲業餘足球隊的隊長。

一九五九年大家幹活的勁兒更大時，三縣體育運動大會中有足球比賽節目，工廠方面便有意要他參加，林天月當然樂意，但如今他更愛他的工作，決定不去。「放着一個足球健將在家裏不去比賽，那多可惜呵！」人們都不同意林天月的決定，廠方便鼓勵他道：「工作重要，體育活動也重要，反正你不是一天到晚在球場上，比賽幾場便可以了。」他還要考慮，經再三動員後，這位「宿將」終於「掛帥」出征，一「踢」成名。如今林天月已正式評爲國家二級足球運動員。在農場一提起林天月幾乎無人不曉：「林天月呵？他足球踢得眞好，孩子也養得眞多，工作也不含糊，——他可以成立一個『林氏家庭足球隊』哩！」

從一個普通工人到車間主任，從生活困窘到衣食不愁（有十二個孩子！），從視野較窄到胸懷寬廣，林天月一家的經歷的確不簡單的。

在居住方面，工廠單獨給他一間屋子，有兩房一廳，就在食堂附近，吃飯很方便。林天月是二等先進生產者，並提升爲車間主任，他的子女除六個在學校讀書外，其餘參加了工作，也都有好成績；而且幾乎個個好動，踢球游水都很出色，「有乃父風」。

如今的林天月，不再問人要這個機器或那個機器；不再等人給他分派操作工具，而是主動地、樂觀地、同他的伙伴自已來解決問題了；他的精神面貌已大大改變，除了工作，踢球之外，對學文化又發生了極大的興趣。「林氏家庭足球隊」只是一種象徵的說法，如今他全家却眞像一個足球隊似的，奮發向上，密切合作，個個都爲「勝利」而在努力，一切爲了勝利！

他第二個女兒林冉和今年十六歲，已經是國家的女泳選手，她參加過縣、區、省、乃至全國選拔賽，評爲健將級，如今在上海體育學院學習。

第三個女兒林甲仙，十五歲，是海南專區第五名游泳「健女」，其代表作爲一百米自由式，現在是縣代表。本來她的成績還要好，可是在決賽之前她同小朋友們逛海口市，東跑西跑疲乏了，再回來參加比賽，在體力上吃虧不少。你如果問她下次比賽前該做些什麼？她一定會對你說：「這番懂了，要休息，保持體力！」

林天月的妻子在主持家務之餘，還用她的縫衣機投入生產，整個家庭充滿了生氣。「我們是賣掉了房子做旅費回來的。」林天月激動地說：「實在受不了這口氣！現在好了，他們都由國家派船去接，這在我們是做夢也想不到的。」

「你車間裏有二三十人，」有人問他：「喜歡踢足球的人多不多？」

林天月笑了：「這個不能勉強，各人有不同的喜愛；我家裏也一樣，眞正喜歡踢足球的沒幾個。」笑聲裏他興奮地說：「聽說這批歸僑中有懂得打鐵的，我們眞是歡迎之至！」

「不打擾了，」客人們一齊告辭，因爲知道他們正在試驗蒸氣錘，這位足球健將及其伙伴們，正向「四化」的目標飛跑！



印尼歸僑甘英俊在培植胡椒

武鳴華僑農場

易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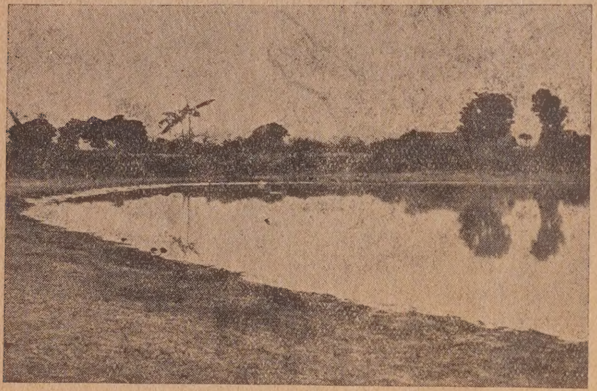
武鳴縣離廣西省的首府南寧市約八十公里。華僑農場就在武鳴縣纙墟附近。這裏氣候溫和，在嚴多季節，這裏却並不寒冷。漫長的夏季，和肥沃的土地，使這裏的稻米可以年收二次至三次。兩年前，這裏還是一片茫茫的大草原，現在已被拖拉機開墾的耕地就有五千多畝。這塊廣濶的土地四週，青山環繞，形如盆地。在水源充足的地方開闢有養魚塘，清涼的泉水滑滑地穿過茂盛的草叢，不聲不響地注入魚塘裏。這裏自然條件優越，眞是個適於歸僑居住的好地方。

據農場的黃場長的介紹：這個農場是一九五八年四月創辦的，黃君引用了「萬事起頭難」的俗語，談到農場建立初期的一段艱難路程。他說爲了要把這一萬多畝荒地變成耕地，並把作物種下，就必須有堅強的毅力和足够的勇氣，當時的職工誓要在荒地上建起一座幸福的家園，使這塊肥沃的土地爲國家生產出更多的工業上需要的經濟作物，因此，他們堅持了刻苦耐勞的精神，白手起家，使農場迅速發展起來。黃場長又說，農場從開始到現在一直是本着勤儉建場的精神，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半自給到自給。現在全場職工看到了自已的勞動成果正在開花結果，就更鼓舞了他們辦好農場的信心和決心。黃場長告訴我，現在農場的職工從建場時的二十多人，已經增加到八十多人，其中有來自馬來亞、印尼、泰國、柬埔寨、澳大利亞等地的歸僑。五千多畝的耕地已有二千多畝種下了亞熱帶經濟作物，如香茅、香根、楓茅、丁香羅勒、胡椒、劍麻、蕉麻、薄荷、留蘭香、咖啡等二十多種。

兩年來，這個農場，還建起了不少工廠，如造紙廠、香茅油加工廠、淀粉廠、磚瓦廠、石灰廠、木工廠及機械修配廠等。在黃君的陪同下，我目睹了造紙廠生產包裝紙和香茅油加工廠蒸製香茅油的操作過程。這兩個廠的設備雖然比較簡單，但就生產情況來看，工廠的發展前途是未可限量的。農場裏還養了大量的豬、鷄、鴨、魚等。

農場裏還辦有一所小學，據說凡是適齡的兒童都已入了學。其它如食堂、醫療室、供應站等。場員們還能經常看到電影，每逢過節，場裏還舉辦各種聯歡活動。

黃君陪我訪問了場員印尼楠榜歸僑甘英俊的一家。甘英俊夫婦倆在農場參加了胡椒的育苗工作，一家六口過美滿愉快的生活。甘君興奮地告訴我，他們生活得很好，兩個孩子都入了學。一九五九年場員們的工資已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他家月月有餘款，現在他們在銀行裏還有存款呢。



武鳴華僑農場的養魚塘

最後黃場長還鄭重的告訴我，農場現在除了種植上述的香茅、劍麻等外，還種植了夢芙木，田七等珍貴藥材，並且正在試種腰果、香葉、茶辣、可可等。農場計劃在兩三年內成爲廣西亞熱帶經濟作物的基地之一。耕地面積要擴大到十萬畝左右。爲了減輕國家的負担，農場在經營亞熱帶作物的同時還要經營糧食作物和油料作物。爲了準備職工增加到一萬人，今年農場還進行新建能容納一萬多人的職工宿舍，並相應地建立食堂和俱樂部，還要增辦一所中學，拖拉機要由現有的四台增到十台以上。要購買一批汽車，建立一座發電一百四十瓩的水電站；並且還要擴建一個能飼養一千九百頭豬的畜舍，農場的工廠也要大大擴充設備。

我在參觀中，看到農場爲了歡迎和安置即將歸來的印尼歸僑，全場職工，都興奮地爲他們擴建新屋，擴大耕種面積，擴建附設工廠，到處都呈現一片繁忙景象。相信這個歸僑的幸福樂園，在不久的未來將會更繁榮更美麗了。



農場種植的蕉麻

虎丘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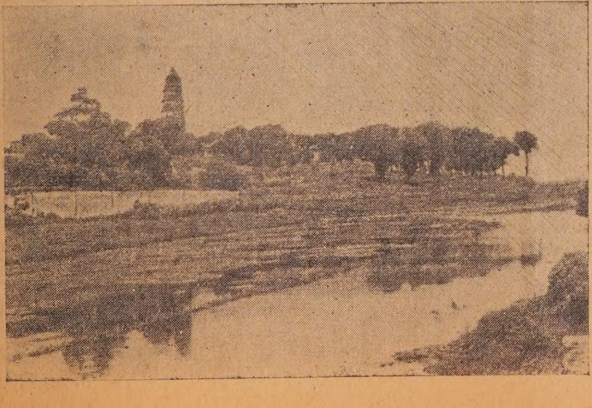
馬國權

顧野王是距今一千四百年前陳朝的一位著名文學家，他做過一篇「虎丘山序」，對虎丘的景色曾作這樣的描述：「若茲山者，高不概雲，深無藏影，卑非培塿，淺異疏林。秀壁數尋，被杜蘭與苔蘚。椿枝千仞，掛藤葛以懸蘿。曲澗潺湲，修篁蔭映。路若絕而復通，石將頹而更綴，抑巨麗之名山，信大吳之勝壤。……」短短的幾十字，像速寫似地把玲瓏秀絕的虎丘之勝勾了出來。由於人們的勞動，寶塔寺院和其他建築物相繼修建起來，神話與傳說也愈來愈多，虎丘是日益妍美和日益被人們所喜愛了。蘇東坡曾說過：「遊蘇州而不遊虎丘，及憾事也。」這句話雖說於八九百年以前，但到現在，如果你有機會遍遊蘇州名勝處，所得結論也會跟蘇東坡來個「英雄所見畧同」。

虎丘原名海湧山，距閶門西北七里，高僅十三丈，周圍也只有二百來丈光景，但今天作虎丘風景區的面積則比原山要大好幾十倍，形成一個相當遼濶的公園。二千五百年前，春秋時代的吳王夫差把他的父親吳王闔閭葬在這兒，葬後傳說有白虎蹲在墓上，所以易名虎丘。因為風景優美，歷代名人留下不少遺跡。晉代的著名書法家王珣和他的兄弟王珉曾在山下營建別墅，傳說王珣琴台故址還有遺跡可尋。他倆後舍宅為寺，名虎丘寺，至宋朝會昌年間佛寺廢毀才移建山上。唐代大詩人白居易作蘇州郡守時，曾開鑿山麓，引水環山，作過一番美化虎丘的工作。這裏古跡很多，寺院因遭七次毀壞，除宋建的古塔和元建的斷梁殿外，其他建築，多為近兩百年所興建。布局舒徐，天工人巧，這眞是一個好去處。

我從閶門坐馬車到虎丘，車費是一角五分，約二十多分鐘就可到達。穿過新建的「海湧橋」，便進入元代的著名建築——斷樑殿。這原是二山門。正梁是兩木接合而成，看來有點不牢固，但已歷數百年而不動，這是祖國古代建築工人們的卓越成就。在斷樑殿前面的西邊有「憨憨泉」，傳為梁朝憨憨僧所鑿，泉水甘冽異常。再由此前往，便是一些充滿神話意味的石頭。一塊極普通的中間裂開一縫的石頭，人們指着說，這是當年吳王鑄了干將、莫邪兩劍後在此試劍的石頭。又一塊斜臥在路旁的石頭，人們傳說唐伯虎等秋香就是坐在上面。再有一塊半截圓柱形的青石，上邊放着一個半圓形的石塊，人們又指着說，這是晉代高僧生公講道，使頑石點頭的地方。當然這都是附會之說，但這些頑石如果離開這些美麗的故事，又有誰去注意它們呢！唐代名妓眞孃墓在枕頭的東邊前些，她本來是姓胡的良家女子，父母死後被惡人騙賣到妓院，會以歌舞名噪一時，一次老鴇強迫她接客，立志不受污辱的眞孃便投繯自殺了，她的堅貞不屈贏得了人們的敬重，歷代文人題詠很多，白居易也有「不識眞孃鏡中面，惟見眞孃墓頭草」之句，與杭州西湖的蘇小小墓同樣有名於時。眞孃墓後邊的土山上有「孫武子亭」，這是一九五五年才修建的。據傳說，這位「孫子兵法」的作者曾經為吳王闔閭在那廣濶而又平坦如砥的千人石上訓練過女兵呢！

劍池是我在虎丘之行最感興趣的地方之一。要遊覽劍池，首先展觀在人們眼前的是刻在石上的「虎丘劍池」四個大字，傳為顏眞卿所書，氣魄雄渾；又說虎丘二字是後人補書的，故有「眞劍池，假虎丘」之說。又有「風壑雲泉」四字，用筆蒼勁獨絕，相傳是米芾的作品。劍池在一座奇峻



虎丘塔的遠景

古城佛山

陳豐賓

廣東佛山市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四大鎮之一，與景德、朱仙、漢口三鎮同享盛譽。它是一個有一千多年歷史的手工業城市，出產的石灣陶瓷和民間工藝品，如秋色等都是名聞海外的。筆者一九四七年雖到這個古城，當時它給人的印象是古老、陳舊、殘缺不堪，到處是垃圾堆和瓦礫雜草，到處是臭水溝和污泥，眞是滿目瘡痍。今年春天，故地重遊，一切都使我大感意外！佛山，這座千年古鎮，小別才十三年，但變化可眞驚人，那平整的街道，那載滿着鮮花的大街小巷，淸新的市容，那一條八千多米長的環城河的碧澄流水，像一面明鏡的新建秀麗湖，一種新鮮的氣氛，簡直把人迷住了！

花園滿街巷

我來到一條名叫居安里的小巷，這裏簡直是一條長花廊。家家戶戶門前，都放着一盆盆鮮花，盡頭處是一座小巧的花圃。據說，這個好像花廊一樣的居安里原是佛山出名的「雞屎巷」。全街二十三戶人家養了七、八十隻雞。戶戶門口幾乎都擺放着雞籠，滿巷都是雞屎，可是自從前年佛山開始了愛國衛生運動以後，這條「雞屎巷」一下子就變成了淸潔的模範街了。這裏，不僅室內外淸潔，而且人人都講衛生。這裏的二十三戶，其中

有二十一戶已經被評為「衛生模範之家」。這些衛生之家，確實清潔，無論是櫃頂、樓板、還是厨房的牆壁、用具，都是一塵不染。

「環城河」和秀麗湖

在通往祖廟公路旁邊，一條河涌碧波盪漾，兩岸的花木含笑迎人，放養的魚兒自由地廻游。這條修長的臭水溝，百多年來未曾疏濬過，污泥淤塞，臭氣熏天，近年來，經過人們的疏濬，面貌一新，變成一條清澈的河流了。

原先是死水塘的秀麗湖更是美麗。這裏一湖春水，波平如鏡，湖上新建的石橋、假山、亭台樓閣……岸邊是一排排的直楊垂柳，夾雜着紅花綠樹，構成一幅美妙的天然圖。蓬年在太陽初升時，從祖廟前坐上遊艇，經仁壽寺出汾江前，但見湖上一抹金黃色彩，流舟飛閣，綠影光波，眞美麗極了。如果說碧澄的環城河，是一條翡翠玉環帶，那秀麗湖就是一顆晶瑩發亮的明珠，它把這座古城打扮得更加嫵媚了。無怪每當假日，就有一條條人流湧到那裏，划船遊覽，或者乾脆到湖心亭上觀看晚霞落日，而在天際收盡餘輝，月亮從東方湖面浮起的時候，又是撫來一番醉人的景色！

道路大改觀



曾被稱為「鷄屎巷」的居安里新貌

佛山市不僅街巷、河涌、水塘變了樣，道路也較前大為改觀。一九五八年佛山市曾大規模整治下水道，使街道不再積水，成為孳生蚊蠅之所。過去破碎不平的馬路，經過逐年的修補和擴建，已有十七公里長的主道舖上了高級路面。從火車站通往市區的中山路，已變成一條林木夾峙的寬暢馬路。市內一千三百多條橫街小巷在一九五八年大舉根治下水道的同時，改造成為光潔平坦的水泥、灰砂路面，過去那種湫溢難行的日子已經不存在了。

今年以來，一條東起汾江邊，直達北郊新工業區的東西交通幹道的土方工程已經完成；與祖廟路銜接的一條新闢橫貫市區的大幹線亦已動工興建；原來崎嶇狹窄的親仁路現在已改建為三十二米寬的工業大道，這些大道和兩旁新建的職工大樓互相輝映，十分壯觀。目前佛山市還在為把小巷變大街，曲街變直街的改建工作而努力進行着。難怪人們現在都把佛山市稱呼為「美麗之城」了。

的石壁前面，兩邊石壁峻峭，中涵一池綠水，崖壁間薜蘿飄拂，跨在壁端的高高的一道拱形雙井橋的影子反映在劍池的碧水裏。回顧四周景物，清風徐來，特別有着一種涼快的感覺。據古書記載，吳王闔閭的陵墓就在這池的底下。「越絕書」說：「闔閭之葬，穿土為山，積壤為丘。發五都之士十萬人，共治千里，使象運土鑿池，四周廣六十里，水深一丈，銅槨之重，傾水銀為池六尺，黃金珍玉為鳧雁。」這顯然是誇大的描寫。但史籍所說曾以「魚腸劍」等一批寶劍作殉葬則是極可能的事。秦始皇為了求劍，曾發掘過一次，劍沒找着，卻把山石鑿成水池，深凡一丈五尺。其旁一段明代的石刻告訴我們：萬歷間劍池水涸，曾見吳王墓門。好像真的確有此事。一九五五年園林管理處為了清除池水污物，曾用抽水機抽乾池水，發現池的盡頭處有石縫，上鋭下寬，入內彷彿如穴，可以容納四五個人，穴北有壁，那是用大青石板疊砌的，顯然是人工所做成，是否即吳王墓門，現在還未敢確定，等到以後發掘了，那懷疑已久的吳王墓之謎便可一旦豁然了。

劍池的東邊沿山而上有石級五十三尋，其上便是大殿，殿東有「小吳軒」（舊名「望蘇台」）可以俯覽蘇州全景，這就是前人所說的「平林遠水，連岡斷隴，烟火萬家，盡在檻外」的所在。另外還有一些殿閣樓台的遺跡，據說是清初康熙帝南巡時的行宮故址。

虎丘塔立於山頂正中，原址即王珣故宅。在這個不高不大的虎丘山和平面延展的建築羣中，有了這樣一個屹立半空、結構優美的古塔，四周平凡的空氣給衝破了，整個景色顯然搖曳多姿起來。原塔是木構的，始建於隋代，後已廢毁。現在我們看到的是五代末年，以磚石結構重行建築的，塔高七層，不用寸木。這種平面八角形的塔式是模仿木塔的式樣來建造的。這是從唐塔過渡到宋塔的一種手法，與經已倒塌的杭州西湖的雷峰塔具有相同的風格。年前因年久失修，塔身傾斜損裂，頗有倒毁的危險。一九五七年有關機構已予重修，每層用鋼筋加固，保存了原來的秀麗的風貌。最可喜的是，在整修時於第二層夾層中發現石函，內有木匣，匣內藏有寫經七卷，匣底有墨筆題字，書有「建隆二年」公元（九六一年）的年號，提供了建塔年代最可靠的資料。另外在三、四層夾層中還發現有越窰瓷器、古佛像、銅鏡等大批珍貴文物。塔中的藻井和每層頗具宋畫風致的牡丹壁畫，這些也是很值得人們注意的。

在塔院西端不遠的高處，那就是虎邱的絕頂——海湧峰，其上有一排三開間的建築物，名叫「致爽閣」，可以遠眺山光水色。而使我最留戀的是「冷香閣」，那是五開間的大樓房，裏面廣陳書畫，還有「玳玳花」「龍井」等名茶可供遊人品茗，茶水採自千人石西面的味甘質厚被陸羽評為居天下第三的「第三泉」，閣中東南西三面走廊環繞，憑欄遠望，獅子山、靈岩山、上方山等都可飽覽無遺；更遠可以望到太湖，沙鷗風帆，彷佛已歸眼底；眞是令人心曠神怡。可惜我來遊時是炎夏，要是在寒梅盛開的季候，那廣植在閣的周圍的一千多株梅花，那就更使人留連忘返了。「冷香」，多麽切實而又雅致的名字呵！

另外，悟石軒、擁翠山莊等建築也是很不錯的。這裏就不詳述了。

蘇州，多少年來已被譽為「花園之城」，然而，在過去的歲月中，什麽四大名園等等，全是富人私宅，囘到人民手裏，那是近十年的事情。而千百年沒有樊籬之隔，任人遊覽，而歷史又最悠久的名勝古跡，這就不能不以虎丘為最了。

江雪側寫



司馬玲

打從第一眼看見江雪，我就從心裏喜歡她。她天眞的神態，開朗的笑容，咭咭的笑聲，都叫我十分欣賞。那時候江雪還未有拍片，她只屬於「光藝」準備傾力栽培的新人而已，可是不知怎的，我總覺得江雪將會是一個得到觀衆歡迎的新人，儘管當時我還沒看過她的戲，但從她那無拘無束的態度來看，對於演戲很放得開是毫無疑問的事。據說「光藝」初時準備拍一部由外國片改編的「阿飛正傳」，女主角屬意慧黠可人的小妮子——江雪，後來劇本處理得不夠理想，終於沒有拍成，而江雪卻拍了另一部片子「血染相思谷」，「血」片並不是一部理想好片，然而江雪卻被譽爲有前途的新人，原因是她在戲中演的少女戲十分出色。

江雪是個活潑爽直的女孩子，她整天的笑，絕少見她是縐眉顰額。還有，她更是一個聽話的小姑娘，聽年長人的話，聽前輩們的指導，所以圈內人都說她是好女兒。入電影圈一年，江雪便得到爸爸的一件貴重的禮物——小房車。自此，江雪便忙着爲朋友們奔走了，任何人需要江雪的車子幫忙，她便毫不考慮的便開車替你做事，有時候，公司拍片，接送演員不夠車用，劇務就會對江雪說：「喂，江雪，幫幫忙，把三個人送入片場！」

「那幾個？」江雪每次都愛這樣問，因爲她還得開去演員家裏去接他們呢！劇務說出了名字，大多數是江雪熟悉的地址，很快的，她便駕着那部嬌小而又鮮豔的小房車去接演員，眞是司機也當上哩。

江雪是一個相當愛靜的女孩子，但碰上她愛玩的時候，即使你平日自信是個「玩家」也夠不上她，因爲她玩的興趣很廣，動的如游泳、跳舞，靜的如打撲克、猜謎語、講故事她無一不擅長。還有一樣東西是江雪最喜歡的，而這樣東西偏又是所有女演員最怕的，你如果接近電影圈的人，相信這不難猜着；那就是——拍照。我接近過很多女演員，她們提起拍照都感到頭痛，甚至會想出種種方法來逃避拍照，只有江雪對拍照有着特別的興趣，任何人約她拍照，她總是樂孜孜的答應，而且對拍友們要求做的姿態，從來是千依百順，據她自己說：

「拍照很好玩，即使只是一個動作，但由許多人來拍，就會出現許多不同的照片，拍照實在是一種特別的藝術。我喜歡看照片，所以便高興讓人家拍照，當看來自己曾擺着各種姿態給拍入鏡頭的照片時，那種快樂是無法形容的。好些風景肉眼看來並無什麼特別，可是將它拍成照片卻大大的不同了，照片上出現的畫面必定比原景幽美，雖然在拍照時未踏入仙境，很可能看照片時卻變成了人在仙境裏！這是很奇妙，很有趣的一種藝術！由於江雪喜歡拍照，同時拍照最多，所以拍友給她起了個很貼切的稱呼——「拍友之友」。

曾聽過江雪敘述她入電影圈的經過，原來她是瞞着家人參加「光藝」新人考試的，全家中裏只有她的妹妹知道。她有着一個銀色的夢，而她到「光藝」辦公室參加面試的時候，也是由她的妹妹相陪才敢去。妹妹比她大膽，主考者問許多題目，差不多由她妹妹代答，所以當時曾引起主考者一個錯覺，以爲要當演員的不是她，而是她的妹妹，不過在最後的答話中她才表明了自己的目的，她對主考者說：

「我希望做一個演員！而且一定好好的去學習做一個好演員！」在這句答話後，「光藝」便和她簽了合約，拿了合約，她才吞吞吐吐的把情形對家人說，因此，可見這個小妮子做事多麼秘密，多麼密實了。

當江雪第一次看自己在銀幕出現的時候，她的神情非常特別：一會兒咬着食指，一會兒緊咬下唇，到最緊張的時候，她便用雙手掩面，問她爲什麼這樣？原來她怕看自己演戲，銀幕上每一個動作每一句對白都會叫她很難受，怪不得她說：

「如果有人問我在我的生命史上什麼是我最害怕的？那我必定要告訴他：我最怕的事情就是看自己演戲。當我頭一次看『血染相思谷』試片的時候，曾因爲我在片中的一個小活動，一句簡單的對白而死去不少細胞，聽見有人在談論我的演出，那時眞想挖個洞鑽下去，免得難受！」

就因爲江雪有着這種奇特的害怕，「光藝」的老友記們偏，喜歡捉弄她，每一次看她的片子時，總喜歡大聲的批評她，揶揄她，叫她邊看戲邊掩面，直至看完爲止。

江雪很聰明，她學任何東西都很容易上手，學車她比一般人快上一倍，而且考牌非常順利。現在她仍在學習三種對演員有很大幫助的學科——（一）芭蕾舞。（二）國語。（三）英文。在未入電影圈前，江雪是個好學生，香島中學是她的母校，後來因爲拍戲，她停止上學，但在她的整個學習中不但沒有停止，反而越是增加了，所不同的只是學習的項目上和學校有些不同吧了。江雪的芭蕾舞已由穿軟鞋而改爲穿硬鞋了，如果有些必要，她是可以上台表演的。她的國語也學得不錯，雖然她曾表示過學國語

從童星到少女演員的王小燕

君平

認識王小燕的朋友們，都對她具有好感，你只要問起他們對她的印象如何時，大家都會點頭稱許，說：

「王小燕是一個很可愛的孩子！」

「她呀！精乖靈俐，對人態度好。」

跟朋友們一樣，我對從童星成長爲少女演員的她，也頗有好感。——我認識王小燕這名字，是從看鳳凰公司的寫實片「水火之間」起。在「水火之間」裏，她演一個貧窮人家的孩子，家裏只有一個替人洗衣操作的媽媽，她呀，爲了肚子餓，竟不識好歹地偷了鄰房的一個熟雞蛋吃，爲了這，她媽媽曾惱怒地打了她一頓，而她則悽咽啼哭，沒有反抗，只是委屈地吐出那麼一句：

「我兩天沒有飯吃了，我肚餓才……」

媽媽聽得淚如雨下，猛地把女兒緊緊摟抱，相對哭泣……。

就是在這樣一段戲裏，這個小女孩的演出，深刻地感染了千萬觀衆，使他們灑下同情之淚。而這小女孩的童星，可一時大受注意起來；而我，也從這時候起喜愛這位童星，並從而獲知她的名字叫——王小燕。

那是五年前的事了，我從報上讀到一段鳳凰公司開拍「雪中蓮」的消息，並曉得王小燕也在該片參加演出。於是便千方百計，設法進片場去看看王小燕拍戲。幸運得很，我果然獲得機會進萬里片場去參觀「雪中蓮」的拍攝。而這天剛好拍王小燕與陳娟娟的對手戲。

「雪中蓮」的導演之一的任意之介紹我認識了王小燕，吓，原來她在該片場反串一個男孩，頭髮給剪得短短，身穿破破爛爛的男孩衣服，與我在「水火之間」見到的，判若兩人。在片子未開拍時，我曾和她談了一會話，給予我的印象好極了，她雖然年紀小小，卻很懂事，我問她，對「水火之間」那個偷雞蛋的女孩子有什麼感想，她天眞地搖搖頭說：

「沒有感想，」末了，她像記起什麼似地說：「不過我拍戲時，是眞的哭過的，因爲我想起自己！」

「你也跟她一樣受過苦麼？」

她點點頭，沉默，我問她在「雪中蓮」中反串一個男孩，會不會覺得別扭？她搖搖頭。

「把頭髮剪得短短，上學時同學會不會笑？」我問。

她又是搖搖頭：「不會的，我們

不是為了要拍國語片，但聽她和一些國語演員交談，就可知道她的國語已相當流利，即使要拍國語片，也不是一件難事。說到英文，在學校時她就很喜歡英文這一科，據替她補習的老師說，她的英文進步很快，隨時可以和別人作一般的談話。不過，要是你直接去問江雪她的學習情形時，她必會這樣說：「不成呢，我很蠢，學什麼都很慢。雖然在學三種東西，但却沒有一樣可以拿出來見人的。」小妮子時常用她那咭咭的笑聲顯露出她的謙虛，既給人一個可愛的感覺，更使人覺得她說來很眞，很衷心。

屠格涅夫的著名小說「初戀」是江雪喜愛的小說，有一個時期她特別抽出大部份時間來研究這部作品，她不斷和朋友談「初戀」，更不停地寫自己的讀後感，「光藝」見她這麼喜歡「初戀」，便想將「初戀」改編搬上銀幕，但後來因為另一個由她主演的劇本成熟了，於是暫把「初戀」擱住，那個成熟的劇本叫「有情人」，這是江雪本人最喜愛的一個戲，也是許多有情人所熟愛的一部片子。

最近，江雪和謝賢要拍一部童話片「白雪公主」，這個戲醞釀很久了，因為「光藝」要把這個人人愛聽人人熟悉的童話拍好，所以直至最近才說：開拍。前幾天問起江雪「白雪公主」的情況？她很高興說：「戲要開拍了！我眞慶幸有機會演白雪公主，我一定要努力演好這個小朋友熟愛的人物！」「影迷公主」演「白雪公主」這實在是一個美妙的配合，這個消息相信是很多愛好童話片的觀衆所樂聽的。



江雪在澗泉之畔攝影

學校的老師和同學都很好，他們知道我要拍戲，更不會笑我的！」

開始拍戲時，我聚精會神地看她表演。在一幢破爛的小樓裏，演她媽媽的陳娟娟病倒在床上，而王小燕因為媽媽沒東西吃，從外邊偷了一個饅頭回來給她吃，她曉得這些饅頭是兒子偷回來的時候，便帶病打得孩子沒處躲避……

我佩服這女孩子在鏡前的鎮定，和她出色的演技。幾個旁觀的華僑婦女，給他們的表演淌下同情的眼淚來。這段戲拍完以後，任意之豎起個大姆指告訴我們：「這小妞很會演戲，將來前途無限，」我們公司決意大力栽培她成材。

我深自替這天才童星慶幸，以後，我也有機會進入電影圈工作，並經常與王小燕接觸，我看過她在「眞假千金」裏演的乞兒女；也看過她在「金屋夢」裏演的少女二寶；亦看過她在「小月亮」裏演的小廣播一角，幾年來，她的表演越來越趨於成熟，除了在表演上，她有了豐富的收穫外，我覺得她的好品質，也值得一讚。

在學校裏，她是個好學生，她非常重視自己的功課，遇上公司要拍戲，可她不會把學校的課程放過，她說：「我寧可少睡一兩小時覺，少玩一小時，也必須把功課追上！」因此，她在學校的功課頗好。此外，對功課她一點也不自私，遇上功課較差的同學，她會抽出時間來，替他們補習，到他們的家去共同研究。她從不在同學們面前炫耀自己是個電影演員，相反，她從不談演戲的事。不要是同學們看過她的戲，談到她的表演時，她總是不好意思地說：「我演得不好，還要鍛鍊一番呢！」在片場裏，她是一個好演員，她聽導演伯伯和那些演員哥哥、姊姊的話。只要導演先生一聲「開拍」，她在攝影機前把自己的演技發揮到淋漓盡致。她非常重視別人的意見，有朋友看了她的戲，向她提出意見時，她點點頭記在心裏，以後再沒有同等錯誤產生。最近，天氣熱了，她喜歡游水，可是拖在腦後的一雙長長的辮子，多不方便，她希望把它剪掉，但怕對拍戲有影響，便去問伯伯們好不好把辮子剪掉？伯伯們說：「可以呀！」她興高采烈地到理髮店去了。

王小燕的家庭有父母和一羣弟弟妹妹，父親是個京劇演員，在京劇不大受歡迎的此時此地，他沒有出路，因而，小燕的一家是從困苦的日子掙扎過來的。她們的家，是住在九龍城，所以，小燕認識不少生活貧苦但心地善良的人。我想，王小燕的如此會演戲，如此受大家的歡迎，並有這樣的品質，與她的出身和受到好的教養分不開來的。

最近，王小燕越來越成熟了，並且出落得非常漂亮可人，公司方面決意專門替她編寫劇本，讓她以少女的姿態在觀衆面前出現。



王小燕專心攻讀

隨園食譜

寅庵

隨園食譜作者袁枚，字子才，是乾隆名詩人，——原籍浙江省錢塘縣，三十八歲時曾任江甯知縣，於南京買地築宅，是即隨園，所著食譜稱「隨園食單」。作者算是滿清一朝第一流的文學家，食譜既有理論，又根據實驗，尤爲別開生面的著作，爲前此所未有。

隨園食譜從實驗、合理化上面，以求烹調方法的藝術化。作者在本書自序說過，除了自己家厨逐食逐法改良創造之外；碰到人家請吃，如果那一味菜吃得滿意，回來之後，定必叫家裏的厨師向那家請教，務必學習到家爲止。這樣積了四十年時間，亦得着不少精美名貴的饌譜，作者就這樣小心鑽研，到了七十多歲高齡時，才寫定這一本食單，公開給社會，後代看他的研究經過，雖一技之微，亦不愧爲學人的手度了。

隨園食譜的理論，首先重視食物的先天本質，如果材料有了問題，則烹調技術任從怎樣高明，收效亦難以預期了。譬如豬要選擇皮薄的，不要腥臊的；鷄要肥嫩的，太老和太稚弱都不合用；鯽魚以扁身白肚爲佳，烏背的必定肉瘦骨勁；烏耳鰻要育在湖泊溪澗的才合用，大江大河裏的水急浪粗，鰭骨一定太發達，魚肉不夠肥腴；看到腿肥、色白的鴨兒，便知這是用五穀餵養大了的；長在土種未出地面的竹筍，節必疏長，味必甘鮮，自然合用，等等。同屬一物，而用時美醜有別，有若天淵，所以一席美饌，司厨之力量居其十之六七；入市買辦者的精能，要居其十之三四。

其次，講的是作料須知。食單說：善烹調的人，下厨先講作料，這有如女性的講裝飾與衣服一般，雖有天姿，雖善美容，沒有衣飾時，即使西施王嬙，亦要打她們七成折扣。有如，用醬有清有濃，用油有葷有素，用酒有釅有旨，用醋有陳有新，一絲一毫不能含糊。

再次，講到洗刷工夫：食物入厨，洗刷必有良法，這才算是無微不至。有如，燕窩去毛，海參去泥，魚翅去沙；鹿筋去臊肉，有「筋瓣」時必剔過才夠酥脆；韭菜要去葉留白，菜心要去邊存心；魚胆不能弄破，破則全身盡苦；鰻涎一點不能殘留，馬虎一點就吃不得。所以俗語說得好，「若要魚好吃，洗得白筋出！」便是這種意思。

更次講到調劑，這是厨師傳用作料調劑菜味的方法。作者認爲調劑因時制宜，並無死法。有如油、水、糖、鹽、醬、醋、酒糟等都有其用途。有的菜用酒而不用水的；有的用水而不用酒；有的却酒和水兩用的，這是一例。有的菜用鹽而不用醬的；鹽和醬本來同屬一路，可是善烹調的，亦認清楚兩者性質之不同。有的物太膩，要用油先炸過；有的菜氣太腥，要用醋浸過；有的菜以乾燥爲貴，凡煎炒燒炙之味，應用這個原則，爲的要使物之香味藏入底層；有的菜以湯汁多爲貴，先取其香味的洋溢外表；凡清浮的菜，都歸入這一項。

再次則講配搭方法，大抵一味烹成，有主有助，通常原則，配搭以清配清，以濃配濃，以柔配柔，以剛配剛，方才盡其配搭的妙用。可是其中主物的性質，有一偏而不可兼用的，亦不可不知。有如蘑菇、鮮筍、冬瓜，是葷素咸宜的；而葱、韭、茴香、新蒜等，又屬於可葷而不可素了；芹菜、百合、刀荳等，又屬於可素而不可葷了。亦有交互兼施，而收功用的，像炒葷菜而用素油，炒素菜而用葷油，味道更佳。做菜本來要講主佐互相配搭，但亦有的食物，主物以獨用方盡其長；大凡物的本味太濃厚的，只宜獨用，不兼用亦不定配搭，南京人做菜，喜歡以海參配甲魚，魚翅配蟹粉，這樣對甲魚和蟹的元味，參和翅增之則不足，損之則有餘，這是不可不知的。

此外像下厨之人，須知火候，火候有文火和武火的不同。時節對食物和調劑物的不同；用的食物有多和寡之不同。好像冬天喜歡用芥末，夏天則喜用胡椒。冬天肉食喜用牛羊，夏天肉食喜用田鷄甲魚，三月吃鰣魚，燕子營巢時吃竹筍，楊花作絮時吃河豚等等，這是合時。不合時則蘿蔔的心空，山筍的味苦，鱸鱖減腴，刀鱭骨硬。

食品有的以豐富爲貴的，有的又以節省爲好的。好像，煎炒的菜，原料要少，下鍋時煎炒的東西太多，火力不透而且肉亦不鬆脆，甚且各塊的受力不均勻，味道不一樣。所以隨園的厨師傅炒肉不得過半斤、鷄和魚不得過六兩；如果不夠吃，寧可重炒一碟。但以豐富爲貴的，莫如「白煑肉」，非二十斤以上，則淡而無味。煑粥亦要多，非下斗米，則汁漿不夠濃，而且要隨時扣減水份；否則水多米少，味道便嫌太薄了。

食單中計分（一）海鮮單，序云：「古八珍並無海鮮之說，今世俗尚之，不得不吾從衆。」（二）爲江鮮單，序云：「郭璞江賦，魚族甚繁，今擇其常有者治之。」（三）特牲單，自序云：「豬用最多，可稱廣大敎主，宜古人有特豚饋食之禮。」（四）雜牲單，自序云：「牛、羊、鹿三牲，非南人家常時有之物，然製法不可不知。」（五）羽族單，自序云：「鷄功最巨，諸菜賴之，如善人積陰德而人不知，故令領羽族之首，而以他禽附之。」（六）水族有鱗單，自序云：「魚皆去鱗，惟鰣魚不去，我道有鱗而魚形始全。」（七）水族無鱗單，自序云：「魚無鱗者，其腥加倍，須加意烹飪，以薑桂勝之。」（八）雜素菜單，自序云：「菜有葷素，猶衣有素裏也。富貴之人，嗜素甚於嗜葷。」（九）點心單，自序云：「梁昭明以點心爲小食，鄭傪嫂勸叔且點心，由來舊矣。」（十）飯粥單，自序云：「粥、飯，本也；餘菜，末也；本立而道生。」（十一）茶酒單，自序云：「七碗生風，一杯忘世，非飲用六清不可。」這便是食單的內容。

食譜於各單之外，殿以「戒單」，其序亦說得更妙，據典引經，可供人之噴飯亦愈甚，他說：「爲政者，興一利不如除一弊，能除飲食之弊，則思過半矣，作戒單。」

「戒單」共有一十四戒，一戒外加油；二戒同

鍋熟；三戒耳餐；四戒目食；五戒穿鑿；六戒停頓；七戒暴殄；八戒縱酒；九戒火鍋；十戒強讓；十一戒走油；十二戒落套；十三戒混濁；十四戒苟且。以上各條，一、二、六、九、十一爲食法戒；三、四、五、七爲廚德戒；八、十、十三、十四各條則爲食德戒。全體頂醒目的莫如戒耳餐和戒目食兩條；「耳餐」的解釋，便是食家徒騖虛名的意思。有如：貪難得的貴物，以顯示敬客的濃情，便是耳餐而非爲了口餐了，須知做菜以法爲主，荳腐得法，遠勝燕窩；海鮮不佳，不如蔬菜。子才自序說，以前賞見某太守請客；上席燕窩一碗，大如水缽，白煮官燕四兩，其實而無味，座客詫於主者之豪氣，羣相稱譽；獨我笑說：我們目的在於吃官燕，並不爲了販燕窩而來，如果徒講體面，則不如在碗裏放下明珠百顆，價值萬金有餘了。這是一個足以破除社會陋俗的好例。

「目食」意思是貪多的意思。作者嘗被邀請作上客，一餐最多的吃至四十多色菜之多，深感這類陋習，非痛加除去不可。至如官場名目，號爲：「十六碟，八簋，四點心」爲一席。又有「滿漢全席」，內容有八小吃，十大菜，可以吃三天，都是徒費金錢、物力以及時間而已。全不知即使名廚師當前，個人的精神和力量亦有所限，一天之中，能精心做出幾多好菜給人家吃呢？四味，五味之後，恐怕很難拿準了吧。如果幫手的人越多，只有更壞，人人各有主見，做法早難統一，還有什麼好菜可吃嗎？

這是隨園食譜的大畧，這裏頭有哲學，有藝術；更參合了無限的人情和俗態。其中部份精闢入微的理論，已成現在國內外烹調的經典，看了這，然後知道詩人的思想的博大而精深。食單中有食的「色香味」的研究。作者說，目和鼻本來屬於緊隣，三者自然息息相關；講起食的問題；口爲中心，而前兩者又成爲口的媒介物。所以，嘉餚美味，到目有色，觸鼻聞香，感覺立刻生出反應。入目則艷如琥珀，淨如秋雲；撲鼻則芬芳氣到，已知其妙；所以注意色和香乃是食品最前線的問題。色香之後，才講到味；味之中又以保存食物原味的特點爲最要，一桌豐盛的菜，不在食品的多寡，而在其「色香味」的豐富與否？庸俗的廚師，往往將豬魚鷄鴨一鍋共煑，弄到結果，色色餚饌都變成單味。所以他又主張，做菜須能保存每一食物的本味。如聖人設敎，因材器使，不拘一律，然後謂之善敎而又善用。

北・京・烤・鷄

老饕

北京烤鴨，是名聞世界，但北京的烤鷄，就知道得不多了。爲什麼呢？因爲北京烤鷄不像烤鴨，家家可以烤，全聚德、便宜坊，不過是頂兒尖兒的兩個最得名的烤鴨館子罷了。但烤鷄就不同了，在北京是獨一份，提起這家店來，凡是老北京，而且與老饕具有同好的，我相信是不會不知道的。

這家烤鷄的館子是什麼招牌呢？列公請用筆記下來，如有機會到北京，千萬不要放過。那就是享譽一百多年之久的老牌鷄鴨店：「天德居」。

天德居不僅是專門烤鷄，他也烤鴨子，不過烤鴨已有全聚德、便宜坊擅美於前，故天德居就獨在烤鷄上用功夫了。

也許烤鷄是由烤鴨脫胎而來的。鴨子既能烤，鷄爲什麼就不能烤呢？能發明了烤鴨，也就能發明烤鷄。

烤鷄是怎樣烤法呢？他和烤鴨雖然同是用火烤，而方法不同。能夠掛爐烤的鷄，起碼也得二斤半重以上，肥鷄有到三斤半的。在宰鷄去毛之後，把兩只鷄脚剁了，在翅膀下開一個洞，取出五臟。經過數次的洗滌，再浸在溫水裏一小時，出水晾乾，從鷄身塗上一層糖色，使鷄的顏色由白轉紅，臨到烤的時候，就從取五臟的洞口灌進半肚子湯，（烤鴨是空腔烤的，不灌湯。）再把口封起來，而後掛爐。

至於烤得好不好？嫩不嫩？酥不酥？完全在於掌叉子的老師傅。這和烤鴨有異曲同工之妙，祗可意會，不可言傳。天德居的烤鷄，其所以能在北京，掛起「祗此一家，別無分舖」的招牌，也因爲掌叉子的老師傅是幾十年的老手，對於火工、時候，掌握得準確，烤出來的鷄，隻隻鮮美香酥。如果是經驗差一點的師傅當爐，保準不是老了，就是嫩了。老了固然不行，嫩了也不好吃。吃烤鷄與吃烤鴨又不同，吃烤鴨是專吃皮，吃肉祗是附帶。有些吃家對鴨肉是不屑一顧的。但吃烤鷄就不然了，既要吃皮，也要吃肉，連皮帶肉一起吃。這樣掌叉子的師傅就不可能對於鷄肉稍存偸懶之心，要內外都兼顧到，雙手和兩眼，得不住的體察火力與叉子上業已上烤的鷄肉成色。眼神要貫注，手腕要靈活。通常一隻三斤左右的肥嫩鷄，掛爐的時間，不超過四十五分鐘，在掌叉的老師傅認爲已經熟了，就從鷄身上再塗一層蔴油，把膛口打開，放出灌進去的湯，這只鷄就成爲十全十美的烤鷄，可以據案而大嚼了。

不過，天德居的烤鷄，不是人人可以買到的，在滿清的時代，那些王公大臣，貝子貝勒的家人，叢集在天德居門口，等着烤鷄出爐。到了民國，也只是圍繞着總統府，執政府，大元帥府的各部院官吏們享受。解放後，天德居的烤鷄，才眞正屬於人民。

我們遺憾的是天德居的烤鷄，限於格局，出產少，它每天只能出爐三十五六隻鷄，要多沒有。如果要想吃到天德居烤鷄，你必須登記、掛號、排隊。當然，在這樣情況下，幾百萬人口的北京市，幾時才能等得到呢？天德居本身，自然也想改善這種情況，想加工，想多產，來滿足顧客的要求。然而社會上的習慣，越是買不到，越要買，越是吃不到，越想吃。外國駐在北京的使館人員，他們要嚐嚐中國烤鷄。全國各地的英雄們、模範們、代表們，到首都開會，也要嚐嚐北京烤鷄，還有世界各國應邀來華訪問、考察、以及國際間各種交流的人士們來到北京，他們更要嚐嚐北京烤鷄，於是乎天德居每天出產的三十多隻烤鷄，被各使館、各大飯店、各招待所給包了，門市上登記而匯市的，眞是鳳毛麟角。所以說，吃到北京的烤鴨易，吃到北京的烤鷄難。

又天德居不同於全聚德、便宜坊，它是不設座位的，沒有地方供客人坐下來吃。猶如香港的燒臘店，它僅供客人買回家去吃。所以天德居烤鷄，沒有全聚德烤鴨那樣舉世聞名，這也是個大原因。



銀燈生活廿二年（三）

張瑛



我從影後參加第三部影片的演出是「鐵血鋤奸」。「鐵血鋤奸」的拍攝雖在「夜明珠」和「重造天倫」之後，但正式上映却後來居上，首先在中央戲院公映。這部影片，女主角是胡蝶影，男主角則是現在永茂電影企業公司的總經理鄭生，導演則是一個名叫黃乃影的上海人。我在這部影片中，仍是一個配角，飾演一個青年志士，只拍攝了一個向群衆演講的場面。

提起這部「鐵血鋤奸」還有一段有趣的插曲，當這部影片正在公映時，在廣州執業律師的大哥剛剛來到了香港，他在報端的廣告上發現了我的名字，要我陪他一道去看看。當時我對電影技術的知識還很欠缺，不明分場、分鏡和剪接的過程。那天我們趕到中央戲院時已經開映了。我那時面對着銀幕，心情非常緊張，焦灼地等待自己在銀幕上出現，然而影片一直放映下去，始終看不到我的影子。大哥也覺得稀奇，爲什麼報端廣告上有我的名字，而影片上却找不到我呢？

「十四，到底是怎一回事？」大哥忍不住在我耳邊悄聲問道。

我怎樣解釋呢？失望和沮喪使我抬不起頭來。當我步出戲院的時候，覺得頭腦在發脹，心頭沉甸甸的壓着一塊鉛，還有什麼可說？

大哥到底明白事理，他認爲影片中假如沒有我的鏡頭，報端的廣告當然也不會刋出我的名字。因此，他拍拍我的膊頭說道：「別難過，晚上我們再來看一遍。」

晚上我們提早入場，果然在開映不久就出現了我的鏡頭——站在羣衆的中間，揮舞着拳頭，慷慨激昂地在對羣衆演說。大哥這時用手肘推了我一下笑着道：「你看！」他只簡單地說了這兩個字，但這兩個字都充滿了感情，是鼓勵，也是安慰，幾乎使我淌下眼淚來。

當然我不會滿足於這一個短促的鏡頭的，仍然感覺到失望，散場之後，我和大哥悄悄離開中央戲院，兩人在大道中踱步，大哥明白我的意思，他說：「十四，世上縱有微幸的成功，但這種成功是沒有基礎的，是經不起考驗的。只有按步就班不斷努力，艱辛地去開墾耕耘，才能開出美麗的花朵，結出肥碩的果實。尤其是對於藝術，更不應存有微幸的心理。」

不錯，人生的道路是遼濶漫長的，而藝術的領域更廣袤無止境。妄圖微幸，那只是進步的絆脚石。我聽了大哥的話後，覺得自己不應氣餒，不應失望。在「鐵血鋤奸」中我的鏡頭雖然不多，但却讓我積累了很多可貴的經驗，鍛練了我的演技，我要把這些經驗好好地吸取和發揚！

爲了鍛練自己的演技，我當時還參加了唐槐秋領導的「中旅」劇團。那時「中旅」到了香港，並且吸收了一些喜愛演戲的青年，分爲國語和粵語兩組演出。

我得承認，舞台劇對於一個演員的演技有很大的幫忙，它豐富了演員的藝術修養。我在「中旅」粵語組一段期間，打穩了演戲的基礎。

「中旅」當時在灣仔鳳凰台排劇，我風雨無阻地奔走於九龍城和灣仔之間。因爲興之所至，對演戲有特別的好愛，所以絲毫不覺得辛苦。

就在參加「中旅」這一段期間，日本侵華的炮聲震撼起全國抗日救亡的怒吼，我們的演出也特別受到觀衆的歡迎。這時，我在演技上亦漸漸受到人們的注意，影劇界的老前輩蘇怡就是其中之一，他邀我參加他所導演的「摩登女招夫」的演出。



張瑛白燕在「黑夜煞星」的一個鏡頭

「摩登女招夫」是由太平劇團的戲匭所改編的，由「南粵」影片公司拍攝，主演的是馬師曾和譚蘭卿。我在這部影片中第一次以生角的姿態出現於銀幕，也第一次和「南粵」簽訂了兩年的長期合同，月薪是七十元。

「南粵」片場設在銅鑼灣利園山（現在已經夷平建屋），爲了省却來回九龍的不便，索性遷居到灣仔去，做了吳回的三房客。

我在「南粵」期間，先後演過三部影片，除第一部「摩登女招夫」外，另外兩部是「醫死閻羅王」和「桃李爭春」。

雖然，我和「南粵」所簽的是兩年長期合同，但實際上這張合同的有效期間只不過半年而已。因爲南粵在後期所拍的影片不多，而且戲路上也很難適合我的發展，故此經雙方同意，協議把這張合同取銷。

我離開了南粵，正當霞光影片公司的導演麥克籌拍一部偵探倫理片「黑夜煞星」，女主角已決定由白燕担任，另外還有盧敦、吳回和伊秋水多人，正是萬事俱備，就欠一個男主角還未作最後的決定。

我之獲得這個機會，並不是我有什麼特別過人之處，或者就是適逢其會吧。麥克知道我和南粵的合約已經取銷，便馬上找我，給我一百五十元作爲演出這部「黑夜煞星」的酬勞。

「黑夜煞星」是我第一部担任主角的影片，對我來說這是從影以來一個相當重要的轉捩點。因此我拍攝這部影片時，不無戰戰兢兢，患得患失的感覺。這種情形，相信誰都可以體會得到的吧！

無可諱言，我對這部影片的演出盡了很多的力量，也下了很大的苦工，在拍攝的過程中，頗得到導演的信任；而且拍攝到中途時，黃岱又來找我主演他所導演的另一部新片「古墓寃魂」，女主角又是白燕，此外還有胡美倫、朱普泉、劉桂康、吳回和周志誠等。



古城佛山添新姿



廣東的佛山市，是我國歷史上有名的四大市鎮之一。它和江西的景德鎮、河南的朱仙鎮、湖北的漢口鎮、同享盛譽。它是一個已有一千多年歷史的手工業城，出產的石灣陶瓷和民間工藝品如秋色、剪紙等都是名聞世界的。

近年來，這個古城的變化很大，不僅市容完全改變爲淸潔整齊，而且許多新的工業不斷地發展着，從前有許多古蹟名勝，本來已是荒廢了的，現在重修的重修，新建的新建，這個古城現在成爲華南的新城。



①佛市的汾河，從前是條臭溝，現在變成整潔的風景區。

②佛山市新闢的人工湖——秀麗湖，亭樓水榭，全是新的建築物。

③佛山市的新涌，已鑲上石堤，不再是骯髒的爛泥巴了。

④佛山市上沙街的公園，充滿着鳥語花香，成爲居民們的好去處。









③好事每多磨．父命若奈何！錯把良緣配訟棍，反抗無力淚滂沱！（吳林榮飾蘇員外；吳麗君飾蘇安人。）

④拿起家法問桃花，未及開言棍交加；打出眞情難處斷．急煞爸爸苦壞媽。





⑥訟棍楊子良，討親上揭陽．乳娘貪看潮州景，子良頻催會六娘。（蔡錦坤飾子良；洪妙飾乳娘。）

⑦乳娘奉命催梳裝，那管六娘淚汪汪？對着嫁衣腸寸斷，念起繼春意惶惶。





⑩訟棍與族公，見了遺書心驚恐，人命有干連，不如快快鬆！（郭石梅飾族公。）

⑪雲擁明月水擁天．六娘繼春愛復憐．從此潮州傳佳話，萬家齊唱金玉緣。



①桃花過渡接六娘，渡公進伯笑洋洋；鬥歌鬥到忘記掉，恁教小舟過揭陽。（陳水和飾渡公進伯；陳馥閨飾桃花。）



②多情表兄郭繼春，自小共硯習詩文；相憐相愛雙傾慕，同生同死永相親。（陳麗華飾郭繼春；姚璇秋飾蘇六娘。）



⑤不嫁不嫁不願嫁，誓難喜鵲憑隨鴉。主僕相看心相照，重提往事淚如麻。

電影蘇六娘

潮劇「蘇六娘」已由鴻圖影業公司拍成電影。故事內容是蘇六娘與表兄郭繼春，同窗共硯，日久生愛，其父爲攀官親，將女許配訟棍楊子良，六娘之母不甘愛女遠嫁，怎奈退婚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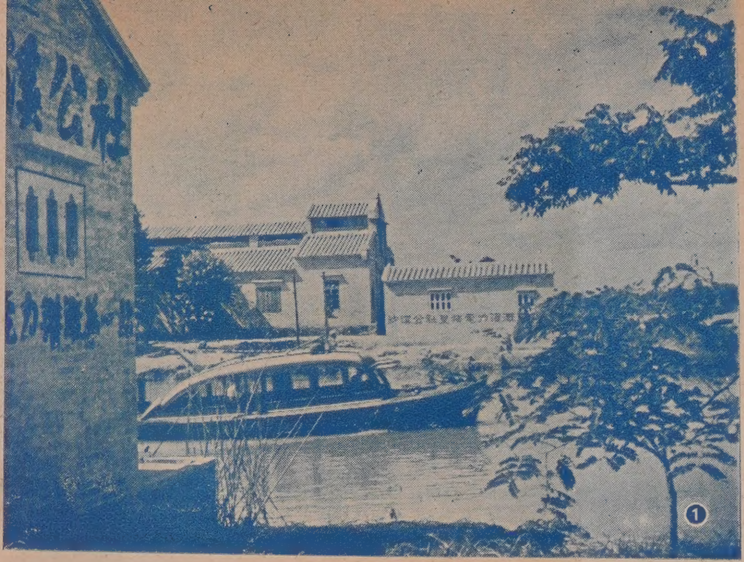
楊子良因催親被延，偕同乳娘上門討親，六娘被迫，賁夜投江，幸得婢女桃花與繼春趕至，並得艄公進伯之助，終於絕處逢生，共遂雙飛之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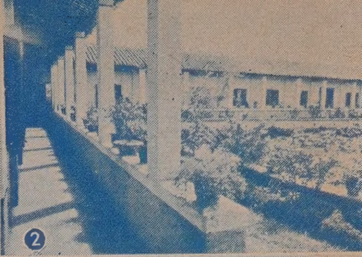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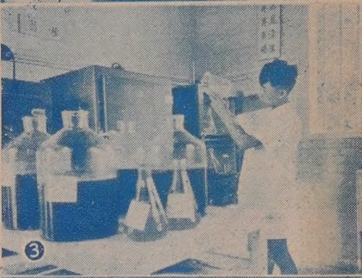
⑧兒比蓮子心更苦，母比青梅淚更酸；大錯鑄成難反悔，木已成舟米成炊！



⑨相逢無處可容身，追擊四野亂紛紛；桃花設計相逃脫，渡公進伯仗義行。











中山僑鄉聖獅

中山縣過去雖有珠江三角洲穀倉之稱，但是聖獅過去一向是缺糧地區。那裏沙田瘦瘠，河水沒有被利用灌溉，一遇天旱便要歉收。這個地區，直到1956年還需國家供糧。自公社化後，建設了三個電力灌溉站，使沙田消除旱患，糧食全年平均畝產量，由解放前的三百斤提高到八百多斤。現在聖獅的糧食除自給外，尚有餘糧賣給國家。此外，聖獅還辦了許多工廠，有造船廠、發電、農具、農藥、肥料、石灰、五金修理、糧食加工、縫級、綉花、竹織……等工廠。

工、農業生產的發展，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比方去年公社社員平均每戶收入達475元，比1957年提高了八成。這是過去所沒有的現象。

①中山沙溪公社聖獅大隊電力灌溉第一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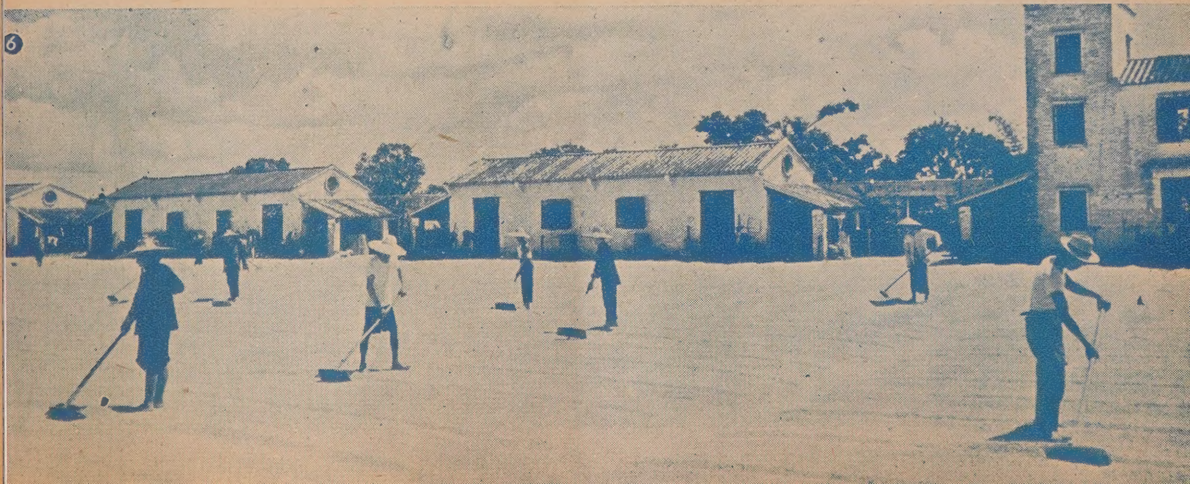
②新建的食堂一角。

③細菌肥料廠的苗種室。

④養兎場的飼養員在剪兎毛。

⑤美洲僑眷馮玉慈公社化後參加了縫級工作。她領到了工資後，滿懷喜悅。

⑥晒穀場上，一片豐收景象。



香港能奪默廸卡錦標嗎

鐵牛

爲馬來亞聯邦獨立紀念而舉行的，一年一度的默廸卡足球錦標大賽，八月初旬第四屆大賽在馬來亞吉隆坡默廸卡國家運動場舉行。這個足球大賽本在每年七月最後一天開幕的，今屆大會定於八月五日下午六時舉行開幕典禮，由馬來亞聯邦最高國家元首主持隆重的開幕禮。

今屆的默廸卡國際足球大賽，比過去任何一屆都要隆重，開幕第一天，首先上演三刻鐘的舞蹈及體育表演節目。本來，還準備舉辦默廸卡杯賽小姐競賽大會的，後來，大會決議取消了！

「默廸卡！」的意思就是獨立，默廸卡足球大賽是一種國際足球邀請賽性質，第四屆所邀請的八個國家或地區包括：巴基斯坦、日本、香港、南朝鮮、泰國，南越、印尼及新加坡，邀請書發出以後，默廸卡賽會亦已收到以上八個國家或地區的接受邀請的覆函，決定依期前往。

本來，第三屆沒有邀請巴基斯坦而邀請印度的，由於這一屆決定了邀請巴基斯坦，所以不再邀請印度參加了！同時，由於默廸卡賽會須要負担被邀請國家的全部來回機票旅費，因而，支付費用龐大，所以不打算邀請第九支勁旅參加，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今年的默廸卡賽舉行的日期係八月五日至八月十五日，爲期十天。根據賽會編定分兩組舉行，第一組是：印尼、馬來亞、新加坡、泰國、南越。第二組是：南朝鮮、日本、巴基斯坦及香港。

香港隊人選已經產生了，相當的一部份人都是選自傑志的，傑志遠征軍因利乘便，參加默廸卡賽的球員因而佔的比數大些，香港每年的代表隊，幾乎都是採取這個以一個遠征球會爲基幹的方式。默廸卡賽委會規定是廿一個職、球員可獲招待，但目前祇選了十七個球員、三個職員。本來黎兆榮是總教練，這次因爲赴英，沒有列入，剩下的空缺，如果足總的秘書奧馬不隨隊，可能會由執委劉榮浩赴吉隆坡了。茲將香港參加默廸卡大賽大軍陣容列下：

領隊李文傑，鄭治平，球證麥揚輝，隊長何祥友、司徒堯。副選：郭秋明（東華）、吳添來（傑志）、龔華傑（警察）、駱德興（愉園）、謝炳權（愉園）、林錦棠（九巴）。



香港最快左翼梁偉雄，在默迪卡大賽中，將又與馬來亞新秀門將乃沙立狹路相逢。（作者攝）

李國華（東方）　黃兆和（傑志）　司徒堯（傑志）
陳志剛（傑志）　高保强（傑志）　杜永權（東華）
梁偉雄（傑志）　何祥友（南華）　劉繼照（九巴）　劉志霖（傑志）　區彭年（東華）

香港是一枝默廸卡大賽中奪標勁旅，在所有參加的國家、地區都認爲，假如能克香港，奪取錦標也就不難了。香港足總義務教頭黎兆榮曾經在他離港赴英之前評述過第四屆默廸卡大賽。他說：「香港代表隊是一枝南征北戰，經驗豐富的隊伍，不但過去香港奪獲了默廸卡的錦標，而且在第四屆中，香港隊仍有濃厚的奪標希望。因爲香港隊擁有最強的前鋒線，最佳中堅和最佳門將。」

黎兆榮還指出：「香港隊應以不驕不躁的精神對付各個對手，儘管是弱旅，也不能有半點怠慢，否則，將給予一再奪標偉望以嚴重打擊。在香港這一組中，南朝鮮在足球水準方面已有長足的進步，對於新人的培養不遺餘力，崔貞敏、禹相權、金東根等，將是最威脅的，主要是這些鋒將十分熟悉香港的『波路』，因此，香港隊應認定，第一個大敵就是南朝鮮隊，其次，就是巴基斯坦了，巴基斯坦未曾在港上演過，究竟實力的對比怎樣還不可知！不過香港隊若能演出符合應有水準，該可以同克巴基斯坦和日本的。再說第一組的馬來亞隊及印尼隊也將是香港爭奪錦標所可能遭遇到的勁敵，香港隊不應該忘記的是，馬來亞隊是上屆默迪卡冠軍隊。」

在香港體壇從事足球運動的莫慶老人也指出了，香港隊應該是一枝可以奪錦標的足球勁旅，也就是說有「冠軍相」，不過，使人就心的是。香港隊在默迪卡賽到來之時，早已揮軍挺進，到馬來亞各地東戰西征，很容易會在默迪卡賽到臨時已是兵傷將疲！不是嗎，在三比三戰和全馬巫聯一役中，主將之一的林錦棠就勇戰受傷了！

九巴教練鄧森對於香港爭默迪卡大賽錦標有獨特的見解，他認爲，香港隊在默卡迪大賽中應善於保留實力，對抗弱隊則祇求獲勝而不求大勝，以免擴大目標，對抗大敵則應先發制人，先施下馬威，港隊若能善於運用戰略戰術，勝望可期！

總之，球是圓的，可以滾進這邊的球門，也可以滾進那邊的球門，不過，以技術和經驗而論，港隊應是非冠則亞的勁旅！

體壇珍聞

★第十六屆世界乒乓錦標賽已確定於一九六一年四月五日到十四日在北京舉行，中國出產的「紅雙喜」牌乒乓球，亦在薩格勒布舉行的國際乒乓球聯合會諮詢委員會上，批准爲國際比賽用的合法乒乓球。

★中國爲了迎接世界乒乓大賽來臨，現正在北京工人體育場旁興建一座能容納一萬五千觀衆（按：比九龍伊利沙伯場館大十倍）的體育館。比賽時可以十場，一併舉行。

★英國女子泳將列打麗史釗活，七月九日晚上在倫敦以一分十一秒一打破了一百一十碼背泳的世界紀錄。這位羅德西亞出生的十七歲少女，將代表英國參加即將在羅馬舉行的奧運會背泳及一百公尺自由式這兩個項目。

★五呎十一吋高的美國丹尼斯州學生威爾瑪．露愛芙，七月九日在美奧運女子田徑遴選賽以二十二秒九打破了二百公尺的世界紀錄。（舊紀錄是廿三秒二）

★香港甲組足球聯賽自渣甸退出後減少一隊，近兩屆來均祇有十二枝甲組隊伍，即將到來的足球季，由於陸軍和空軍的申請參加，縱使中巴繼渣甸退出聯賽，甲組足球聯賽的隊伍，將恢復十三隊舊觀。（樺）

如何樂樂之茶嘆

找個理想的茶廳閒息下來，靜坐它一二個鐘頭，是可以恢復疲勞的筋骨和倦乏的精神的。

·韓如冰·

本來生活中包括很多東西，其中有一部份，還是充滿着情趣的，但此時此地，人們打發日子不容易，談到「生活」兩個字，往往就會想到為衣食奔波勞苦那一類的事情，生活裏邊，那輕鬆、活潑的一部份，好像祇成為另外一種人的享受。其實，即使生活勞苦，找尋一點調劑，也不必就是過分的奢侈吧。

這其中，有一樣是比較普遍的，本地人喜歡把它叫做「飲茶」，或更正確地稱它是「嘆茶」。

「飲茶」沒有「嘆茶」那樣輕鬆愉快，原因是說法有分別。飲茶一般來說是帶有去來匆匆的意思，除了飲食上的意義，另外，可能還有交際、應酬、談私務、講工作、斟盤做生意等等的項目滲雜在裏邊，嘆茶則不然，它除了閒息下來，靜坐它一二個鐘頭，散散心，解解悶，恢復一下疲勞的筋骨、倦乏的精神之外，沒有別的事務縈心，也沒有非你情感上所喜歡的人出現在你的桌畔座邊，嘮嘮叨叨，絆住你的手腳。你願意喝點什麼吃點什麼，不必受旁人的左右，不必分一半的心去照顧旁人，甚至你願意在那兒留連多久就多久，一應隨意所之，隨心所欲，此之謂嘆茶。

嘆茶有喜歡一個人自斟獨飲的，也有喜歡陪同朋友，甚或挈帶愛人一道去同嚐個中滋味，共享個中幸福的。這個沒有什麼關係，我想談的，倒是方式上的問題。

本地人不少有嘆茶癮，天天上茶樓，風雨不改，有人還習慣於認定一家茶樓，上茶樓有固定時間，甚至吃喝點什麼也成為了不成文的規定。茶博士知之有素，人一來，就依法泡製，不必你多費一番唇舌。這樣的人，往往很儉樸，一盅兩件，呆在那兒的時間會很長，除了和別的茶客們上下古今、東南西北縱談漫扯之外，更多是携帶來了一大束的報紙，從頭條要訊看到花邊新聞，從小說看到廣告。這一類茶客以飲「唐茶」的為多，各等茶樓是他們的去處。

但，現在我準備在這兒饒舌的，卻是另外的一種方式，是指餐廳、餐室，或是咖啡座一類的喝「西茶」的趣味。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這一類地方的，第一是氣氛較為幽雅清靜，第二是座位比較精緻寬舒，第三多數有燈色的調節，坐下來情緒上較為安寧恬澹，第四多數有音樂的配備，遇到比較良好的歌曲時，聽了會叫你發生由衷的喜悅，陶醉它，享受它，那怕是一個極其短暫的時間。不要以為這些地方一定是和中國民族形式或者鄉土趣味脫離的，也不要以為這裏享受到的乃是異國的情調，如果這樣說法，那末就等於是說咖啡、可可、紅茶等等祇許外國才有，冰淇淋、蛋糕、三文治是祇有外國人才配吃的。

當然，完全符合我國民族形式、甚至鄉土情味的裝置配備的咖啡座、餐廳餐室到目前為止，在此地也還不多，可是，即使它形式上偶或存在一點「西化」，實質上還是可以同我們的生活習慣取得調和的。

問題是：嘆茶要有清靜幽雅的環境，這樣的條件和餐廳經營者的生意眼有矛盾。清靜幽雅了，雖然適合少數文雅喜靜的茶客，卻不能容納更多更普遍的顧客，做餐室飲食業的商人，他們需要客似雲來，川流不息。「文藝沙龍」式的茶廳冰室在這裏辦不起，就是原因之一。

有好些餐廳茶座，起初很幽靜，雅緻，坐下來很舒服，可是一旦到了生意興隆，人來客往，座無虛席的時候，它的優點特色，馬上就失掉了。到底是「飲茶」的人多，「嘆茶」的人少，做老闆的，那有希望自己的餐廳茶室中「門可羅雀」？因此，他們寧願人頭湧湧，不願場面冷冷清清。

太平洋戰爭以前，德忌笠街的艾非餐室，是個很理想的嘆茶地方，內部裝飾佈置很精緻大方，地方雖小，卻是雅澹溫柔，符合一句老話：「室雅何須大，花香不在多。」每天每晚在那兒對着瓶花，趁着和柔的燈色輕談細語、或者展卷閱書的人，不知享受了多少嘆茶之樂。這個餐室自坐櫃台收賬的、到招待客人的侍者都是一些年青的姑娘們，她們的服裝也採取了制服的形式，人人一致，可是顏色和格式很賞心悅目，蘋果綠的，紫羅蘭的，玫瑰紅的，要換就大家一體換過，時常在座的茶客們，便會覺得天天都有新的情趣。這一形式的餐廳在戰後不再看到，而有不少有其不同特色的幽靜去處，曾幾何時，卻又成為宛如墟集之場，連上述那家「艾非」在戰後也完全改觀了。

也許是人口的密度增加有關係，戰前像雪廠街的波士頓餐室，德忌笠街的新世界餐室，都有袖珍餐室之譽，跑馬地的「蘭亭」，位居黃泥涌道和禮頓山道的交叉點，自

詞之葉

蝶戀花（十三首）

旡庵

日日江頭愁遠水，明月來時，清淚汪汪地。十丈塵天胡此醉，蠻方千古沉佳麗。一味狂歡誰與記，宛宛垂楊，飛絮還飛起。除博人憐無好計，休尋往事添憔悴。

倦理雲鬟攏玉柱，夢外笙歌，夢裏空相覷。曾博君王回一顧，明珠百斛恣懽取。一霎東風驚碧樹，小閣窗開，盡日濛濛霧。解得香鬟尋繫處，不辭夜夜隨潮去。

春事隔鄰無可說，十里香風，不耐繡帘揭。臨水折花心膽裂，舞腰酒面空拋撇。媚向行人羞未得，顧影矜持，好夢成銷歇。一覺年華如過翼，沉沉恨海茫茫月。

明艷一春芳意鬧，眼底波翻，花外流鶯巧。塵掩鏡鸞慵對照，有誰惜取如花貌。舊侶釵環夢縱到，各自飛沉，各自傷懷抱。短雨殘雲情不了，眉山摺疊天知道。

誰耐芸窗挑繡線，秀髻輕唇，活潑兒香院。日日嫣逢如乍見，傷情不在蓬山遠。說起相思眉翠斂，心上天涯，妬煞千嬌面。嫁與東風渾未肯，春紅慣琢愁腸斷。

落日倦吟歸宴後，醉困蘭堂，一點燈如豆。自卸濃粧羞腿手，愁鬟譜出眉峯秀。倩影模糊眠起柳，比似箇儂，還着

成一個三角形地帶，僅僅是個小飲小食的供應站，却也很可以坐下嘆其一二小時之茶，而覺得別具風味。豪華典麗的香港大酒店茶廳、告羅士打茶廳、半島酒店茶廳，雖然進去多少有點精神上的拘束，但進去了，坐下來，那雅靜之境界，又豈是今日任何偉麗高級茶廳所能媲美。還有各區幾家加拿大餐室，幾家安樂園餐室，戰前情調和今日情調，相去也是不可以道里計的。可以說，這些餐室在外貌上比諸從前是更摩登，更趨時，更熱鬧了，但精神上，却失掉了戰前那一些小詩短曲的風格，雅澹溫柔的境界。

戰後，不久，跑馬地有兩家小餐室，也很迷人，一家是「愛蓮」，首倡動聽的音樂介紹，用留聲機給座上客播送歐西著名古典樂曲，又一是「菩茹」，有個小小的天井，瓜棚之下，可以展望整個綠草如茵的跑馬場。在夕陽西下之後，是個極好的去處。這類袖珍餐室目前港九有如雨後春筍，比較可以留連的，有北角的「夏蓮」，跑馬地的「夏蓮娜」；銅鑼灣的「麗思」、尖沙咀的「麗琪」、九龍塘的「咖啡室」是較大的了，他們總的特點是佈置纖巧，飲食用料精潔，尤其是座上客迫擠時候不太多。

較大的一些餐廳茶室，都喜歡有一二幅壁畫，銅鑼灣的「華都」，有一幅南島風情畫，很大，據說是出自名家手筆，主人物色這幅作品，費了不少金錢。未拆卸以前的「夏蕙」，和萬宜大厦的「紅寶石」，他們的壁畫都是未來派的作品，風格儘管不同，表現內容也不一致，但使人莫名其妙的感覺是相同的。「夏蕙」在尖沙咀，也有一家，接近香檳大厦的「紅寶石」，佈置都頗為精美，「紅寶石」的古典音樂晚會是目前各餐廳茶室中最大的特色，吸住了很多人，可惜港九每週各各祇有一晚，而且那是為欣賞音樂而去作座上客，跟純粹嘆茶不能混為一談。

郊外和山頂的幾家餐廳，由於位置在風景區中，別具條件，再加以內部裝置典麗華貴，便成全港九最惹人的目標，到那兒去嘆茶，是週末、假期中一個無上節目。但話要說回來，週末、假期，人太多了，反為不好。沙田酒店茶廳妙在露天廣場，華爾登的露台長廊也很教人相思，淺水灣酒店靠近沙灘的廣廊上，臨海聞濤，披襟當風，那境界祇有山頂餐室的小小園圃，花棚下目窮千里，雲霧入懷，花氣襲袂才是可以比擬的。在這些地方，將近午夜時分，是最使人留連忘返的，我曾在那兒為了貪戀遠處明滅的燈火，久久不思回市的。

中型以上的餐廳茶室，在九龍，繼牛奶公司改組的金鳳之後，高華是很為人所知的，也有人特別喜愛美麗華的寬舒軒爽，當然，論靜境，美麗華是首屈一指的，改裝拓展後的格蘭也漸就追踪而來，有一家坐落九龍塘品蘭街附近橫街的裏的雲集酒店，二樓有個茶座，樸素雅潔，粉牆上的水墨花卉圖案，很富木刻畫風，沙發寬舒潔淨，玻璃棚下的盆栽，尤其生機煥發，這裏不但宜於展卷、宜於思索，也宜於談情。茶資點心，所費比一般畧貴，但據說他們主要是做樓上住客的生意，外界幫襯，雖未謝却，也不廣事招徠。

香港方面，由舊「聽明人」改裝的美新，餅式精美，取價畧高，這裏常有異國歌手，一面彈琴，一面輕歌，曼聲來到你的座前。特殊的風格是有的，就是有一時把靜境攪擾了。新興的美蘭，由前寰翠閣改裝，地點適中，又是在中華百貨公司的閣仔，小樓掩映，窗幔垂垂，以寬廣舒適取勝，冷氣亦夠涼爽，大暑天時，一經入座，汗氣全消。這裏有許多名酒可喝，茶資雖不太貴，也並非廉宜。銅鑼灣的香港大餐廳，其實不十分大，但入門所感覺的，不是擁擠逼仄，反而有軒然爽朗之感。那兒不少巨柱，分行排立，有古樸之美，那裏沙發寬舒，坐下來沒有侷促之弊，清甜燕窩是著名小點之一。

馬來亞式的餐室港九有十多家，尖沙咀的馬來餐室、太子道的南洋餐室地方比較雅致，除馬來亞式的咖喱、沙爹、阿參、喇沙等食品外，馬來餐室有文昌雞飯，是海南著名食品之一。到這些馬來亞式的餐室嘆茶，最好是喝點咖啡、可可，和吃「喋央」多士。寶勒巷有家印度咖喱餐室，熱帶地區刺激性的食品也有的是，嘆茶有時也是頗為幽靜的，但異國情調不濃，它和尖沙咀區所有其他許多外國餐館，如占古、哥厘夫、又港九許多俄國餐館、法國餐館等一樣，除了食品做法有其不同之處外，顯出各國獨有特殊風格的地方不多，有家叫馬可孛羅的，也祇是叫人去顯「榮」矜「貴」一番而已。

中區有不少中次級的茶廳餐室，中午以後，座客如雲，不是嘆茶的理想場合，即以咖啡著名的蘭香室，牛腩麵著名的金門，以及公主、牛奶公司、蘭香閣、上環的龍記等等，無有不人頭湧湧，人聲嗡嗡，彷彿使人置身於鬧市者。所以在中區，除非是晚飯過後，或者是中午之前，其他時間裏，想要找個嘆茶地方可真不易。一定要在中區進午茶，那末，恐怕告羅士打九樓，以及百樂門比較會是一個理想的去處。

但是為了認真嘆茶，我以為必須多跑一段路，到銅鑼灣、北角、或甚至渡海到了九龍。以午間為例，銅鑼灣的金馬車，北角的老大昌、燕雲樓咖啡座，九龍的凱斯、雄雞等等，雖然有時也會出現座客迫擠之象，但較多時間裏，比較來說，還不至過分喧擾的。距它一個角落，喝點冷熱飲品，伙伴們也不會以為這是開餐時候而冷落了你。



當風袖。花下宜嗔翻病醜，紅蠶身世教憐又。

愛月眠遲風葉鬧，風外笙簫，來伴流鶯巧。龍唱閒情翻暗惱，依稀千蝶尋芳草。記嚼紅冰偎翠葆，待語還休，指向雙鴛笑。朧抱淒香和夢攪，宵長宵短天知道。

樹樹西風動地起，過了黃昏，悶悶和衣睡。繡帳單衾慵料理，枕痕線線紅生臂。眼角無端垂粉泪，愁極春濃，好夢知誰是。又聽寒階鳴絡緯，覺來人遠天如水。

小撥檀槽煙篆瘦，換上棉衣，肖影銷凝久。鴻雁不來風信溜，當年虛種雙紅豆。肯復推辭花下酒，此度重逢，死把芳心守。容易朱顏吹水皺，憶君千里君知否？

休唱桐花棲小鳳，冷澀琴絃，舊是淒涼種。殘楮江城風雨重，看潮心願誰曾懂。千葉雲衣勤護送，底事干卿，長作痴憨夢。日日相思無半縫，不辭日日相思痛。

雲鶴無蹤春去遠，尋夢蘭階，星月朦朧見。何限秋魂千百剪，人生長願為情騙。嫁與東風花未肯，一霎西風，飄淚成痴怨。似惜華年隨斷梗，芸窗日夕思量遍。

大錯鑄成誰肯顧，願結來生，拚把今生悞。萬里風濤吹夢去，鐵船水鳥看爭渡。醒覺樓頭花着露，依樣冰鸞，淒照成今古。待訴人前羞一語，斜陽立盡千千苦。

始信年來情緒惡，祇為情專，錯怪人情博。百草千花無住着，思量何事苦離索。入夢頻驚香艷約，勸說番番，翻目憐虛諾。賣斷風流春有脚，休從闌帶看消削。

可怕的魔爪

江源

在某火車站中，從邊界開來的一班火車剛剛到達，乘客從火車的肚腩裏連貫吐出。那些人群當中有一個手拿白布，身穿藍衣褲，足踏白帆布鞋，她兩眼似乎因久哭而紅腫，面帶愁容的中年婦人。她拖着一個約七八歲的男孩子，隨着人潮一起流出了火車站的出入口。她回頭一望，見同行的九叔、發哥、陳嫂等人都尾隨出來了，便照會一下，然後向渡海小輪碼頭走去。

在某渡海小輪的下層，近船邊的座位上，九叔、發哥和那男孩子坐在一起。他倆看了看站在船邊的孩子的母親，看看和她並肩站着的陳嫂，再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然後同時用警惕的目光望着那中年的母親。陳嫂第三次親切而同情地勸着說：「張嫂，你也累了，坐下來休息一下吧。」她再三地搖着頭，用感激的眼光回望着陳嫂：「我不累，你坐吧。謝謝你！」

在海的那邊，太陽正在西沉，那微弱無力的陽光把遠近的雲彩映照得鮮艷美麗；墨綠色的海波也披上了晚裝，那金綠相輝的海水正在無聲而又有規律地起伏着；太平山下的洋房大廈與銅鑼灣附近山頭上的木屋相映，成爲諷刺的對照。難道她站在那兒是爲了欣賞這些景色嗎？不，她從來也沒有過這樣的閑情逸緻，何況現在，亡夫的屍骨在幾個鐘頭前才下土呢？她的心並不似現在所看到的海波那末平靜。她正在追憶着過去，思念着親人、細嘗着友愛！

想起了過去，想起了親人，她感到心頭的肌肉在抽縮：

那是一九四一年的事了。母親爲了保全自己的貞節，從四樓的吊橋跳下跌死了；那「皇軍」因姦不遂，迫着父親去替他找「花姑娘」，父親沒有答應，也因而死在那野獸的刺刀之下。留下她和哥哥相依爲命，已是苦事，豈料那次「盟機」「地毯式」的大轟炸，哥哥在修頓球場賣故衣，無法走避而慘死！

在尋找亡兄屍骨的當兒碰着了張，他的父母也是在這次大轟炸中無辜送了命。他倆都是孤苦無依，相憐同病。張比她大一點，以後就像長兄那樣照拂她，和她一同渡過那艱難的歲月。

戰後，他倆結爲夫婦，他也當了計程車司機，生活的担子近年來比較重了一點，但還算過得去了。可是，想不到他却患上這樣的不治之症——白血球過多症！

他沒有其他嗜好，只喜歡喝點啤酒。爲了貪便宜，在收工時經常看到他拿着一瓶日本啤酒和一罐日本墨魚或沙甸魚之類回家，自己獨斟自喝。這樣的生活過了大約兩個月，身體就感到不適，經醫生反覆檢查，證明患了此種病症。和醫生談到病源，他說患這種病是和原子塵有關。而談到原子輻射塵的來源，不能不叫人想到那些來自日本的食物。

想不到，只這麼一個親人也被戰爭的遺禍奪去了！

她從親人想到了孩子，便不自覺地回過頭來，見孩子正在九叔的懷裏瞌睡，同時看到了發哥和陳嫂那親切而關懷的目光，友誼的暖流不覺像電一樣流遍了身體。

自老張患上這原子病之後，常感疲倦，體力日減，工作也難以支持，迫得經常請假。這樣，收入便減少了，支出却日漸增加，要不是工友們伸出了友誼之手，在大家生活都同樣困難之下仍不斷捐助的話，也許不能生

鑑·往·知·來

鍾仁會



最近國泰和快樂兩大戲院聯合舉辦了一個「優秀電影展覽」，所映出的優秀影片包括有「八千里路雲和月」、「林家舖子」，「一江春水向東流」、「南島風雲」、「平原游擊隊」、「鐵道游擊隊」、「麗人行」、「椰林曲」等八部，都是與抗日有關的。它們從各個不同的角度上，描寫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的暴行，使人們看了，血脉僨張，永難忘記這種仇恨；特別是日閥在花旗嘜靠山扶植下，重新抬頭，作大規模的經濟「南進」的今天，這些影片的再一次放映，就更有其積極的意義。

我對這八部優秀影片，在它們首映的時候，是全部看過了的，這一次重映，因爲時間的關係，未及一一再看，只看了「八千里路雲和月」、「南島風雲」、「平原游擊隊」和「一江春水向東流」等四部，但僅就這四部影片，也充份反映出日寇的暴行了。

你看，「八千里路雲和月」的片頭，也就是字幕還沒有出現之前，銀幕上不是漫天烽火的嗎？這是日本軍閥點起的戰火，在中國大地上放的火，在這把罪惡之火的燃燒下，多少村莊被燒燬，多少城鎮被炸平，多少生命財產被犧牲損失，從那時候起，廣大的中國人民就被帶進了難以想像的黑暗的日子裏！

在那黑暗的日子裏，人們的財物被無緣無故的搶走了，人也被奴役了。看看吧：「一江春水向東流」的主角張忠良的故鄉，本來是一個平靜幽美的小村莊，可是自從來了敵軍，就不平靜了。荷槍佩刀的敵人，把村民的耕牛全都搶走，有一位老大媽，賴耕牛以爲活，不得不請求日寇「高抬貴手」，不要牽走她的耕牛，誰知她的請求沒有被接納，反而遭到了一頓槍托的毆打，並且爲日軍縱狗咬噬，遍體鱗傷，撲倒在地上。日寇的野蠻還不止此，他們搶走了村民的耕牛之後，竟又強迫村民當牛馬，到田地裏去耕種。張忠良的父親因爲患病不能下地，日寇也不放過他，而非要他到田地裏去不可。於是，此時我們看到了一幅悽慘的圖景：一個老人，患着病，拖着犁，艱難地舉着步，在水田中慢慢的走着，勉強做着以前牛做的工作，或者是兩三個男女，做着這種非人做的工作，而田塍上却站着虎視眈眈的日本兵。這一幅圖景，活畫出了日寇的兇狠性格來了。

在那黑暗的日子裏，人不僅被奴役，而且還被慘殺；而這種慘殺，是完全沒有理由的。看看吧：在「南島風雲」中，那個以糧食接濟山上游擊隊的鄉民，不幸被敵人發覺給逮捕住，終於被槍殺了。或者說，這在敵人而言，會成爲一點「理由」，但「平原游擊隊」中的老勤爺和小寶子又如何呢？老勤爺已經是六七十歲的人了，小寶子看來只不過是六七歲，這樣的一個老人和小孩，對敵人絕沒有危害性，可是日軍中隊長松井爲了取得李向陽游擊隊的消息和藏匿公粮的地方不遂，就把老勤爺活活燒死，小寶子看得不忍走開，竟也被他開槍射死。「一江春水向東流」的張忠良的父親也是如此。他是個莊稼人，眼看村子被敵人佔據，鄉親們的生活越來越苦，而今日寇一紙佈告，又要鄉民繳納軍糧，鄉民實在無能爲力，他爲了鄉民着想，在大衆的推舉下，去向日寇求情，請予免繳。日寇以爲他有意反抗「皇軍」命令，便把他吊死，還不許家人收屍。一個老人，無辜被殺，還要讓他不得入土。日寇的不講道理，還表現在它的不顧國際公法，濫殺無辜。我們且再看看，也是在影片「一江春水向東流」中，張忠良所屬的救護隊，正在搶救傷者的時候，日寇打進來了，一位救護隊員搖旗示意，表示自己這邊並非是戰鬥單位，只是救傷團體，按照國際公法，這是不應該被射殺的，可是日寇就是不理這許多，而向這邊開火，把所有的救傷隊員都射死，只張忠良一人倖免於難。

在那黑暗的日子裏，人們的財物不僅被搶走，人不僅被毆打、奴役、槍殺，田園房舍也被炸平、燒燬。看看吧：在「八千里路雲和月」中，在「一江春水向東流」中，隨着日寇對我國領土的侵佔日亟，鐵蹄未至，飛機先臨，多少大城市如上海、南京、武漢……等被轟炸。於是我們在

活到今天了。

今天，他們還請了假，像親人那樣協助辦理老張的身後事。在這「無情水、沙塵地」的香港，能有這樣相摯的友誼，怎能叫人不感動啊！

也是這樣眞摯的友誼，給她灌注上繼續生存的勇氣。

現在，大海那邊的太陽，越來越往西沉下去了；天上的彩霞，也逐漸失去了它那鮮艷的色彩。而太平山下那些巨大的日本啤酒廣告和其他商品廣告却越來越明顯地出現了，在這些廣告當中，她似乎看見了那全無血色、而且消瘦得像個小孩子那樣才死去的丈夫，他痛苦地向她呆望着。

忽然，親人的面孔消失了，那許多日本廣告變成一隻長着長毛的魔爪向着她、向着這小小的輪船、向着全港九的同胞伸展過來！而且越來越大、越來越近了！她忍不住失聲大叫起來：「九叔，發哥，快、快當心那害人的魔爪！」

九叔他們五個人，本能地把她緊緊地按住，以防意外，當弄清原委之後，大家都同情地安慰她。船上的乘客，不少被她的叫聲驚愕住，也不知那裏發出了同情的嘆聲：「是的，這魔爪太可怕了。」

船靠岸了，她在人潮中湧流上岸，在九叔這一羣熱心人的伴隨下消失在馬路上。

銀幕上看到了：怪嘯之聲剛過，一幢幢的房子着火了，一幢幢的房子倒下了。請想想看，在倒下的房子後面，包含着多少血淚啊！又多少人因之而流離失所無家可歸啊！及至日軍到來，鐵蹄所至，這種禍害更蔓延到了廣大的農村。於是我們在「平原游擊隊」中又看到了：日寇洗刧了路旁的一條村子之後，又放火燒光這一條村子。然而，這不僅是影片開頭所描寫的，接下去，尤其顯出日寇的殘暴來。他們在殺人王松井的率領之下，來到了李莊，佔據着李莊，但李莊的人不願事敵，紛紛躲進燧道，他們爲了找尋燧道的入口，竟拆掉民房，遍地掘洞，最後且用火薰，强迫鄉民出來。這種只求目的，不擇手段的殘暴行爲，看了令人髮指。

以上是我最近看了「南島風雲」、「八千里路雲和月」、「平原游擊隊」和「一江春水向東流」這四部優秀電影之後所體會到的日寇暴行，就記憶所及，在我以前看過的、現在還未及重看的其他幾部優秀電影（就「優秀電影展覽」所包含的影片而言）之中，我還記得日寇曾强姦我們的姊妹，並指使漢奸賣國賊迫害抗敵分子的家屬，如在「麗人行」中，我國的善良婦女金妹遭到了汚辱；在「椰林曲」中，抗敵分子的家屬林媽的房子被漢奸燒燬；……等等。

只從幾部電影裏所反映出的日寇暴行就那麼多了，如果再多看幾部，恐怕一倍於此的篇幅也記之不下吧！

然而，電影上所反映的日寇暴行，還不及事實的萬一呢！不要以爲這是過往的舊賬，日本軍國主義者，在美帝的培植之下，羽毛日豐，新的魔掌，又在躍躍欲試地舞動起來，鑑往知來，我們正需要加以百倍的警惕！

當心投向我們的新的矛頭

——讀「日本軍閥暴行錄」

羅致

即使是一個鐵石心腸的人，看了「日本軍閥暴行錄」之後，亦一定會爲書中所暴露出來那些慘無人道的屠殺事件感到心酸，如果是教會人士，我想當他們看到那些日本侵畧軍人如何姦殺修女的，亦決不會寬恕這些血手淋漓的野獸。日本軍閥在近代人類歷史上，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是罄竹難書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軍閥就存心要併吞中國和獨霸亞洲，聲稱日本是亞洲的主宰者，極力推行和宣揚他們的「八紘一宇」與「皇道」，「八紘一宇」是說要把世界造成一個大家庭，「皇道」是說要實行「八紘一宇」只有效忠天皇才能實現。一句話：日本要擴張領土、統治亞洲以至世界。這個問題在「日本軍閥暴行錄」中的「從瀋陽到珍珠港」一章中，有詳細的分析和敘述。瀋陽事變後，日軍對中國步步進逼，一直到偷襲珍珠港，爆發了太平洋戰爭，沒有一件不是日閥早已預先安排好的侵畧計劃。但是自從「九一八」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對中國侵畧到一九四五年慘敗投降，日本帝國主義者始終不願承認中日的戰爭是「戰爭」，他們認爲對中國的侵畧是懲罰暴徒匪徒的行動，這樣一來，中日沒有戰爭狀態存在，被擄的戰俘，他們可以當作匪徒而任意加以殘殺，一點不需要按照國際戰俘公約來對待被俘的愛國志士，而我國抗日的軍隊則變成了暴徒匪徒，這眞是狂妄到極的强盜邏輯。不光對我國戰俘如此，對英國、澳洲、加拿大等國戰俘也是窮凶極惡，戰俘有逃走的，均被槍斃，還驅迫他們修築泰緬鐵路，盡一切虐待毒打的能事。有時爲了方便行軍，戰俘往往被殺死以減輕負担，更慘酷的是將戰俘支解身體，割去舌頭，挖去眼睛，割了生殖器，將人身當爲刺刀靶子，婦女則多被輪姦之後刺死，甚至割健康戰俘的人肉煮着當補品食……總之一切最可怕，最令人髮指的暴行都被日軍做出來了。我們就舉出香港爲例吧，這是加拿大隨軍牧師「巴萊特」在當時東京國際法庭透露出來的日本對香港犯下的罪行：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軍侵入香港時，赤柱的聖士提反中學當時是一座傷兵醫院。一九四一年聖誕節上午六時左右，日軍開到這座傷兵醫院，加拿大陸軍隨軍牧師巴萊特當時正在院中。他親眼看到五個日本兵用刺刀把躺在床上的十五名傷兵刺死。」

從國際法庭韋拔法官的報告中又指出了發生在所羅門群島南端的瓜達卡那爾島上的一大駭聞：

「一九四二年八月，有兩位天主教修女在塔辛波悔村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這兩名修女，一個廿五歲，一個三十五歲，她們的身體都全部赤裸着，另外還有一個六十歲左右的修女則逃了出來，由於這兩名年輕的修女被剝光了衣服，而這位老的修女則獲釋放，我相信這兩位修女被殺之前曾被强姦。」日本獸軍對於修女是一樣不放過姦殺的。

我再錄一段日本軍部的命令，這是從台灣戰俘營搜出一本未被銷毀的戰役日記內所記的：

「不論他們（戰俘）是個別地毀滅或是集體的毀滅，不論採用什麼方法來毀滅，轟炸、毒氣、毒藥、溺死、斬首等等方法，總之要看情形將他們解決。在任何情形下，目的是不許一個戰俘逃走，要把他們全部消滅，不留一絲痕跡。」

這不是一件駭人聽聞的事情嗎？指證日軍暴行，還有比這更眞確的嗎？「日本軍閥暴行錄」對於這一切的罪證都有較全面的敘述，書中所說許多都是戰犯的自白，或的是目擊的人在國際法庭上的作證。這是一本眞正記載日本軍閥的罪行錄，它用相當長的篇幅敘述當時日本國內外背景，第二章專寫中國事件。比較用多了的章節是關於對待戰俘各種罪行的敘述，有二三篇講及平民的厄運，一篇講公海上的暴行，憲兵隊的各種刑罰。本來許多大戰犯戰後已伏法了，而且事過十幾年，人們心頭的怨恨多少已漸平服，但今天我們看到的日本時局，許多舊時的殺人犯現在却居然位居要津，並大力復活軍國主義，鼓吹復仇並假想以中蘇爲敵，同美國簽訂什麼安全條約，把矛頭指向中國，這就不得不令人警惕！

日本軍閥在中國以至東南亞香港欠下的血債，姦淫、搶刼、燒殺，非法招集婦女服苦役，充軍妓，放下了武器的戰俘，成千上萬的被日軍殺害，這些罪行的詳細情形，或許有一些人不知道，但正如暴行錄中所說：「中國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這回事的。」尤其是當我們讀了「日本軍閥暴行錄」之後，我們就會惡夢重溫，痛定思痛，就會更加堅決地拿出勇氣和力量來，阻擋日本軍國主義投向我們的新的矛頭的插入！



齊白石的人物畫

佩衡

齊白石所畫人物畫與一般人物畫不同，雖然有的地方不合人體解剖，但注重在人物的內心情感的刻劃，有的具「漫畫」意味，有的富有浪漫主義色彩，含意深遠。

齊白石八歲就學畫人物，青年時代歡喜畫仕女，有「齊美人」的稱號。他曾和鄉中道士結緣，給寺廟裏畫神像壁畫，如雷公、雷母、牛頭、馬面、玉皇等他都畫過，畫神像沒有稿本，要根據神話傳說塑臉型，他因爲下過「寫眞」的工夫，所以就常借用面貌奇古的活人爲藍本，創作神像、鬼怪。他能用誇張的手法，畫出神像鬼怪及其他人物的喜怒哀樂的情感來。

齊白石人物畫的內容也很豐富，有勞動者、有名人像、有神話故事、有自畫像，也有紀事畫和諷刺畫。

齊白石青年時代給家鄉寺廟畫過很多神鬼壁畫，很能吸引農民群衆，因此，僧人道士們都願和白石結緣。可惜，這些作品都毀於戰火了。現在能看到的只有白石四十歲時給黎錦熙先生家畫的「鍾馗斬鬼」。從鍾馗和小鬼的神情上看，鍾馗瞪着眼張着嘴，怒容滿面，十分怕人。鍾馗是深入民間象徵義的神，專能捉鬼逐邪惡。



齊白石遺作：裏邊是什麼？（七十八歲時作）

白石畫鍾馗的意思是：「願天常生此人。」這樣的神像在寺廟裏，自然很吸引農民的注意，也會令人受到正義的鼓舞。

齊白石畫的神像，慈悲含笑，情態動人。畫神像難畫這樣情態慈祥，實際是白石通過神像表達自己善良的情感，見題：「客謂，余畫觀音大士何以美麗而慈祥？余曰須知大士即吾心也。」尤其可貴在衣紋的畫法上，衣紋用濃墨和淡墨，乾墨和濕墨相間畫出，顯然好像穿着有「珠光寶氣」的神服，細看，和粗布衣服是大有不同的。在一般寫意畫家來說，這是不可想像的技法。

齊白石能畫神也能畫鬼，「鍾馗小妹壽兄」就畫了九個鬼。據傳說：鍾馗有一小妹，爲祝賀哥哥的生日，送了一担鬼作壽禮，並說，如果嫌少，那麼連挑担的大鬼也算在一起作壽禮。

齊白石不管畫神或畫鬼，細分析也是有現實爲根據的，再加誇張，畫成神鬼。其實這些作品，大都有影射，寓意很深。像這筐裏的小鬼，骨瘦如柴，挑担的大鬼，蓬頭汚面，愁眉苦臉，一脚穿草鞋，一脚赤裸着，這就是破產貧困農民們的漫畫像。舊社會的農民在地主的奴役下，就是過着鬼一樣的生活。所以，舊社會農民在寺廟裏看到這樣生動的自畫像，當然會受感動的。

還有一幅「鍾馗搔背圖」描畫小鬼給鍾馗正在搔背的樣子，是一幅很成功的諷刺畫。題詞也很幽默：

不在下，偏搔下；不在上，偏搔上。
汝在皮毛外，焉知我痛癢？

這是諷刺不了解情況，不能解決問題的人。

此外，齊白石爲名人畫像也有獨到的地方。岳飛像就神氣活現，和一般畫像大不相同。

齊白石畫紀事畫非常富有人情味，有幅「牧牛圖」，就是畫他幼時牧牛的情景。並題詩道：

祖母聞鈴心始歡，也曾總角牧牛還。
兒孫照樣耕春雨，老對犁鋤汗滿顏。

自註說：



齊白石遺作：鍾馗小妹壽兄（七十五歲時作）

璜幼時牧牛，身繫一鈴，祖母聞鈴聲，遂不復倚門矣。湖南鄉下風俗，給孩子身上掛一小銅鈴，以保「長命百歲」。實際上，農民每日忙於田間勞動，不能很好照顧孩子，聽鈴響能使大人知道孩子平安無事。

當時，齊白石創作這幅畫非常感慨，爲了更能畫出當時情景，曾反復回想了兩天，在起稿時也曾改畫了幾次，最後才算定稿畫出，足足用了一上午的時間。他邊畫邊說幼年牧牛時的貧困環境，並十分懷念祖母。畫完落款時，只寫名「璜」，也是對祖母的敬意，並說，晚年曾身佩一鈴，掛在鑰匙上，又刻「佩鈴人」印，都是對祖母的紀念。齊白石這種懷念祖先的心，眞使人感動！

他寫有一幅晉朝「畢卓像」。畢卓年少時好飲酒，官吏部郎後，不肯貪贓賣法，無錢買酒，夜間偸鄰家的酒喝。醉後被捉。天明一看，是畢吏部，因傳爲千載佳話。

白石畫畢卓偸酒吃醉的樣子，最精妙處就在於頭部畫出醉後情態，面部微紅，眼似睜似閉，簡單扼要地抓住了畢卓的醉態。畫上曾題道：

宰相歸田，囊底無錢，寧肯爲盜，不肯傷廉。

寧肯爲盜難逃，不肯食民脂膏。意思說，舊社會不貪贓賣法的官吏太少了，像畢卓寧肯偸盜，也不肯作官傷廉、害老百姓。因詩而看畫，諷刺意味很深

長。

另一幅「裏邊是甚麼」的意味就更深了。

日本侵略我國，北京淪陷。日本侵略者找齊白石作畫粉飾太平。齊白石畫了一老翁用力向葫蘆內部觀看，上題「裏邊是甚麼」五字。雖畫就在老翁用力向葫蘆中看的情態，傳神在點眼珠的一筆，非常成功。

所畫面色蒼黃而精神充沛的老人，是意味着當時落難的中國人民。看葫蘆，是要看穿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侵略者。

這幅畫諷刺意味極深，但日本帝國主義者不了解其中奧妙，大量印刷複製品，散發全國各地，反而喚起了我國人民更認識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成爲齊白石反對帝國主義者最成功的一張宣傳畫。

「不倒翁」是齊白石六十多歲的作品，九十三歲時重畫的。這可幫助我回憶舊社會官吏的醜惡面貌。

「不倒翁」是以諷刺畫表現的，頭部有表情，鼻子上還畫了富有戲劇性的白豆腐塊，很是有趣。畫後題詩，詩曾題過三首：

烏紗白扇儼然官，不倒原來泥半團；
將汝忽然來打破，通身何處有心肝。

能供兒戲此翁乖，打倒休扶快起來；
頭上齊眉紗帽黑，雖無肝胆有官階。

秋扇搖搖兩面白，官袍楚楚通身黑；
笑君不肯打倒來，自信胸中無點墨！

詩後，並曾有註說：

……大兒以爲巧物，語余：遠遊時攜至長安，作模樣，供諸小兒之需。不知此物天下無處不有也……。

齊白石借畫不倒翁，諷刺舊社會裏昏瞶無能、欺壓老百姓的惡官僚。

齊白石的人物畫看着簡單，意義深長，都完全是突出心意的大胆創造，對人物的神情動態，內心活動的刻劃都十分深刻。齊白石一生畫諷刺人物畫很不少，揭露了舊社會的黑暗，所以爲人們所喜愛。

可惜，有的畫家不了解齊白石的「人物畫」的意義與情趣，只認爲不合人體解剖是「醜畫」。這是錯誤的。應該說，齊白石是我國近代一位偉大的人物畫家和漫畫家。我國漫畫缺乏民族風格和民族情趣，並且也不能掛在牆上供人長期欣賞，老人的諷刺畫就有這樣長處。我國畫漫畫的人應該向白石老人學習表現的技法。



齊白石遺作：鍾馗搔背圖（六十四歲時作）

讀·畫·有·感

承鑑

「三個老華工」這幅畫像是畫家司徒喬先生一九五〇年從美國，搭輪船回國，途經檀香山，遇到三個老華工時，把他們的面貌寫下來的。畫在船上，畫家聽了他們談述華工在美國的悲慘遭遇，用銳利的畫筆，把老華工長期受迫害的苦難經歷反映了出來，看了司徒喬先生的這幅畫，不禁引起了心中無恨感慨。誰能不爲過去華僑工人的苦難遭遇，感到痛惜，而又不爲今天的華僑可以回國參加祖國的建設事業感到高興呢？



三個老華工（速寫）　司徒喬遺作

畫上的三個老華工叫李東號、湯心海、鄧進祿。他們都是廣東珠江三角洲人，因在家無以爲生，跑到了香港，後來被騙賣到美國屬地舊金山附近的一個叫高威的荒島上去開荒做「苦工」。他們去的時候都還是二十來歲的年青小伙子，但歸來時却已經是眼瞎駝背，老態龍鍾的七十多歲的老頭子了。

他們在一八九七年離開香港，和他們一同去的有六百多人，這些人都是受了「到金山發財」的騙才去的。他們一直被人爲的隔絕在海島上，幾十年來，對世界的變動，毫不知曉。他們沒有老婆，沒有親人。六百多人當中，除他們三個人幸而被僑胞救濟回國，和六個還活着繼續住在高威島當農奴的外，全都死光了。

起初華工們受了美國老闆的騙，不分晝夜地斬荆披棘地開墾荒地，經過一年又一年的辛勤勞動，把荒山開闢成了莊園。可是結果却換來了滿身債務，窮得連背心也買不起，還要光着身子在烈日下幹活，受老闆和管工的鞭撻。

華工們因爲受不了老闆的虐待，有的便起來反抗，爭取生存的權利。也有會泅水的人，渡海逃亡。但逃脫不掉被追回來，或被老闆和管工的嚴刑拷打直到斷氣。

日久年深，華工們死的死，老的老了，管工的眼看李東號他們三人活着白吃飯，再不能榨出什麼油水來，就通知檀香山中華公所，說有這麼三個人，要他們「救濟」，送回中國。就這樣，他們從香港去，又經過香港回來。他們是被移民局當囚犯似地押着上船的。

三個老華工的生活史，可以說是千千萬萬旅外華工中的一個縮影，不過這三個老華工晚年終回到了於溫暖的祖國，這是他們比其他華工特別幸運的地方。

票友怎樣練工？（中）

龍公

方方艸堂京劇瑣語

京劇的產生地雖是北京，但其構成細胞，却是集合了徽、漢、崑、梆各劇種的大成，因此其所用字音並非北京音而是一種綜合音。根本上以河南語音的中州韻爲基礎，滲進了湖廣音（即湖北省的武漢語音）與若干安徽音，就形成了一種專爲京劇用的音韻。我們可以回溯當年京劇在孕育長成時期有代表性的藝人，多數不是北京土著。程長庚楊月樓是安徽人，徐小香是江蘇人，余三勝是湖北人，經過了這許多藝人的創造、切磋、吸收、與豐富，自然而然地創造出這一種獨特的專用音韻。爲了這個因素，除了丑角可以用北京土音外，其他各行都用這特定音韻。縱使是北京人，亦得另下一番功夫，不過近水樓台的北京人河南人湖北人安徽人學起來，就比其他各地的人來得方便，而其他各地的人，自當以「北方官話」系統各地的人佔些優勢，像我們江南人，就比較吃力得多了。

基於上述原則，我們在練唱工念白時，就要同時學習字韻，把我們日常的語言，完全隔離開去，而作爲另外一種語言來學習。其各種基本課題，有如下述：

尖團平仄

我們平常說話，亦有很多犯口齒不清的毛病，引起聽者誤解。在演唱戲曲時，如果亦是口齒不清，豈不叫觀衆受罪而莫名其妙嗎？第一步就是要把字音的「尖」「團」分清，所謂「尖」字，就是用「齒」所發的音，其他的都是「團」字，那個是「尖」字，那個是「團」字，是有根據的，不能隨便亂念。

平仄聲就是根據詩韻的平、上、去、入來分析的，除平聲外都稱仄聲。詩句並不都用來唱，尚且要平仄協調，戲詞要唱，就得格外注重平仄，否則聽了不順，更無論「鏗鏘悅耳」了。我們雖不必爲了學戲而先學做詩，但對每個字的尖團平仄必須領會，否則唱錯念差，可能會把劇詞的意義，弄得不知所云。

四聲陰陽

四聲就是詩韻中的平、上、去、入，但入聲字發音短促，不合歌唱，因此戲曲裏就沒有入聲字而把它們分別歸入其他各聲，又把平聲分爲陰平陽平，與上、去仍爲四聲。根據中州韻（接近北京音），它們的發音趨勢是：「陰平」字，音階最高，平出，始終保持平衡狀態，稱爲「高橫調」。「陽平」字，由中音階發音，直升至最高音階，稱爲「高升調」。「上聲」字，由中下音階發音後，降到最低音階，再升高超過中音階，稱爲「降升調」。「去聲」字，由最高音階發音，直降至最低音階，稱爲「高降調」。我們學戲時，最好把每個字的四聲陰陽，分別了解，否則唱倒念倒，終是難聽。

但京劇的聲韻，並非單純的中州韻而是用湖廣韻的，於是聲調有了變化，經專家們研究所得，作出下列答案：

一、湖廣音的陰平與北京音的陰平完全相同。

二、湖廣音的陽平近似北京音的上聲。

三、湖廣音的上聲近似北京音的去聲。

四、湖廣音的去聲近似北京音的陽平。

從此可以看出，湖廣音與北京音之間，去聲字與上聲字的聲調，恰恰相反，故爾湖北人念韻白佔盡便利，但念京白時就不易討好，「倒」字迭出，我有很多湖北朋友，逢到念京白，犯此毛病的極多。

五音四呼

五音的來源，有的說是「五音六律」的五音，但在未有四聲規律之前，是用「宮」「商」「角」「徵」「羽」來代表四聲的，宮商是平，徵是上，羽是去，角是入，我們談戲曲的，就把「喉」「舌」「齒」「牙」「唇」的發音，稱爲五音，再把它們結合到一起，資爲實用，根據宋代司馬光所作『辨五音例』，找出了下列程式：

欲知宮，舌居中（喉音），
欲知商，開口張（齒頭）（正齒），
欲知角，舌縮却（牙音），
欲知徵，舌柱齒（舌頭）（舌上），
欲知羽，撮口聚（唇重）（唇輕）。

這是原則性的正音，其中宮徵二音，可以另有變化，故總稱爲「五正二變」。「四呼」是什麼呢？那就是用口腔的動作來控制發音的正確性，使發出的字音，不致變音走韻。這「四呼」就是「開口」、「齊齒」、「合口」、「撮口」。如果能夠把四呼掌握好了，無論唱腔如何長，轉折如何多，字音決不會變。

合轍口

詩詞所用韻脚，四聲合計得一百另六韻之多，這是因爲詩詞是高深的古典文學，格律極嚴，所以分得細緻。戲曲要唱，要動聽，當然必須有韻，不過戲曲是通俗文學，不需要與古典文學同樣嚴格。詩韻雖多，其聲母韻母接近的却很多，就把它們歸納起來，合爲十三類，名之曰「十三轍」，「轍」就是道路與規範的意思，故亦稱「十三道轍」，從每一轍所歸納韻目中提出兩個字來作爲名稱，列表如下：

一、言前轍
二、人臣轍（或人辰）
三、中東轍（或鐘東）
四、江陽轍
五、由求轍（或尤求）
六、搖條轍（或么條）
七、姑蘇轍
八、梭波轍
九、揑斜轍（或爺茄）
十、發花轍
十一、懷來轍
十二、衣齊轍（或醫欺）
十三、灰堆轍

這上面所說的十三轍，雖說是京劇所用，但在其他劇種裏，亦有類似的分轍，雖則有稱爲「韻」或「音」的，所用爲代表的字，亦各各不同，分爲十三類，則是一致的，僅僅湖北多出一音，稱爲「詩」音，從這裏可以說明了這些轍的劃分，並非偶然而是根據我國文字的聲母韻母，經過精細分析而成的。

京戲唱詞，大多是七字句與十字句，偶有長短，乃屬例外。無論字數多少，每句末字必須押韻，亦就是合轍。譬如說這一段唱詞共有四句，如用「中東轍」，則每句必須同轍，否則就是「翻」轍，不但聽的人覺得不舒服，就是唱的人亦覺得不順口。依照編製京戲詞的條件，有「一三五不論」，及「翻三不翻四」的規律，就是說逢單句（即上句）可以翻，第三句亦可以翻，其實爲了唱得順流，聽得悅耳，都以全部合轍爲最理想。有些大段戲詞，分段用不同轍口，不算翻，亦有整齣戲祇用一道轍的，那也很多。

戲詞都是成雙的（偶然亦有成單的，則是最後一句用「掃頭」，由音樂來補足，如果並無掃頭而少唱一句，則成爲「三條腿」，是一大錯）。逢單的稱爲上句，逢雙的稱爲下句。落脚的末一字，上句用仄聲或陰平聲，下句則必用陽平。偶然亦可活用，但必須在唱腔上安排好，否則顯得倒了。

★ ★ ★

以上「尖團平仄」、「四聲陰陽」、「五音四呼」「合轍口」四大課程，的確此較深奧，我亦祇能舉出一些大概，求其完全了解而結合到實踐，並非一日之功，可以隨時留心，隨時學習。當初京劇老藝人的文化水準很低，甚至很多還是文盲，怎能把這些古典詩詞上用的學問灌輸進去。但前輩藝人如程長庚余三勝余叔岩楊月樓楊小樓譚鑫培等遺傳下來的藝術，頗爲符合上述四大課題的要求。我們可以理解到他們當初是怎樣的用功，從實踐上獲得成就，後人們很方便的得到了豐富的遺產。

近代有一位從票友轉到專業的言菊朋前輩，他是書香子弟，舊文學根底極深，精通音韻，青年時代，專研譚派，後來他把文學結合進去，凡是發現曲調與唱詞有欠協調的，他就改腔就字，或改字就腔，或另創新腔，經他整理以後，無不四平八穩，音調協律。但在當時却被一班保守份子斥爲異腔怪調，晚年成爲「言派」，大受歡迎，可見有眞正藝術的人，决不會被埋沒的。

我們票友對這樣艱深的課程，是不是必須要學習呢？原則上應該學而事實上比較困難。老藝人們本身很少熟諳這些大課題的，他們祇是根據傳統下來的經驗，一代一代的傳下去，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即以言老先生而論，他在音韻上的成就，並非得諸京劇本身，而是他從文學修養上得來的。所以我以爲：票友如果自己有文學根底，當然應該從音韻上加工，否則，應該向有根底的請教，以爲他山之助。萬一毫無辦法時，那祇求能達到尖團分明四聲不倒，亦已經够了。

這四大課題，是練唱練念的基本功夫，如不磁實，犯了「四聲不準」，就會露上倒字，犯了其他各項如：「陰陽不辨」、「尖團不分」、「五音不準」、「四呼不純」、「上口不穩」、「轍韻難尋」、「清濁含混」等毛病，就會造成「飄」，亦就是浮而不實，對將來的成就，成爲一種障碍，必須從頭注意，不可漠視。

當初我們走票，對於這幾門課題，很難獲得實授，教師們文化水準不高，能分辨得出「尖團」「轍口」的已頗不易，即使他們有些心得，亦不肯「掏心窩」來教給你，至於一班有音韻根底的票友前輩，亦都視同眞寶，秘不示人，經常可以聽到他們指責某人的唱念如何不妥，却不肯把應該如何來改正作積極性的建議，一來是賣弄才學，二來故意表示高深，對實際毫無幫助，更無貢獻。目前新社會中，一切藝術完全爲人民服務，這類當初視爲寶藏的課題，都編成專書，推敲研究，至爲詳盡。老藝人們亦是毫無保留地將累積經驗與心得公開出來，給票友們極好的研究機會，比起舊時代來，其幸福正不可以道里計哩！

了解了這四大課題，在學習京劇「唱」「念」部份，必能達到「字正腔圓」，而遇到劇詞中有不合規律，不合轍口的，就可以有原則地加以校正了。

（校正：上期本篇第廿五頁第二欄第五行，「千斤念白四兩唱」句，唱字誤植重字。龍公附註）

香江藝壇繽紛錄

曹 濛

李璇雄心萬丈

※「小周璇」李璇說過一生只有一個心願：要做一個多能的演員。現在她的願望雖然還未完全實現，不過，她已經循着這條道路發展着了。李璇除了拍電影還懂演京戲，近年還拜粵劇藝師袁仕驥學戲，據說她將要組班演出粵劇。眞是雄心萬丈哩。李璇和國語片演員王熙雲很友好，時常出雙入對。兩人都是京戲的愛好者。

蘇鳳愛舒適

※蘇鳳最不喜歡穿有束縛的衣服。因爲她平生最愛舒適。穿上窄腰的旗袍或西裙，就會顯得制肘不安。所以在家裏她全是穿短恤衫短西褲，輕鬆方便，而她對設計家居服裝也特別有心得。

陳寶珠隨師落班

※徒弟隨師傅落班是粵劇班最流行的事，長久以來師傅都負有帶徒弟落班的責任。最近，麥炳榮領他的徒弟阮兆輝加入「大龍鳳」登台。聞說下屆「仙鳳鳴」班的演員名單裏有陳寶珠的名字。寶珠是「仙」班台柱任劍輝的徒弟，行過拜師禮後，她今後將多隨任姐落班及拍片。寶珠很會演戲，她是新血中很有前途的一個。

陳雲裳女兒學劍舞

※粉菊花是一員京劇武旦，自在港設門授徒後，可以說是桃李滿天下。最近，她又接受了陳雲裳的兩個女兒在她那兒學劍舞。陳雲裳對粉師傅的武功很佩服，故此她認爲女兒跟隨粉師傅學戲將來必有好成績，粉師傅亦向陳雲裳保證一定把功夫教好。雖然她們沒有舉行什麽隆重的拜師禮，但兩位湯小姐亦是叫粉菊花做「師傅」的。

朱虹的今天

※朱虹過去不太重視衣飾及一切打扮，近年來朱虹長成了，和許多少女一樣，她對自已的打扮注意起來，最近無論在服裝上，髮式上她都講究得多，衣服新裝欵欵，髮式也趨時髦。朱虹近日愛穿旗袍，更顯得她的成熟。

羅劍郎最愛養狗

※羅劍郎對小動物似乎特別有興趣，他對猴子和狗很有感情，尤其是養狗更成了他的最大愛好。羅劍郎最愛北京種的小狗，因爲這種狗溫文馴服懂人性。上月，他用六百元買了一頭北京狗，逢人便大讚好狗，還說將來要讓小狗參加狗展呢！

雙包案很熱鬧

※近來影片鬧雙包案的很多，國語片和粵語片都出現：「邵氏」公司和「電懋」公司都同時要拍「武則天」，「邵氏」的已開拍了，武則天一角由李麗華扮演。「電懋」的還未開拍，不過據說也快了。「電懋」的武則天由尤敏主演。粵語片方面：「光藝」要拍由童話改編的「白雪公主」，女主角由江雪担任。「桃源」也要拍這個故事，女主角選定馮寶寶。片名叫「雪姑七友」。

南紅的新車好

※南紅上月新買了一部柯士甸，這部化去一萬二千五百元買來的新座駕車甚得南紅歡喜，從買了新車那天起，她無論到任何地方都要駕駛它，最近她片事很忙，差不多每天都見她「AB-七〇八三」那輛車子停在片場。南紅說：「有了新車得空便去兜風，好得很！」。

石燕子要做騎師

※石燕子最近舞台演出很忙，但儘管忙得很，但對於學騎術他是不肯間斷的。石燕子有着騎師的合格身材，所以他有意當一個騎師，如今他已是沙田騎術學校「B班」的學員，按時在沙田上課。有人問石燕子當了騎師後仍演戲不？他表示兩樣都不放棄。反正他拍打鬥片較多，騎術大有用場。

「明白人」的哲學

夏易

我有一個朋友，她陷入了一種悲哀到不能自拔的境地裏。

她是一個善良的女性，一個相當明白事理的人。尤其是，對明白事理這一點，她有很强的自信，所以，講話的時候，「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這六個字便成了她的口頭禪。

她的婚姻生活是失敗的，她自己也很明白她爲什麽失敗，因爲，她一時考慮不週，跟一個同她性情不投，可是却追求她追求得很緊的人結了婚。

不用說了，她的家庭生活是痛苦的，吵架變成了家常便飯，每次吵架的原因，她都很明白，因爲丈夫性急，她性慢，因爲丈夫喜歡不計較地亂花錢，她却喜歡安定的經濟生活，因爲丈夫喜歡她留在家裏管孩子，她却喜歡出來做事，因爲丈夫喜歡廣交朋友，她却不喜歡應酬。這幾個基本原因變成各式各樣的衝突的方式，叫他們兩個人一天到晚，爲數不盡的大事小事爭執起來。

她知道她不能跟她丈夫離婚，因爲離婚需要很大的魄力和決心，可是，她明白，她自己幷沒有這種魄力，也沒有這種決心。

既然不能離婚，那麽，能不能把婚姻生活改好呢？她覺得不可能。每天每夜，她都很痛心，她跟丈夫之間的不愉快的衝突和矛盾，像一副夾纏不清的鎖鍊一樣，一環扣着一環，而且又雜亂無章地堆在一起，她很清楚哪一環一環的因果關係，從這個因串到那個果，從那個果，又串到那個因，這些連鎖關係長而又長，而且又好像是固定不變的。所以，有什麽辦法呢？吵架是註定的，痛苦是永遠擺不脫的。

長期的痛苦害得她越來越消瘦，她常常覺得心痛、胃痛、頭暈，覺得容顏衰老得很快。常常需要找人來訴苦。

朋友們安慰她，勸她樂觀一點的時候，她總說：「你不明白我的處境，如果你明白我的處境，你就知道我沒法樂觀。」

給孩子們選購玩具

梁慧君

孩子需要玩具，正如成年人需要文娛用品一樣；但給孩子準備玩具時要注意它將帶來什麽影響。

在家庭裏，我們常稱主人、主婦，却沒有把孩子也放在「主」的地位，好像他們年紀小不懂事，不能佔主要的地位似地。但是，一個家庭如果沒有孩子，正如公園裏沒有栽花，多麽令人遺憾！人們把孩子比作「人類的花朵」、「祖國未來的主人」這却是十分恰當的。

有些做了爸爸媽媽的人，却又感到教育孩子最傷腦筋，他們訴苦似的對人家說：「唉！我家大B眞淘氣，昨天打破花瓶，前天又摔壞了椅子！」「我家小强近來變得更壞了，整天拿刀拿槍，把弟妹嚇得呱呱叫……。」

又有的說：「男孩子倒還吧了！可是我的兩個女兒也難管教哩！吵着買了呼拉圈，可是她們跑到天台上去玩，引得那些飛仔圍着天台鬧，眞是！」

爲什麽孩子會變得愛打愛吵，像個飛仔飛女呢？這與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風氣都有很大的影響，他們的年紀稍爲大了些，在學校受到同學的影響，在外邊受到流行的風氣、電影等等的引誘，結交了不正當的朋友，都會踏入歧途的。年紀小的孩子，家庭教育對他們影響較大，譬如說，他爲什麽整天拿刀拿槍，愛打愛殺呢？七八歲的孩子就學到「野」起來。這個問題作爲父母的就不能忽視，也不是訴苦所能夠解決的了，爲什麽不找找原因呢？

曾經有一次，我到一位朋友家探訪，一進門就聽得大叫大喊，夾雜着呯呯嘭嘭、噼噼啪啪的聲音。當我坐在客廳和我的朋友談話的時候，我們只有把嗓子提高才聽得見對方說的話。我忍不住問起那些聲音的來源，原來是她的孩子在房間玩耍。

循聲走過去看看，使我大吃一驚，房間的地上滿是噴火坦克車、巨型戰艦、噴火機關槍、轟炸機、高射炮，統統是戰爭武器！這還不算，有兩個穿着美國「西部英雄」般的服裝的「戰士」，腰間插着兩枝巨型手槍，蹲在地下作戰，坦克車碰得呼呼嘭嘭，戰艦上的巨炮發出强烈的火光來，儼如戰場



國產玩具一斑　作者攝

朋友說：「我明白你的處境不好，可是，你老悲哀也不是辦法。你設法自己排解一下吧，轉移自己注意力，把精力時間放在別的方面去。」她聽了之後却總是說：「你還是不明白我的處境，要是你處在我的境地，你就一定跟我一樣。」

照她的看法，一件事情，只要明白它的前因後果便成的了，不需要，而且絕不能加以改造的了。看來，我這個朋友很可笑，可是，我却無意笑她們。

有時，有些很樂觀，很進取，很肯自我改造，而且正在負着重要責任，時時想出新辦法來改造環境的人，他們也未必能在方方面面都表現得那麼優秀。有些很精明能幹的人却為了戀愛問題搞得亂七八糟。有些在事業上有輝煌成就的人，却往往對家庭問題處理得非常幼稚。

如果有朋友來勸勉他們，批評他們的時候，他們便常常用這句話來搪塞：「我明白，我明白，這還用你說嗎？」

事實上，他們可能很明白他們失敗的原因，明白得像一隻蜘蛛明白它的網是如何結成的一樣，只是，他們却盤據在這羅網當中，迷困在自己織成的煩惱裏，出不來了。

一般。

當我們被這兩個「戰士」發覺的時候，他們齊聲呼喊：「快走開，打仗啦，否則你們都要被炸死！」

這是什麼玩意呵！我不禁吁了一口氣！然而，我的那位朋友——孩子的媽媽，却還自豪的說：「他們的爸爸太疼愛他們了，總是公司裏有什麼新的玩具就買回來！這些都是來路貨呀，價錢都很貴，單是那隻大戰艦就花了二十多元啦！」

玩具？這還算是什麼玩具呢！好像軍火模型展覽。這樣的玩具對孩子的影響太壞了！戰爭販子到處擴軍備戰，教低下頭去的軍國主義復興再起，教戰犯從監獄裏出來，重新揮舞屠刀，連小孩子的玩具也作了宣傳品，把好戰、殘殺的意識灌輸給他們的小腦袋。整天玩槍玩炮的孩子那能不「野」！有些父母只顧買些流行的玩具，甚至連彈簧刀都買給孩子玩，那就間接地把他們教成好打愛鬥了。

我們不反對給孩子買玩具，因為玩具可以幫助孩子增長智力，孩子需要玩具，正如成年人需要書報那麼重要。玩具可以給他們帶來好或壞的影響，因此選購玩具應該特別小心。不要以為價錢昂貴或市上流行的玩具就是好的，就是孩子所喜愛的時髦玩意，而要先考慮這些玩具會給孩子帶來什麼影響。

有不少的玩具對孩子有教育意義的！譬如小樂器，可以引起孩子愛好音樂；小皮球可以啓發孩子愛運動，鍛鍊體魄；小汽車、輪船等可以幫助孩子熟悉交通工具；還有幫助孩子學會分辨顏色、計算數目、認識時鐘等等都是良好的玩具，這類玩具種類也不少，作為父母親的應從這方面考慮。

其次，購買時玩具要選購品質結實的，因為孩子不大懂得什麼東西易破、怎樣保護，假如品質劣，孩子玩不上半天就破爛了，即使價廉，但不耐玩，結果也是浪費的。常常買玩具，孩子却沒有一件完整的玩具，好多玩具變了一堆垃圾，這也是值得注意的。近來市面上的日本貨越來越多，日本玩具也來攙奪香港市塲了。日本玩具以價廉為標榜，久已聞名，但日本玩具最易破爛，也是久已聞名的。家長們一時貪圖便宜，結果孩子玩了半天就丟進垃圾箱去。

無綫電似的感應

張逸梅

玲玲一週歲了，我替她寫日記也寫了一年了。

偉有時翻開我的日記本就取笑我說：「你們做母親的眞偉大，一個嬰兒，生活簡單得很嘛，吃了就睡，睡了就吃，玩也不大會玩，可是你這個母親，居然可以每天為她寫了滿滿的一頁日記。」

偉說我的感官是特別構造的，好像我全身的感官都和玲玲的感官有無線電似的交流感應。她呀了一聲，我就會從睡眠中跳起來，她哭了，我的心就起了皺，她笑了，拿着鈴鐺搖搖，我的心上就開了一朵又一朵的鮮花。他說，他並不是不愛孩子，可是，却不能像我那樣敏感，從許多看來毫無意義的動作裏，了解出那麼豐富的意義，體會出那麼細緻的喜怒哀樂。我却回答他說：「大概所有母親都是這個樣子。」

我常常聽人說，妻子過份把感情放在孩子身上，常常會妨礙夫婦間的感情。因為孩子小的時候，幾乎每分每秒，都吸引着母親的注意力，時時刻刻都需要成人在旁邊照顧，因此，當丈夫下了班回到家裏，需要跟妻子談談話，一塊消遣一下的時候，却發現妻子的靈魂總跟孩子在一起。

的確，當初，我們也曾經發生過這樣的衝突，叫偉覺得，我好像沒從前那麼愛他了，一天廿四小時，心都不放在他身上。

可是，後來，我却設法解決了這個矛盾，我常常把我養育孩子的原則和心得解釋給他聽，正如他有時也把他的工作向我解釋一樣。這樣，他看見我理孩子的時候，他的心便也常常參與在我的工作裏，分享着我的熱情，我的努力，我的希望，當看見孩子有一點微小進步的時候，他也跟我一起高興了。

在這一年來，我的成績最突出，收效最大的措施有三點：

一、我很少把孩子抱在手上，盡量訓練她自己睡，自己坐着玩，自己扶着小欄杆學走路。我這樣做是為着訓練她獨立的精神。

二、即使在冬天，我每天總把玲玲的衣服脫光一陣子，讓她作五分鐘到十分鐘的空氣浴。我堅持這樣做，結果效果非常好，玲玲幾乎可以說不會患過一次傷風。

三、我跟偉約過，無論我們自己心裏有什麼煩惱，見了孩子必定要展開健康和藹的笑臉。

一歲的孩子雖然還不會說話，也不會聽人說話，可是，我却覺得，大人的生活態度，可能在這時候，已經散播了教育的種子。

無論怎樣，我的確非常愛玲玲，我要竭盡心血地把她培養成一個健康的，出色的，可愛的女孩子。

母親筆記

椰城一瞥

楊奇



是熱帶島國的陰雨季節。

天邊剛濛濛亮，輪船在綿綿的細雨中徐徐駛向雅加達的丹絨不律港。港外無數只漁船在盪漾。因爲下雨，前進的方向不清，輪船放到最慢的航速，汽笛不時發出「嘟！嘟！」的響聲，好讓漁船讓開航道。輪船進入防波堤後就轉向丹絨不律碼頭。碼頭上一片忙亂。大吊車、小吊車不停地往外國大輪船上裝貨。這些外國輪船循環不絕地從印度尼西亞運走大量的物質財富。

在碼頭的倉庫旁邊，有好些戴着鋼盔、持槍佩刀的印尼陸軍士兵躲在屋簷下站崗。這些陸軍士兵，身着咖啡色軍裝或草綠色軍裝，袴子是那麼瘦小，緊緊貼在腿上（俗稱「牛仔」袴），然而皮靴子又是那樣大，就像「卡通」影片裏的人物一樣，細腿大鞋子，看來實在不相稱。特別是一種花斑式的軍裝更爲離奇，從鋼盔到脚下，全是大大小小不同顏色的花斑，活像只「斑馬」。可是這些軍人，在這裏，享有的權利才够大呢。

輪船靠碼頭時已經是晌午了。剛靠碼頭不多一會兒，就目覩到這樣一件事：一個身材不高留着「八」字鬍鬚的軍官，揮動皮鞭，怒氣冲冲地直向碼頭工人那裏走去。他喝令一個瘦弱的工人，那工人脫下草帽子，雙手垂直，連頭也不敢抬地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到被指定的地方。軍官即怒不可遏地亂鞭抽打那個工人。那工人被打得東倒西歪，最後支持不住，倒在地上。軍官還不息怒，又用大皮鞋在他身上猛踢，工人緊緊的抱着草帽縮成一團。站在一旁的工人們用憤怒的眼光死盯着軍官，似乎也在爲自己的命運盤算着，不定那皮鞭子會落在自己身上哩。最後軍官命令那工人當場把身上那套破舊的黃軍裝脫下來。原來是那個工人因爲穿了一身舊軍裝，被認爲汚辱了軍人的尊嚴。其實這種破舊軍裝在市場上經常可以看到，也許還是軍人私帶出來賣給市場小販的。

傍晚，雨停了。我乘坐小汽車，從丹絨不律港向西的一條平坦的柏油馬路行進。馬路兩邊，標誌着熱帶國度的高聳入雲的椰子樹、檳榔樹頻頻

椰風蕉雨錄

芒叟

馬六甲之遊

我和金水伯到馬六甲住過三天，這是應金水伯的姪兒阿福的邀請去作客。

馬六甲是馬來半島的古城。在十五世紀的時候，它是個鼎盛的王國，那時候，它佔有的領土相當廣濶：雪蘭莪、柔佛、彭亨、丁加奴、吉靈丹、霹叻以及蘇門答臘所屬的監吡、碩坡、占卑、羅更、丁加宜、望加利、兵打、吉里門等島嶼。因爲地理上的優越條件，當時成爲東南亞最强大的一個王國，同時也是商業上的重要港口。這個古老的王國，是馬來亞歷史上最光輝的一頁，雖然它的王朝從開國君主拜里密蘇拉（Parameswara 1405—1411）一直到第八代的蘇丹馬姆（Sultan Mahmud 1488—1529），一共百餘年，但在歷史意義上，它奠定了一個統一的以同語言和宗教信仰結合而成的馬來民族統一體。

經歷了幾個世紀，馬六甲仍然沒有失去它的地理、經濟、文化上的地位：它是東西洋交通的要道。據說中國人最早和馬來亞有交往，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所以久居在南洋的華僑，當他們到馬六甲古城的時候，總是會記起先祖們在這裏發跡的歷史，不免有點緬懷之情。

在馬六甲的三天裏，我和金水伯、阿福叔遊覽過名勝古蹟。還應邀過世伯的馬來朋友的飲宴，這是別具風味的事。

馬來人的飲食習慣和中國人的飲食習慣有很大的差別。他們不用筷子，也不用刀叉，只是用手來抓飯吃。我在山巴裏雖然也用過手抓飯吃，但那不過是海南人用鑊子盛着叫賣的咖喱飯團，不算是正式的馬來飯。馬來人在用飯前，例須把雙手洗滌乾淨，然後盤足坐在地蓆上，用右手抓飯。他們請客，也是和客人一起，團團而坐，中央置放着各種菜式，然後各人端了一盤白飯。每一味菜的旁邊，也附有一只公用的湯匙，大家就用這只湯匙取菜肴。在城市裏的馬來人家，對於盛菜肴用的盤子倒很講究，不像山巴裏那樣簡陋，大都是採用有各種有花紋的瓷碟；但其中仍有幾味菜是用芭蕉葉盛着的，和印度人的習慣相似。我倒喜歡這種富於自然韻趣的吃法。馬來人的菜肴也是很簡單的，這是由於他們民族性重視保守和儉樸的原故。除了爲回教所禁止吃的豬肉外，牛肉、鷄肉、魚肉是百無禁忌的。一般的菜肴，似乎少不了要放點咖喱，同時放一點「馬來餞」（Blac Chang）和滲一點兒酸柑子汁、辣椒。這也是馬來菜的特色。「馬來餞」是很香的配料，味道有點像鹹蝦醬，用來調味是非常可口的。

我從來沒有吃過這樣隆重的宴會，主人是個很慈祥而健談的人。他對於我好像很生興趣，不時和我扳談，有時談到很廣泛的範圍，他的常識十分豐富，草木虫魚一類的東西更加熟稔。他不時說了些是我從沒有聽過的詞彙，要金水伯用福建話給我解釋。原來他是認識我的老爹爹，他還絮述着爹爹年靑的生活故事，也是從來沒有聽過的。

我對於用手抓飯的習慣不大熟練，只好一邊吃，一邊注意他人的用法，因此，我吃得很慢，阿福叔不時對我生笑，我看他倒吃得十分老練，和馬來人沒有兩樣，難怪人家稱他做「峇峇」了。席上，福叔對我說：

「阿芒，你的脚車快要買到手了，下次你來便可以騎車回山巴去。」

我聽了，非常高興，巴不得馬上就獲得那部車子。我故意問福叔說：

「福叔，那是一部什麼牌子的車子？」

他聽了，氣直理壯地很快回答道：

「是有名的捷克脚踏車嘛！」

我不想再惹起金水伯的反感，之後我就一直沉默下去。

阿福叔也很機警，他好像明瞭我的心意，跟着把話題岔開了：

「阿芒，你很少機會到埠頭來玩，你看過『弄琴』（Rong-geng—馬來人土風舞的一種）沒有？」

「沒有！」

主人聽了，他特別鄭重地介紹說：

從車窗外閃過。一幢幢「亞塔屋」（小茅屋），迎着車來又跑到車後。那裏的住民穿着極簡單，男人多是背心短袴，有的光着上身，僅圍着一條「沙龍」；婦女當中除了少數姑娘們穿裙子外，多數婦女亦僅圍一條「沙龍」，上身也極樸素；孩子們多赤身在屋前穿來穿去。貧苦的住民吃的也頗簡樸，用芭蕉葉包着一團飯，上邊兩條小魚兒，或一點紅辣椒，「不拉尖」（辣蝦醬）拌着，用手指頭把飯捏成一小團一小團送進嘴裏。旁邊是一杯凉水，一口飯一口水。最後留下一點凉水把手冲一冲，然後用「沙龍」擦擦手和嘴，就算過了一餐了。

在離馬路不遠的草叢裏，一位婦女蹲在那兒，雙手不時挪動着，一個約莫三週歲的小女孩緊挨着她身旁，小手提着個破籃子凝視着。司機以同情的口吻告訴我，那婦人在尋劏野菜哩。這時我不禁想起了當地一句諺語：「鴨在水中游泳口中渴；鷄在米堆生蛋腹內饑」。若不是親眼看到，很難相信印尼人民的生活竟會如此困苦。

沿路，每隔不遠就有一個汽油站。令人驚奇的是我所看到的汽油站，都掛着外國公司的招牌，如「飛馬」汽油站、美國的「蚌殼」汽油站（英、荷合資）。印度尼西亞是個盛產石油的國家，而且石油質量較高，但當地的石油工業，絕大部份爲美國的美孚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及英荷合資的巴達維亞石油公司所壟斷。外國壟斷資本長年累月地吸吮着印尼人民的血和汗。

汽車不知不覺已經駛入雅加達市區，此時路燈亦亮起來了。街上熙熙攘攘，熱鬧得很。三輪車夫放高嗓子招顧客；紅毛丹、香蕉、椰子等水果攤等攤滿街邊。小攤前看熱鬧的人很多，而買食的人却很少。汽車以最慢的速度前進，還得不時按着響亮的喇叭。司機告訴我，在那些鬧熱的人群裏，不都是印尼人，其中有不少是華僑。他這一提醒倒使我注意去觀察他們。

華僑定居在印度尼西亞已經有一千五百多年之久的悠久歷史了。他們和當地人民親如手足、骨肉相連，共同發展着印度尼西亞的經濟。關于雅加達的華僑，據印度尼西亞情報部出版的「現代印度尼西亞」一書記載：荷蘭人侵佔雅加達以後，爲了利用華僑的勞動力建設和發展該城，竭力拈引華僑，甚至主張派軍艦到中國沿海掠奪中國人。他們起先招募萬丹等地的華僑，後來採用强迫手段，迫使華僑移住雅加達城內。華僑當時從事各方面的勞動，有的經商，有的從事工業，有的當各種工匠，他們對雅加達的建設和發展，貢獻甚大。雅加達的古名「加拉巴」，係椰子的意思，福建閩南話「椰」和普通話「雅」同音，長期以來華僑習慣的稱「雅加達」爲「椰加達」，或簡稱「椰城」。

令人們惋惜的是，近來印尼發生了排華的逆流。排華分子用武力强迫華僑遷移，無理的强佔華僑房屋、財產，使千萬華僑流離失所，喪失生計。但是烏雲遮不住太陽，華僑和印尼人民千百年來在共同勞動中、共同抵抗外國侵略者的過程中結成的親密友誼，是不容印尼少數排華分子來破壞的。

「咱們吃過了飯，夜裏還有很精彩的『弄琴』！」

我們吃過了最後的一味甜糕，這個宴便會告結束。

到了晚上，我非常心急地要看「弄琴」舞。我們還是在飯廳席地而坐，主人特別備了豐盛的果子款待，有榴槤、香蕉仔、椰青……，主人一邊吃着捲煙，一邊介紹着「弄琴」舞的藝術，他說：

「我們馬來民族是和中國民族一般，愛好文學藝術，因此，馬來人民也是愛好舞蹈的民族，在很古老的年代裏，我們馬來人就有了舞蹈藝術。『弄琴』又稱『約姬』（Joget），它是馬來人古典的土風舞。我們馬來人都非常歡喜這種舞藝，有如中國人的愛好中國的戲曲一樣。我們在節日或宴會裏，都少不了『弄琴』的……」

主人把「弄琴」介紹過之後，節目便開始了。

四個伴奏的音樂家，開始吹奏着溫柔的音樂，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用着輕靈的雙脚，慢慢地向着主人的面前而來，主人非常高興，拍着手，客人們拍着手。這頗像我們看戲時的喝采。一陣掌聲過後，那雙年青的男女開始唱歌，兩人一齊和唱着，歌聲很柔和而甜美，聲線尖利。他們很注重頭部、腰部和手脚的照應，動作十分纖美。這種歌謠叫做「班頓」（Pantun），和「弄琴」是很密切的，據說都是馬來文學純藝術的創作；「班頓」「弄琴」還要古典，有稱爲古典藝術的代表。

「弄琴」和「班頓」的內容，大多是描寫男女純潔的愛情，其中很多地方非常高妙，往往通過自然界的美景良辰、花鳥草木……來表達男女雙方的愛情；此外是歌頌天時地利、豐收等。它的藝術性很高，因爲它是和生活結合得很密切，通過生活而創作出來的藝術。



馬六甲古堡遺址

我看得入神之際，福叔問我說：

「阿芒」，好看嗎？」

「很好。——有點像唱山歌。」

「怎麼，你會唱山歌嗎？」

「不會。不過我聽過人家唱。」

阿福叔細聲地給我耳語道：

「你聽過金水伯唱山歌吧？……」

我點了點頭，笑了一笑。此時，主人突然也笑了笑說：

「怎麼，等一會讓阿福表演表演好嗎？」

我完全不知道阿福叔也懂得跳「弄琴」舞的。原來在南洋的土生華僑，大都懂得一套舞藝的，怪不得主人要爆冷門了。

阿福叔結果沒有跳，只是唱了一支馬來情歌代替了。主人頻頻鼓掌，表示很滿意。

這個宴會一直到深夜才結束。我們留在主人家裏。一宿無話。

第二天的早上，太陽恰恰從椰林升起的時侯，我和金水伯向主人告辭。主人很客氣，再三囑咐我們以後多到馬六甲來玩。

回到山巴，已是午後時分。我忙着到河邊去挑水、澆菜。在小路上碰見了潔蒂的母親，她非常高興地對我說：

「阿芒，你們回來了嗎，馬六甲好玩吧？」

「很好。還吃了一頓豐盛的馬來餐！」

「還有美妙的『弄琴』。」

「啊，難怪你們三天才回家！」

「伯母，潔蒂好嗎？請你替我問候她——」

「她很好。等一會兒，她就會找你的，你有什麼東西帶回來嗎？哈……」

「有的。今晚夜你就會看到我送給你們的東西了。」

「眞的嗎，那我得先謝謝你！」

（十四）

限期結婚記

連載小說

喜旅

胡莉莉的伯父

老高聽得隔壁有哭聲，雖然隔一道牆，可是聲音很清析，顯然是個女人。他滿腹狐疑，冲完涼，走出浴室，那哭聲還沒有住。

照那股傷心勁兒看來，這女人一定受了很大的委屈，有很多的痛苦，不知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但轉眼一想，世界上傷心人多得很，那能管得許多？而且自己也有一身煩惱哩。

他在浴室裏想着自己的煩惱，小高又不見來，他想起了老校長。老校長說過要和他叙叙的，不知他有沒有空，與其他來約，不如先給他個電話吧。應該和他商量商量。

電話接通了，老高說：

「校長，……對，是我呀！……也沒什麼忙，那捐欵怎麼樣？我沒到學校裏來吧，……你已經派人來了。哦！今明天，什麼時候呢？……哦，七八點鐘……好，你過兩三天來找我，那麼就大後天，中午，怎麼樣？好的……好的，再見。」

老高在電話裏聽了老校長爽朗的聲音，彷彿胸前寬了不少，覺得這個辦法想對了。自己在香港無親無戚，只有一個大侄兒，他畢究見識還淺，又有些浮，人是滿好，就是沾了一身香港氣，找老校長最可靠了，把詳細情節告訴他，包括今天親眼目覩的一切；同時也好向老校長打聽一下，她爲人到底如何。小高的話不錯，他也覺得有些不適合了。不管怎麼樣，見了老校長再說吧。

胡莉莉的哭聲還沒有停。老高的精神一鬆爽，就想去問問閒事了。他穿好衣服，走到隔壁房間門口，向房門端詳了一下。房門上沒有什麼，只有一個白銅做的「4」字，他回過頭來，想問問伙計，這女客爲什麼哭得這樣傷心。這時，五哥打對面一號房裏推門走了出來。

五哥還是擊着支雪茄烟，挺着肚子，走過那寬大的廳堂，一面走一面搖頭，走到四號門口，好像突然發現了老高，而且馬上明白了老高所以站在那裏的緣故，皺眉蹙額地向老高說：

「先生，這件事眞是一言難盡，唉，我們做華僑的，總是碰到這樣的事……」

他一面說，一面擰開門，把頭探進去，說道：

「阿女，不要傷心了，慢慢總有辦法的，急有什麼用呢？」

這一說，裏面的哭聲就收住了。五哥又拉上了門，對老高說：

「我們華僑，……」

「世伯也是華僑嗎？」老高感到意外的驚喜，彷彿是他鄉遇故知那股味道。



「亞伯！請進來坐吧。」

（鄭家鎮畫）

「是呀，做了三十年金山華僑，前年才回到香港來，」他彈了彈烟灰，「現在，這位侄女，要去金山了，可是弄不到護照，眞是急死人。我們華僑總要碰到這種難關。」

「原來爲了護照的事傷心。我也是華僑呀！」老高高興起來，「世伯在金山那裏得意呀？」

「三藩市，」五哥笑着說，「你這位世兄是……？」

「我在加拿大，前天才到。」老高熱情地說。

「那好極了！多年沒有到香港了吧？」

「十年了。」

「來探親嗎？多住些日子吧。」五哥拍拍老高的膊頭。

老高有點不好意思，說：

「是婚姻的事，打算結了婚就回加拿大去。」

「哦！你是來結婚的，哈哈！恭喜恭喜，太好了，太好了。唉！說起來又是一件事，華僑青年，婚姻問題最難解決；在香港的人呢？要弄張護照出去，也是難。結了婚的，也不能馬上去。你的運氣太好了。什麼日期大喜？定了日子嗎？也好來叨擾一杯喜酒哩。」

「還沒定。」

「那麼定了日期再說吧。」

接着是互通姓名，說了幾句「府上那裏」之類的話。五哥這時自稱姓胡。

四號房忽然開了，胡莉莉說：

「亞伯，請進來坐吧。」

她還在抹眼睛，眼睛給揉得紅紅撲撲的。老高一看，好像見過，一時却想不起，大概就在這酒店吧。當下一呆，五哥——現在是叫胡伯了——拉着老高的臂膊，說：

「請裏面坐吧，談談。」

「是亞伯的朋友嗎？」胡莉莉說。

「這位是高永祥先生，加拿大才來的，也是華僑。她是我的親侄女。來來來，自己人，請裏面坐。」

老高不好推却，給胡伯連拖帶拉的拉進了四號房。胡伯說：

「亞女，這位高先生是到香港來結婚的，一結婚就回加拿大去。請坐吧。高先生，我這位侄女，從來沒有到金山去，我只想她在香港找個對象算了，她父親呢，就是我的大佬，偏要她去，這也難怪，我

大佬就只她一個女，年紀又大了。說，到金山來才容易找對象呢，華僑青年多得很，也許我大佬已經有了主見了。唉！可是這護照難弄得很，足足半年，還沒有一個頭緒。」

要整一煲杰嘢

老高和胡伯談得很投機。老高當他是老前輩，聽他講了不少華僑的艱難，句句實在；他的侄女胡小姐起初還有些靦覥，但不久就很自然了，說了些關於辦護照的話。

「託了好多人，」胡莉莉說，「都不成功，這一次據說一定有辦法了，就打點了行李，到香港來住，接頭起來方便些。」

「她本來住在鄉下，」胡伯插咀說，「新界，很遠的，我家裏又窄得很，亞女住不慣，才到這裏開個房，反正也住不幾天，我又沒事，就來陪陪她。」

「想不到又空忙了一場，」胡莉莉啞澀澀地說，「說領事館還要調查。」

老高聽來入情入理，不住點頭，說道：

「是呀，那邊是很麻煩的，我也聽說，要算最麻煩了，其實調查什麼呢？刁難多得很。」

老高很同情她。

胡伯張開了笑咀，却在心裏琢磨，覺得這高永祥是個正派青年，弄個天仙局來整他，也許不容易上鈎，這要看胡莉莉的本領了。不過現在既然到了掌握之中，好歹要整一煲杰嘢給他嘆一下。

老高對他的印象不壞，完全相信他們的話，以為胡伯是個殷實商人，在金山有了些積蓄，回到香港，就自己做生意了。胡小姐呢？她的父親在三藩市開個餐館，當然，也該有幾個錢，總之都有些身價，怎麼也想不到是老千黨。可是他猛然記起，前天剛到香港，就在電梯口遇着她，小高認識她，同她點頭，說她父親是美國華僑，正等着護照到美國去。小高還問我這個人怎麼樣，當時覺得她妖妖嬈嬈的，現在看來倒不怎麼的。

「胡小姐，」老高說，「好像你和高少林認識的？」

「是呀！認識的，他常到我亞伯的公司裏來。」

「你說是小高？」胡伯問。

「他是我的大侄兒。」老高說。

「哦！是他，他很能幹，常到我公司來的，我們在生意上有來往。」

這麼一說，老高更覺得可靠了，彷彿是親人一樣，什麼話都說，只是李露絲那段別扭事沒說。

有人叩了幾下門，進來一個二十七八歲的青年，西裝畢挺，這人叫光仔，他恭恭敬敬地說道：

「胡伯，點心來了，請過來飲茶吧。」

胡伯就站起身來，順便邀請老高到一號房去，老高還客氣，又給胡伯一把拉住，胡小姐也在旁邊推，老高却不過，就一齊到一號房來。

一號房裏有一桌麻雀在那裏，正是老麥、七嫂、六叔、光仔幾個，光仔回到座上，又打了起來。

「誰贏了啊？」胡莉莉走過去問。

「沒輸沒贏，」七嫂說，「你也來打幾圈嗎？」

「不，你們打大牌，我不來。」胡莉莉說。

「那裏是大牌，十塊二十塊的輸贏，你來，我讓你。」

七嫂起身，胡莉莉就坐了下來。

胡伯說：

「慢一慢，這裏有一位朋友，我來介紹介紹。」

那幾個傢伙聽了，一律恭而敬之的站起來，胡伯說：

「這位是加拿大來的高永祥先生，這位是大生洋行的孟經理，這位是孟太太，這位是耀興船務公司的陸經理，這位是耀興船務公司的交際主任張光先生。」

大家都搶上來和老高握手，還塞過名片來，老高收了三張，但他只好說對不起，老高可一輩子沒有印過名片。

胡莉莉雙手摸着牌，回過頭來對老高說：

「高先生，你坐一會，吃些點心，我還有話同你談哩。」她裝着對他印象滿不錯的樣子。

胡伯就請他坐下來，現在是要纏住他了。七嫂也走了過來，這女人並不比吳太裝扮得珠光寶氣些，穿一件薄絨旗袍，手指上那隻鑽戒却十分惹眼，足有兩克拉，她尖起指頭斟了茶，勸他吃點心。胡伯就在旁邊說高永祥的好話，說他去了加拿大十年，克勤克儉的做事，現在回香港來結婚了。

七嫂就嘆氣，這女伶齒俐牙，會說話，說道：

「胡伯，這也怪不得你觸景生情。我不是說，你那個仔，都是你寵壞了。二十來歲年紀，還只知道玩，你說給他娶了親總會生性些，我早已說過，不會的。現在怎樣？一點本事也沒有，却在外面花天酒地，那份家私，將來怎麼得了哇！」

胡伯很痛苦，搖搖頭，喝了一口茶，說：

「孟太，你不要說了，你越說，我就越難過。」

「難過也沒用，總得要想個辦法呀。現在亞女又要到美國去了，她是精幹人，我早說過的，你早該給她做主，在香港成了親，將來你大佬也要回香港來。如果亞女到美國去嫁了人，那就是人家的人了，不一定能回來哩。」

這孟太也真會應酬，不斷和老高攀談，一見如故，親熱得不得了。老高是問一句答一句，孟太則聽一句讚一句。老高覺得很溫暖，他從來沒有嘗過這種溫暖滋味。

「碰！哈！滿貫，你們都是水皮！」胡莉莉忽然叫起來。（十五）



大家都搶上來和老高握手

（鄭家鎮畫）

服務版

澳洲侯熾昌讀友：

來信承詢印尼排華事件，茲具答如次：

印尼排華事件愈來愈兇，最近發生在西爪哇的槍殺芝馬墟華僑婦女，這種瘋狂的野蠻行爲，說明了西爪哇軍事當局的法西斯式的滔天罪惡，西爪哇軍事當局在印尼軍部有影響勢力的指使下，進行反華、排華活動完全是一貫的肆無忌憚的。

西爪哇軍事當局在印度尼西亞首先掀起大規模迫遷華僑的法西斯式的罪惡活動。早在去年八月二十八日，西爪哇軍事當權者發佈命令限定西爪哇全縣現有的華僑必須在十一月十二日前撤離原居住地，並在十一日和十二日出動大批軍警對華僑進行全面武力迫遷，使一萬多華僑喪失房屋和財產。在一日之間變成難民。許多華僑病倒，不少人憂忿而死。

印尼屠殺華僑罪惡滔天

在迫遷過程中，西爪哇軍事當局用極其野蠻的手段毒打和非法逮捕華僑。西爪哇加拉橫縣屬芝拉馬夜華僑遭受軍警毒打，有二十多名華僑受傷，其中七名受重傷。華僑賴羅龍一家四口都遭到警官沙林的毒打。加拉橫縣的士蒂亞少尉將蕭玉華夫婦打至昏厥後，還無恥地調戲蕭的女兒，蕭玉華的兒子蕭才和上前阻攔，也被打得不省人事，並把他從高處摔在地上，使他身受重傷。西爪哇板宜克冷縣屬拉完軍警，在迫遷中還用槍威脅華僑，並對華僑進行團毆，有林清善父子、饒清泉等六人受重傷。芝靈詩華僑廖志善的妻子腹部開刀剛出院，當地軍方在迫遷時把她強拖上車，致使傷口縫線脫落，血流不止。西爪哇軍方還以違抗迫遷命令爲藉口，下令逮捕並審訊大批華僑，僅尖美士和井里汶地區就有近二百戶華僑家屬被關進「軍事居留營」和監獄，並被迫從事勞役。西爪哇軍事當局的這種違背道義的迫遷行爲是有恃無恐，變本加厲的。今年五月下旬以來，西爪哇軍事當局又繼續加緊對芝馬墟等地鄉村地區數以千計華僑的第二次迫遷。軍方拒絕了被勒令迫遷的華僑要求停止迫遷或者按照國際慣例負責遣送他們回國的要求，竟出動裝甲車和大批武裝軍警強迫華僑遷移後，並在七月三日製造了槍殺芝馬墟兩個華僑婦女的流血事件！

西爪哇軍事當局在迫遷中不僅侵犯人權、屠殺華僑，而且還用各種掠奪方式，霸佔華僑財產，扼殺華僑教育事業。萬隆市有百分之八十已辦完回國手續的華僑的住房已被貼上封條；在屬於萬隆縣的最近正在大規模強迫華僑遷移的芝馬墟、連旺和馬者拉夜等地，所有華僑居住的房子，都已被貼上封條，不准出賣。許多華僑學校，在西爪哇軍事當局用強行征用華僑學校房屋的辦法，或用各種藉口的逼迫下，被逼停辦，使越來越多的華僑青少年和兒童失學。最近，萬隆僑象中學在被軍方勒令停辦學生寄宿後，又發現有某些排華分子企圖縱火燒燬學校的陰謀。

萬隆社會局還陰謀在「簡化社團」的幌子下，合併甚至取消當地的華僑社團。萬隆「收容委員會」還在六月三十日召集當地的十個僑團開會，藉口要僑團空出會所「收容」被迫遷華僑，企圖限制華僑社團的正當活動。

不幸的「七、三」屠殺事件發生後，窮兇極惡的西爪哇軍事當局，正在力圖掩飾他們的罪行，於是狡獪地把責任轉嫁到華僑身上，諸多誣捏：據印尼廣播電台報導，印尼第六軍區新聞官納瓦准·阿爾威中校於七月四日發表聲明說，這次事件「不是軍警有意開槍射擊而是軍械走火」。但是印尼陸軍中央情報部負責人蘇納約却竭力地反嗾這一事件是當地華僑的所謂「直接反抗活動」。這是前後矛盾的「聲明」。

早在七月二日慘案發生以前，西爪哇軍事當局就一再在公開的集會或個別的傳訊中，向被勒令迫遷的華僑揚言要不惜「製造流血事件」，要「採取強硬行動」。六月三十日，一批武裝軍警到芝馬墟強迫華僑林民珠家搬遷時，持有手槍的警察就對林民珠的妻子說：「我是奉命來的，打死十個人也沒有問題。」還揚言要帶機關槍來對付他們。在六月二十九日，前來迫遷的軍人就在馬者拉夜華僑錫良的家門口放槍。西爪哇軍事當局爲了強迫手無寸鐵的華僑遷移，竟出動了裝甲車、機關槍、大批的武裝軍警。這一切就已經預示：這些殺人犯早就蓄意要製造流血慘案，屠殺華僑。

七月三日清晨五時，西爪哇軍事當局出動了數十名武裝軍警，在芝馬墟到處設立崗哨，首先切斷了當地的對外交通，接着就開始了對手無寸鐵的華僑進行屠殺。被慘殺的華僑葉金娘在腹部、乳房、右乳房下部、肩膀、臍部下中了七彈，當她臥地呼救和要求水喝時，軍警還命令說，如誰上前救護就開槍打誰。經華僑請求，半小時後才准許給水喝。並准許將她運往醫院，結果在途中死亡。肇事軍警在九時撤回萬隆時，還揚言說，多打死幾個，也是一樣。西爪哇軍事當局爲了掩蓋他們的殺人罪行，竟然公開消滅罪證，在屠殺華僑婦女後，他們當時就搶走了另一死難者，腹中還有四個月胎兒的華僑婦女楊木妹的屍體，冲洗乾淨了地上的腦漿和血跡。芝馬墟陸軍醫院的醫生，在檢驗死難者葉金娘的屍體時，竟拒絕在死亡診斷書上簽字，萬隆的醫生也受到有關當局的威脅。不敢去驗屍。中國註雅加達總領事館毛欣禹領事在萬隆獲悉這一流血慘案的消息以後，立即向軍區當局提出共同到現場進行調查的要求，也被無理拒絕。

事實證明，芝馬墟慘害華僑的事件絕對不是孤立的，它是西爪哇軍事當局掀起的大規模反華、排華逆流的一部份。就在芝馬墟發生流血慘案的同時，西爪哇軍事當局正在進一步擴大對華僑迫遷的地區和範圍。迫遷活動正從鄉村擴大到城市。（艾）

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創刊

鄉土 綜合性半月刊

每月一日及十六日出版

每冊零售港幣陸角

督印人：吳其敏

編輯人：陸無涯

發行者：新地出版社

香港九龍尖沙咀康和里十一號三樓

SHIN DIH PUBLISHING CO.,

11, CORNWALL AVENUE, 2ND FL.,
KOWLOON, HONG KONG

承印者：中央印務館

香港西營盤水街荔安里二十一號

經銷者：

香港、九龍、澳門及外埠

各大書局、報攤均有代售

定閱優待價目表：

地區	幣名	全年二十四期	半年十二期
港澳	港幣 Hong Kong $	12.50	6.30
其他各地	港幣 Hong Kong $	14.50	7.30
	叻幣 Straits $	8.00	4.00
	菲幣（披索）Philippin Peso	7.40	3.70
	暹幣（銖）Thai Tieul	54.00	27.00
	越幣（貢紙）Piastre	265.00	133.00
	印尼（盾）Indonesi n Rupial	91.00	46.00
	美元 U. S. $	2.50	1.30

（長期訂閱連平寄郵費在內。香港郵票十足通用）

（本刊已依法在香港政府註册）



力勃隆

肝鉄維生素製劑

適應範圍：繼發性貧血症，婦女姙娠期，病後恢復期及一般營養不良的營養輔助剤。

香港總代理 **華潤公司**

香港中國銀行大厦　電話：三五一八一

各大藥房各國貨公司均有出售